

# 明交

香港各界 國貨  
救國會 啓



救國會 啓

本書譯者其他譯著

羅曼羅蘭原著：——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（小說）

貝多芬傳

托爾斯泰傳

彌蓋朗琪羅傳

巴爾扎克原著：——

高老頭（小說）

亞爾培·薩伐龍（小說）

莫洛阿原著：——

服爾德傳

人生五大問題（論文）

戀愛與犧牲（小說）

羅素原著：——

幸福之路（論文）

文明（小說）

駱駝版

駱駝版

商務版

商務版

駱駝版

駱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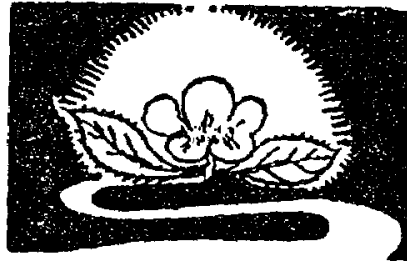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版

商務版

商務版

南國版

南國版



# 明 文

著曼哈杜·國法

譯雷 傳



本書封面由

龐薰琹先生裝幀，特此誌謝。

# 目 錄

譯者弁言	1
作者略傳	5
正文	
面貌	一
勒沃的病房	五
索末河上	九
雷旭沙的聖誕節	四七
杜希中尉	五五
歌尙的計劃	八三

文 明

綠衣太太	一九
葡萄田	九七
調節兵站	一〇三
馬販子	一二五
邦梭的愛情	一二七
葬禮	一六三
數字	一七九
紀律	一八九
裝甲騎兵居佛里哀	二二九
文明	二三九

## 譯者弁言

假如戰爭是引向死亡的路，戰爭文學便是描寫死亡的文學。這種說法，對文明似乎格外真切。因為作者是醫生，像他所說的，是修理人肉機器的工匠。醫院本是生與死的緩衝地帶，而傷兵醫院還有殞殮與墓地的設備。

傷兵撤離了火線，無須廝殺了，沒有了眼前的危險；但可以拚命的對象，壓抑恐懼的瘋狂，也隨之消滅。生與死的搏鬥並沒中止，只轉移了陣地：從龐大的軍事機構轉到渺小的四肢百體，臟腑神經。敵人躲在無從捉摸無法控制的區域，加倍的兇殘，防禦卻反而由集團縮為個人。從此是無窮盡的苦海，因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。有的「凝神壹志使自己儘量擔受痛苦」；有的「不會受苦，像一個人不會說外國話一樣」（按係作者在另一著作「殉難者行述」



語中)；有的靠了堅強的意志，即使不能戰勝死亡，至少也暫時克服了痛楚；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潰爛的皮肉對比之下，反而加增了絕望。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，死亡變成解放的救星，不幸『死亡並不肯俯從人的願望，它由它的意思來打擊你：時間、地位，都得由它挑。』——這樣的一部戰爭小說集，簡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學。它使我們對人類的認識深入了一步，『見到了他們浴着一道更純潔的光，赤裸裸的站在死亡前面，擺脫了本能，使淳樸的靈魂恢復了它神明的美。』

可是作者是小說家，他知道現實從來不會單純，不但沉淪中有偉大，慘劇中還有喜劇。辛酸的諷喻，激昂的抗議，沉痛的呼號，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。人的愚蠢、怪僻、虛榮，以及偶然的播弄，一經他尖刻辛辣的諷刺(例如葬禮、紀律、裝甲騎兵居佛里哀)，在那些慘澹的歲月與悲壯的景色中間，滑稽突梯，宛如羣鬼的舞蹈(Dance macabre)。

作者是冷靜的心理分析者，但也是熱情的理想主義者。精神交感的作用，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挨受臨終苦難。沒有誇張，沒有嚎慟，兩個簡單的對比，平鋪直敘的刻劃出多麼悽



惻的悲劇。『這個局面所有緊張刺激的部分，倒由我在那裏擔負，彷彿這一大宗苦難無人承當就不成其爲人生。』

有時，陰慘的畫面上也射入些少柔和的光，人間的嘻笑教讀者鬆一口氣。例如邦梭的愛情：多少微妙的情緒互相激蕩、感染；溫馨美妙的情趣，有如華多的風情畫。剖析入微的心理描寫，用的卻是婉轉蘊藉的筆觸；本能也罷，潛意識也罷，永遠蒙上一層帷幕，微風飄動，只透露一些消息。作者是外科醫生，知道開刀的時候一舉一動都要柔和。輕鬆而端莊的喜劇氣氛，也是那麼淡淡的，因爲骨子裏究竟有血腥味；戰爭的醜惡維持着人物的莊嚴。還有綠衣太太那種似夢似幻的人物，連愛國的熱情也表現得那麼輕靈。她給傷兵的安慰，就像清風明月一樣的自然，用不到費心，用不到知覺就接受了。樸素的小詩，比英勇的呼號更動人。

然而作者在本書中尤其是一個傳道的使徒。對死亡的默想，對痛苦的同情，甚至對長官的諷刺，都歸結到本書的題旨，文明！個人的毀滅，不但象徵一個民族的，而且是整個

文明的毀滅。「我用憐憫的口氣講到文明，是經過思索的，即使像無線電那樣的發明也不能改變我的意見……今後人類滾下去的山坡，決不能再爬上去。」他又說：「文明，真正的文明，我是常常想到的，那應該是齊聲合唱着頌歌的一個大合唱隊……應該是會說「大家相愛」，「以德報怨」的人。」到了三十年後的今日，無線電之類早已失去魅力，但即使像原子能那樣的發明，我相信仍不能改變作者對文明的意見。

{文明所描寫的死亡，縱是最醜惡的場面，也有一股聖潔的香味。但這德性並不是死亡的，而是垂死的人類的。就是這聖潔的香味格外激發了生命的意義。}文明描寫死亡，實在是爲駁斥死亡，否定死亡。

一九四二年四月我譯完這部書的時候，正是二次大戰方酣的時候。如今和平恢復了快二年，大家還沒意思從山坡上停止翻滾。所以本書雖是第一次大戰的作品，我仍舊化了一個月的功夫把舊譯痛改了一遍。

## 作者略傳

喬治·杜哈曼 (Georges Duhamel) 一八八四年六月卅日生於巴黎，是八個兄弟姊妹中的第七個。他的父親一生顛沛，到五十一歲纔得到醫學博士學位。離開巴黎大學纔兩年，小兒子喬治也進了校門。那位自學成功的老醫生天性煩躁，不耐定居；喬治記得曾經跟父母搬過四十一家。清貧而騷亂的童年，便是杜哈曼初期的經歷。

一九〇二年，喬治·杜哈曼十八歲，中學畢業，專攻的科目是文學和數學。

從廿到卅歲（一九〇四——一四）杜哈曼在巴黎大學同時修習醫科與理科，寫最初的幾冊詩集與戲劇，徒步旅行歐洲，在「寺院」幹印刷工作，在公立醫院臨診，維持生活。

所謂「寺院」是幾個青年學生的理想集團，大半是詩人，夢想過一種公共的隱遁生活，一面從事各人的研究與寫作，一面把印刷作為自食其力的生計。他們在巴黎近郊克萊端伊

(Cretetii) 租下一所有大花園的屋子，設立印刷工場，承印書籍。大門上標着十六世紀拉勃萊的名句：『這裏，請進來……這裏，有的是棲枝和堡壘，可以抵禦那可惡的謬誤……進來，大家來鍛鍊深刻的信仰……』不久經濟問題逼倒了這個理想集團，十幾個月的歷史，存留下來的只有二十冊印成的書，和許多現在已經成名的作家，如于勒·羅曼、查理·維特拉克與杜哈曼等。杜氏也在那邊認識了白朗希·亞巴納小姐，他未來的夫人。

一九〇八年，杜哈曼理科畢業；一九〇九年，又修完醫科學程，得博士學位。從此到一九一四，他做着實驗室工作，同時熱烈從事文學活動：每年一部作品，三年中有三部劇本問世。

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，杜哈曼志願入伍（按第一次大戰時，法國尚許醫生免除軍役），被任爲二等助理軍醫。在五十七個月的長期軍役內，五十個月都在前線，先在第一軍的救護隊，繼而在自動救護隊，終於升爲外科隊主任。

大戰結束的時候，杜氏的成績是：經他救護的傷兵：四千名；由他親手開刀的：二千

三百名；三部戰爭文學：殉難者行述、文明、動亂中的談話；一部默想錄：世界之佔有。  
殉難者行述在一九一四——一六年間寫成，過了九個月方始印行；文明的完稿期是一九一七年，一九一八初版時用但尼·丹佛南（Denis Thevenin）的假名，據說一半是爲書中有批評軍事長官的地方，恐怕引起糾紛。結果這兩冊書都獲得極大的成功，文明更受到一九一八年的龔果爾獎，立刻被譯成各國文字，暢銷一時的情形，僅次於巴比塞的戰爭小說：火線下。

他的重要作品，是以一個人物爲研究中心的五部小說：（出版於一九二〇——三二年間）午夜懺悔錄、兩人、薩拉伐日記、里昂街上的俱樂部、如此內心，總稱叫做薩拉伐歷險記。內容偏重於心理分析，描寫一個沒有力量控制潛意識的人，據作者自白，是「發掘一個人的隱蔽世界，——精神領域。」短篇小說集最著名的有：被遺棄的人們。戲劇有光明、戰鬥等五種。批評集有詩與詩人等三種。詩集有伴侶與挽歌兩種。遊記有莫斯科遊記、未來生活的景象（美國遊記）等。迄二次大戰爲止，杜哈曼全部的著作共計五十種左

右。

一九三五年，杜氏被選為法蘭西學士院會員。

他的思想是中庸的人文主義，在現代法國作家中偏於保守的一派。他反對機械文明，反對把人類的感情與感覺滅絕，而成為機械式的千篇一律的動物。爲了「美國化」問題，他曾在一九三〇年代掀起熱烈的論戰。

## 面貌

輪廓秀美的寬廣的額角，深沉而又天真的目光，小窩可掬的下巴，神氣活現的短髭，悲苦中顯出輕快的嘴，你這張法國人的臉，我永遠記得，雖然只瞧見一刹那，在一支火柴蹦跳的微光之下。

從夏隆到聖德—曼納塢的火車，全部熄了燈，在秋夜裏往上開。時間是一九一六。平靜無事的香巴臬戰線，像火山口一樣在我們左邊打盹，瞌睡中充滿了惡夢，驚悸，和閃電。我們衝破黑暗，慢慢穿入一片淒涼的田野，——說不定被猙獰的戰具搗亂得更不像樣了。小火車蹣跚向前，哼呀哼的，帶些遲疑的神氣，彷彿一個認得路的瞎子。

我假滿回營；因爲不舒服，橫在長檯上。對面，三個軍官在談天。他們的聲音是青年人的，作戰的經驗是老年人的。他們也回到自己的部隊去。

——這個戰區，此刻還安靜，其中有一個說。

——當然囉，另一個說，咱們可以安寧到春天。

一片靜默，只有鋼軌被車輪碾壓的聲音。於是一個尖銳的、年青的、快樂的聲音，差不多是低低的說：

——呀！等不到春天，咱們一定還要幹一下呢……

他立刻接下去說：

——那要輪到我第十二次衝鋒了。但是僥倖得很！我只掛了一次彩。

兩句話還在我耳朵裏響，說話的人劃起一支火柴，抽起煙來。微光一閃，照出一張可愛的臉。他是一個有名的部隊裏的。青年軍官所能獲得的最高獎章，在他土黃色的軍服上發光。整個的氣度顯出他的勇敢是冷靜的，經過思慮的。



黑暗重新佔領了空間。可是還有甚麼黑暗，其濃密的程度能够抹去我在一閃之下窺見的形象？還有甚麼靜默，其沉重的程度能够掩蓋我在隆隆的車聲之下聽到的兩句喁語？

從此以後，我時常想起它們，每當我像那天晚上一樣，抱着一腔的悲痛與熱愛，對這些法國人的過去與將來輪番瞻望的時候，——這些法國人，我的成千累萬的同胞，在從容就義的時候，仍不肯不說出心頭的話；他們心靈的偉大，奔放的智慧，動人的天真，都是大家不會真切領會的。

我又怎麼能想不到那副面貌和那些話呢，當一個優秀的民族，熬着長期的苦難，獨自在無邊的黑夜中尋找秩序與救星的時候？



## 勒沃的病房

在勒沃的病房裏是不會納悶的。戰爭的吼聲，運輸隊的行進，排礮的癡狂的震動，殺人機器的一切氣吁吁的和尖叫的聲音，一直傳到窗下，用着毫無勁道的威勢搖撼窗戶，好比洋面上的暴風，把有氣無力的回聲傳送到海灣底裏。但大家已經聽熟了這種聲音，就像悲慘世界本身的脈搏，而且在勒沃的病房裏是不會納悶的。

那是一間狹長的屋子，四張牀，四個人；可是大家叫做勒沃的病房，因為滿屋子都是他的氣息，直到門口。病房剛剛和勒沃相配，再服貼沒有，好比一件定做的衣衫。十一月初，伍長丹太使盡了卑鄙的詭計要把勒沃更換病房，目的達到了，可憐的人給送到樓上一

個廿只牀位的大房間，令人頭暈眼花的大沙漠，毫無親切感，一片劇烈而無情的亮光席捲了一切。三天之內，由於身心雙方自發的決心，勒沃病勢逆轉的程度令人着了慌，不得不把他急急忙忙重新擡下樓，安置在他的門背後，在他的病房底上，那邊，冬天的日光經過了滲濾，非常和善的。

事情照例是這樣的：人家送到一個真正的重傷兵，一個出奇出怪的傢伙時，得立刻去請鮑剛太太跟勒沃『談判』。

勒沃總是先推托一會，然後說：

——哇，我樂意的哇！是呀，我是樂意的！把他放在我的房裏罷，這傢伙。

而勒沃的病房老是客滿的。要住到這兒來，光靠一些小玩藝是不行的：一隻打壞的腳，或是胳膊上的什麼小疙瘩，都够不上資格。必得有些『蹊蹺古怪的花樣』，譬如小腸開裂，或是脊髓改道，再不然『腦殼給壓癟，或小便出來的地方跟打仗以前不同了』等等。

——這兒，勒沃高傲地說，這兒都是少有出見的傷。

一個名叫桑特拉，『在腰裏開了窟窿來大小便的』，他是矮小的北方人，鼻子滾圓像新番薯，生着一對柔和美麗的灰色眼睛。他受過三次傷，每天早上總得說一遍：『那些德國鬼子不見了我，一定要出驚咧。』

一個叫做勒繆索，胸脯傷了一大塊，老是呼呼，啦嗚嗚，呼呼，啦嗚嗚……勒沃第一天就問：

——你鬧的好古怪的聲音哇！是不是你的嘴巴？

另一個啞着嗓子，唏唏噓噓的回答道：

——是我的氣從肋骨裏溜出來哪。

末了還有曼利，給手榴彈炸斷了脊骨，『整個的下半身都失了知覺，好似不是他的一樣。』

這一小羣人都過着仰躺的生活，各在各的牀位上，種種的氣味和聲音混在一起，有時

還有思想的交流。彼此多半是憑聲音認得的，不是靠面孔。桑特拉來了整整的一星期，纔在某次擡去換綳帶的時候，擔架跟勒沃的牀沿平齊，第一次和他照了面；勒沃忽然嚷道：

——咳，桑特拉，你，你的腦袋生得好古怪！再說，又是好古怪的頭髮。

鮑剛太太八點鐘到，一進來便立刻埋怨道：

——難聞得很。沃，沃！可憐的勒沃，我打賭你又……

勒沃把問題支開去：

——嗯，我睡得還好。那，沒有話說，的確睡得還好。

於是鮑剛太太把被單一抽，一股穢濁的氣味向鼻子猛撲過來，這位好女人囁咕道：

——沃，勒沃！你真不乖！你竟老是忍不住！

勒沃再也掩飾不了，便冷靜地承認了：

——噫，不錯！又是滿滿的一大包，有什麼辦法？好嫂子，我沒法子改呀！

鮑剛太太來來回回，拿水，拿被褥，開始替勒沃洗呀弄呀，像照顧孩子似的，她憑着

天生的勇氣，帶着埋怨的神情，把美麗的小手撈那些髒東西。

——我相信你是忍得住的，勒沃，瞧，多倒楣的工作！

他突然之間又是羞慚，又是絕望，呻吟着說：

——鮑剛太太，別埋怨我；不曾當兵的時候我不是這樣的……

鮑剛太太笑了，勒沃也立刻接上來笑了，因為他整個的面貌和靈魂是爲笑而生的，並且他又愛笑，即使在最苦的苦難中間。

勒沃看見這句回答博得了她的歡心，便時常拿來應用，他對誰承認他的毛病時，總是說：『不曾當兵的時候我不是這樣的，你知道。』

一天早上，替曼利鋪牀的時候，鮑剛太太叫了起來；這個癱子也浸在便溺中間。

——怎麼！曼利！你也來了，可憐的朋友！

曼利，過去是一個又精壯又健美的鄉下漢子，瞪着他僵死的兩腿，歎道：

——說不定，太太，我什麼知覺都沒得了。

可是勒沃得意啦。一早上他都嚷着：『不光是我！不光是我！』沒有人責備他的快樂，因為一朝掉入了毀滅的深淵，發覺有些夥伴究竟是足以安慰的。

最妙的妙語，靈效的時間也不會久。機靈的勒沃，明明覺得已經到了一個時候，不能光咬定這句話了：『不曾當兵的時候不是這樣的。』那是他收到父親來信的時節，正是早上，煞風景得很。人家纔把勒沃洗過臉，把高盧式的長髯好玩地修成美國式，全院的人排了隊在門口過，要瞻仰一下勒沃那副紳士害了重病的模樣。他的給勞作與苦難磨得變了樣的手指，把信翻來覆去的撚弄，然後不安地說：『寫這封信來算儂個意思呢？』

勒沃已經結了婚；但六個月來得不到妻子的消息，他對自己的孤獨也將就對付過去了。他躺在病房裏，在他的門背後，跟誰都不淘氣。那末幹麼人家要寄信給他呢？

——儂個意思呢？他反覆的說。

他把信授給鮑剛太太，讓她念。

是勒沃的父親寫來的。整整齊齊的十行，筆跡有粗有細，有花體，有花押式的簽名；



老人說不久要來看看兒子，日子沒有定。

勒沃重新找到了笑，找到了他的命根。他整天把玩着信，對誰都很樂意的拿出來，一邊說：

——有客要來了，我的父親要來看咱們了。

然後，他補上幾句心腹話：

——我的父親很體面，你知道，但他喫過不少苦。你可以看到我的父親，他有許許多多本領呢，這老頭兒，並且，他還戴一條硬領。

後來，勒沃竟把父親的人品完全拿硬領做憑證了。他說：

——我的父親，你們瞧着罷，他戴一條硬領呢。

多少日子過去了，勒沃儘講儘講着父親，臨了竟弄不清父親來過了還是不會來。總算老天慈悲，勒沃從沒發覺父親始終沒來；但以後，他提到這個了不得的時期，竟想出一些莊嚴的字句，說：『那是當我父親來看我的時候。』

勒沃是大家寵愛的人，既不缺少煙捲，也不缺少伴兒，他心滿意足的承認道：『在這個醫院裏，我是喔喔啼』；意思是說，他是一隻被人疼愛的小雞。再則他也極容易滿足；只消太里桑挾着拐杖一出現，這垂死的人就嚷道：『瞧啊，又是一個來看我了，我告訴你們，在這兒我是喔喔啼。』

太里桑和勒沃受過同樣的手術。膝蓋裏面有些怪疙疙瘩的玩藝兒。不過太里桑的手術很成功，勒沃的結果卻不高明，因為『各人的血不同。』

就從手術上面，勒沃自以為記住了一句話：『他的膝蓋乾癟了。』（按醫生原說是破碎，因原文中二字諧音，

故勒沃誤聽了）他望望太里桑，把自己和這個正在復原的人比較之下，簡括地下斷語道：

——咱們倆都是乾癟的，不過我是王八。再加我粗活做得太多。

勒沃關於夫婦生活的不圓滿和過去的辛苦，就祇在這兩句話裏提了一提。

而且，真是！幹麼提這些？這條腿不是已經够麻煩了嗎？還有那永遠忍不住的要求，

把牀舖弄得一場糊塗？勒沃燃起一支煙捲，天真地說：

——臭得很。也許真是你，桑特拉？

大概是桑特拉吧……因為勒沃久已聞不到自己的臭味，旁人的氣味他倒有時還覺得難受。

晚上，各人在出發作夜遊之前，受些小小的照料，好似要出門旅行一般。勒繆索大腿上戳了一針，馬上進入淫汗淋漓的天國，熱度給他看見多多少少東西，那是他對誰都不肯講的。曼利由人家端整好一大碗藥茶，只消伸出胳膊去抓過來就行。桑特拉抽着最後一支煙，勒沃嚷着要他的靠枕。所謂靠枕是塞在腋下的一個棉花捲兒。到手了這件寶貝，勒沃纔肯說：『行了，弟兄們，行了……』然後，他們迷失在一個醜惡的、亂糟糟的睡鄉裏，好似陷阱密佈的一座森林，各管各的游泳，追逐各人的夢。

精神在飛翔，四個軀體卻躺着一動不動，照着一盞小小的夜燈。守夜的人拖着破鞋，把腦袋探到門上來的時候，感到四縷艱難的呼吸，有時還看見勒繆索大睜着失神的眼睛。守夜的人凝視着這些殘餘的人體，突然想起一條風雨中的破舟，在海面上顛簸轉滾，載着

四具破敗的軀殼。

病房的窗子，繼續被戰爭的聲響震動得哀叫。但有時，漫漫長夜中，戰爭似乎突然停止了，好像樵夫在兩斧之間喘一口氣。

於是他們在深沉的靜默中醒來，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悽愴，想到在此毫無聲息的時光，戰鬥該是甚麼一副模樣。

冬季的黎明終於決意露面了，好比一個又懶又髒、起身很遲的妖婆。男護士們來洗地板，把發出油臭而快要嚙氣的夜燈吹熄。然後是梳洗，然後是換紮帶時各種的痛楚和叫喊。

有時，在白天的日常瑣事中間，房門給莊嚴地打開，出現一位前呼後擁的將軍。他被強烈的氣味悶住了咽喉，先在門口停住，隨後又走進幾步，問問這些人的來歷。醫生在他耳畔低低說了幾句，將軍只回答說：

——啊！好！很好！

他一出去，勒沃總一口咬定說：

——這位將軍，到這兒一次總來看我一次。我清清楚楚記得他……

這以後，整天他都有了談話的資料。

軍醫官也來得很多，而且是最高級的。他們瞧着釘在牆上的表格，說：『嗨！嗨！究竟是很好的成績了！』

其中有一位，有一天打量曼利。一個很大的大醫生，留着一大綰白髮，挺着大肚子，胸部掛滿了十字章，頸子白裏泛紅，顯得營養豐富。他似乎很慈悲，很容易同情人家。果然他說：『可憐的小鬼！嘿！要是同樣的情形臨到了我，那纔受不了呢！』

大多數的日子沒有人來，絕對沒有，而日子像飯桌上的肉一樣，必須割成無數小塊纔能吞嚥的。

有一次發生了一件大事：曼利給擡去照X光了，他回來時很滿意的說：

——至少這一次是不痛的！

另外一次勒沃被截去了腿。

他答應的時候喃喃的說：

——我可是想盡法子要留它的，這條腿！好，算了！去罷，可憐的傢伙！  
他還笑了一下；過去，將來，從沒有人像那天勒沃一樣的笑過。

於是他的腿截去了。法蘭西最美的血又流了一次。但那是四壁之間的事情，在一間雪白的、像牛奶房似的小房間裏，誰也沒有知道。

勒沃又給安放在門後。他像孩子一般的醒來，說：

——真是！他們把那條腿弄得我熱得要命。

勒沃相當安靜的過了一夜，早上，鮑剛太太進來，他照例對她說：

——嗯，鮑剛太太！我睡得還好！

說完，他腦袋往旁邊一甩，慢慢的張開嘴來，死了，乖乖的，一聲不鬧。

鮑剛太太嚷起來：

——可憐的勒沃！可是，他死了哇……

她吻了吻他的額角，立刻替他梳洗，預備殮殮。一天的功課多哩，不能耽擱時間。

鮑剛太太替勒沃穿扮，和善地咕嚕着，因為屍身不讓她順順溜溜的穿衣。

桑特拉，曼利，勒繆索，一聲不出。被砲聲震撼的玻璃窗上，淌着雨水。





## 索末河上

我沒有心腸笑，但有時有一種迷迷糊糊的欲望想笑。我想起那些人在報紙上提到戰事的時候，說什麼『某一點被敵人突破了，還等什麼，不把五十個師團往缺口上送？』或者是『只有把後備隊伍集中到前方去！趕快，派四十萬人去堵住缺口……』

我真想教那批人，替蹲在他們戰略文件堆上打鼾的貓，在福伊洛阿與瑪里谷之間，去找一個地位看看。那，他們也要覺得爲難吧。

我一邊走一邊想着我的事情，不時往四下裏瞥一眼，老實說，真有些古怪事兒看到。沿着山谷排列成行的白楊底下，躲着一支龐大的軍隊，包括它所有的聯隊，牲口，車

輛，破銅爛鐵，褪色的遮篷布，發臭的皮革，一切污泥與垃圾。馬啃着樹皮，在早秋的侵蝕之下，樹木已經彫零了。一大堆騷動的人拼命躲藏，好像一見天空就會給敵人發見似的。三株纖弱的榆樹給整營的部隊當掩護，蓋滿塵土的籬垣，把陰影遮着一個聯隊的軍需。不過植物是吝嗇鬼，它的蔭蔽只有狹窄的一角，所以隊伍到處氾濫，蔓延到光禿的平原上，作踐那些顯露它們原形的大路，在田裏割成斑駁的溝槽，好比經過了大羣的野獸。

有些大路，兩旁分駐着英法兩國的軍隊。那邊，可以看見不列顛軍隊經過，漂亮，全新，——沒有銅鏽，上足了油，——蓋着淡黃色的披掛，鍍錫的扣子；毛色美麗的馬匹，又肥又光亮，賽如馬戲班中的牲口。步兵也有的過：全是年青的小夥子。笛子和花花綠綠的軍鼓奏着一種野蠻人的音樂。還有雙層大車，懶洋洋的一顛一簸，頭髮淡黃的傷兵在上面睜着驚奇的眼睛，心平氣和的，活像通濟隆旅行社包辦的遊客。

許多村子都塞得滿滿的，快脹破了。到處是無孔不入的人，像瘟疫，像淹水。他們趕走了牲畜，把自己安頓在馬房裏，牛棚裏，兔窟裏。

礮彈堆東一處西一處，像燒缸裏的窰場。

運河裏滑膩膩的水上，汨滿着運輸船，載着食物，大礮，醫院。

這些人馬的呼吸，機械的摩擦，融成一團熱烈的氣息，代替了靜默。整個田野令人想起慘澹的節會，像戰爭展覽會，像下等舞會與波希米人合起來的集團。

越近勃萊，情形越緊張。成羣的汽車強橫地霸佔了大路，把寒酸的馬匹運輸隊趕入田裏。鐵路上破舊的小車，顯出獨立的樣子，高聲大氣的叫嚷，跟地面只差一點兒，背上馱着幾千幾百萬的子彈；箱子中間，幾個夥伴盤足坐着打盹，覺得坐在代步的東西上面怪舒服。

走到希比里的上面，我看見一幅奇怪的景象。一片廣大的高地在動盪，鋪滿了人，物，牲畜，以致極目所及，望不見土地。哀蒂納漢鎮的高頭有一座殘毀的古堡，古堡那一邊，展開一片褐色的、紅紅的田野，有如火燒過的灌木田。後來我看出那顏色原是緊擠在一塊的馬羣。每天有二萬二千匹馬，要帶到索末河這條泥濘的大槽中來喝水。牠們把牧場

變成了泥淖，空氣中全是汗臭與馬糞的味道。

再偏左一點，矗立着一座營帳城，粗布篷的頂上畫着紅十字。再遠去，土地忽然低陷，一溜煙的奔向在天邊黑霧底下發抖的戰場。東一處西一處，並排並的冒起排礮的煙，像路旁樹木一般整齊。三十個以上的汽球在天空圍成一個大圓圈兒，好似喜歡看廝殺的閒漢。

副官指着營帳對我說：

——八十號坡，就是這裏！你可以看到在那兒經過的傷兵，比你的頭髮還要多，流的血連河水也比不上。在斐勃勒與蒲夏凡納一段裏倒下來的，都往這兒送。

我微微點了點頭，我們重新沉入遐想。日光在池沼的混濁氣息中慢慢消失。英軍的大礮在我們近邊射擊，聲音向遠方奔騰，像一匹怒馬往前直衝。天邊的排礮密密層層，教你只聽得連續的爆炸，彷彿一口碩大無朋的水鍋給烈火燒得翻江倒海。

副官又轉過身來對我說：

——你已經有三個兄弟給敵人幹掉，從一方面說，你是出罪了。當擔架伙對你不算壞。另一方面說，當然是不幸，但爲你究竟是好的。擔架工作很辛苦，不過比起火線來強多了，是不是？

我一聲不出，心裏想着在伯萊蒙小丘對面，我消磨了整個初夏的那口荒涼的小山谷。那兒，我曾經挨了多少慘痛的日子，在破敗的白楊中望着拉西尼鎮的廢墟，望着在稀爛的路旁嚇呆了的蘋果樹，炸彈窟洞教人看了噁心，裏面積着發綠的水，全是蟲蛆，沉默的伯萊蒙埃古堡一臉埋怨的神氣，還有那些陰森可怖的丘陵，唯有天翻地覆的搗亂，纔會把它們從陰沉的夢境中暴露出來；這些東西我都看熟了。在輪到守衛的長夜，我呼吸到屍橫遍野的草原的臭味。在最難堪的孤獨中間，我時而祈求死，時而畏懼死。然後有一天，人家跑來對我說：『你要調回後方去了，因爲你第三個兄弟最近也送了命。』許多人望着我，似乎都像那個副官一般的想：『你的第三個兄弟死了！從一方面看，算你運氣。』

我一邊想着這些，一邊走去迎接新的命運，走上一片像神座般向雲霄矗立的高地，好

像祭獻的場所，載着成千成萬的生靈。

好幾天沒有下雨，我們生活在灰塵國裏。灰塵是晴天的代價，它滲入戰爭的隊伍，混入戰爭的工事，食物，思想；它污了你的嘴唇，在牙齒下面沙沙作響，使你的眼睛發炎。它也破壞了呼吸的樂趣。但它一失了蹤影，泥濘的統治就接踵而來，而靈魂在灰土裏還比在泥污中好過一些。

遠遠裏，大股的塵土像懶洋洋的河流，描畫出一區中所有的道路；而且憑了滲透作用，趁着微風的高興，蔓延到所有的景物上。陽光受了塵土的欺侮，正如飛機的翱翔沾污了天空，侮辱了靜默，蹂躪了土地和草木。

我那時已全無快樂的情致，但這一切使我悲傷得神思恍惚。

我把目光向四週掃射的時候，只能停留在馬匹的無邪的眼睛上，或者停在幾個在場邊工作的、可憐而膽怯的人的眼睛上。世界上其餘的一切，盡是殺氣騰騰的東西。

天快黑的時候，我們到了營帳城。副官領我到一座龜形的篷帳內，教我在豬腥臭的乾

草上找到了一個位置。我放下衣包躺下，睡熟了。

\*

\*

拂曉起身，我在朝霧中摸索，想瞭解周圍的情形。

一條到亞爾培城去的路，破爛，陷落，給過度的勞作拖累了。它搬運源源不絕的傷兵。路旁便是營帳城，其中有小街，有小村落，有廣場。營帳後面是公墓，這便是全景了。

我肘子靠在一根木柱上，眺望墓園。它已經很繁榮，但是神氣還飢荒得厲害。一大隊德國俘虜在挖掘許多長長的壕溝，像血盆大口般張着嘴。兩個軍官在旁邊過；一個是大胖子，似乎從清早起就有中風的危險。他暴躁地做着手勢對他的同伴說：

——咱們有兩百個墓穴預備好了，棺木也差不多。噢，不！不！決不能說這次的攻勢沒有準備！

的確，端整好的棺木已經很可觀，堆滿了一營帳，那原是簡便地陳列屍身用的。（接

兵死後，也應當像普通的喪禮一樣，下葬之前把棺木陳列一下。）大夥兒的木匠，在露天鋸松板。他們天真地吹嘯，唱歌，彷彿一個人手裏做工，嘴裏當然要有些聲響纔行。

當天我被派在這一部份服務，因為我年輕的時候，幹過美術木器的玩藝兒。

一個人判斷最莊嚴的事故，都把自己的職業與本領做出發點的：這種經驗我又領教了一次。一個排長階級的工人，對世界大戰的意見是把木材的質地做標準的。遇到木材惡劣時，他說：『這次的戰爭真混賬！』但木板沒有節的時候，他又說：『回頭會有的！』

指揮全個醫院的是一個煩躁而瑣碎的青年，一刻不停的出現，拿着一束文件，忽而交給左手，忽而交給右手，手指老是在拘攣。我很少機會聽見他講話；但偶而聽到的幾乎每次都是同樣的話：『這跟我不相干……我麼，我纔不理呢！就這樣，也够我操心了……』

不錯，他得籌劃許多事情。裝滿了哼哼唧唧的重貨的汽車，整天絡繹不絕。匆匆用石子支架起來的弓形車道，好比這個大機構的一張大饞嘴。車道的高處，有一扇大門，門框上掛了旗子，像結婚時節教堂門口的彩棚，汽車在門框下面卸貨。



從第一天起，我就奉到命令，當夜班的擔架伙。我們一共十五個人站在門框底下，都是當同樣的差事的。

至此爲止，我只看見戰壕內在我身旁受傷的伙伴，出發去作一個神祕的長途旅行，怎樣的旅行我們是不大清楚的。掛彩的人給悄悄的搬走，在戰場上失了蹤影。我當了擔架伙，纔慢慢知道了他以後經歷的痛苦生涯的各階段。

上班的第一夜，摩勒巴或福萊斯脫一帶頗有接觸；那是兩天大戰之間的小插曲，在公報起稿員筆下不一定會佔到一行地位的。傷兵整夜不見減少。車上一下來，立刻由我們擡進大營帳。一間布幔圍成的大廳，亮着電燈，基地是一塊麥田，粗糙的泥地上還有貧血的草和不會壓平的泥塊。能走動的傷兵，魚貫着給領到甬道似的一處地方，兩旁豎着木柵，像戲院門口排班買票的場所。他們的神氣又迷惘，又委頓。人家收下他們的武器，短刀，手榴彈；他們聽任擺佈，好比渴睡的孩子。隨後是盤問。歐羅巴的屠殺是要有秩序的。一篇精密的細賬結算出全劇每一幕的結果。當這些人一個一個走過的時候，有人點數，標上

籤條；書記們驗明他們的士兵證，像關員一樣冷靜而準確。他們一樣樣的回答，其耐心正如在辦公桌前站慣的羣衆。有時他們也敢加上一些按語。譬如問到一個獵兵：

——姓小小的是你嗎？

他悲哀地答道：

——唉，是呀！倒楣的！

我還記得一個手臂給綑帶吊起的矮東瓜，醫生看了看他的標籤，問道：

——你右臂上有一個傷口？

那人謙卑地答道：

——呸！算不得傷口，不過是一個窟窿罷了。

營帳的一角，有人分發食物與飲料。一個廚子割着一片片的牛肉，又加上一塊酪餅。傷兵把沾滿泥土與血漬的手抓起食物，慢條斯理的，津津有味地咬嚼。可見對大多數人，飢渴是第一樁痛苦。他們怯生生的坐在櫈上，好似參加盛宴的窮親戚。

這些人對面，有廿來個順便帶來的德國傷兵。他們打着瞌睡，有的把貪饑的目光匆匆溜一下食物和冒煙的茶缸。一個頭髮花白的步兵，嚼着大塊的白煮牛肉，忽而想起一個出名的字眼來，冷不防對廚子說：

——喂呀！管它呢，給他們一片隔夜肉吧。（按軍中肉類多不新鮮，故士兵俗語以隔夜肉爲肉類之總稱。）

——難道你跟他們有交情？廚子打趣道。

——怎麼不？那些狗東西！咱們廝殺了一天呢！算啦，賞他們一片隔夜肉油油嘴吧。一個鼻子多角，目光近視的油滑少年，裝腔作勢的說：

——爲了我們好客的聲名，應該……

他們繼續一本正經的閒扯，喝着白鐵壺裏倒出來的熱茶。

營帳的另外一邊，景象大不相同。傷兵全躺着，傷勢很重。肩並肩的橫在粗糙的泥地上，他們拼成一幅痛苦的鑲嵌圖案，染着戰爭的色彩，污泥與鮮血，蒸發着戰爭的氣味，汗汁，膿瘡，亂烘烘的叫喊，嚎哭，打靶，簡直是戰爭音樂。

這景象使我渾身冰凍。我已嘗過屠殺的驚駭，領略過呼喚獵犬的號角，現在還得領略一種新的恐怖，『目擊』的恐怖，一大堆直躺着的犧牲者，一大屋子在地下蠕動的人類幼蟲。

我做完了擔架工作，立刻跑到傷兵堆裏；過於激動的好意，使我慌張失措。他們有的在嘔吐，額上冒着汗，痛苦得了不得。多半躺着不動，乖乖的，彷彿一心注意着病痛在肉體內部的進行。有一個特別把我駭呆了。那是一個頭髮淡黃的小排長，留着細氣的短鬚，雙手捧了臉，哭得那麼傷心，好像悔恨交集的樣子。我問他是不是疼。他不理會。我輕輕揭開毯子，發覺榴霰彈打爛了他的下體。對他的年青與熱淚，我只有深深的同情。

還有一個小夥子，停停歇歇，哭得很古怪，哭着他家鄉的那種調門兒，我只能聽出幾個音：『啊！我的……東……啊！我的……東……』一個醫生在旁邊過，對他說：

——喂！耐心一點！別這樣的叫。

孩子停下來答道：

——要沒有了聲音纔能不叫。

立刻他又嚷起來：「啊！我的……東……」按着節拍，彷彿他的痛苦少不了這些字眼和節奏。

他的貼鄰是一個粗野的漢子，狠巴巴的牙牀，強有力的粗線條，腦殼的模樣和頭髮，一望而知是奧凡臬人。

他瞧了瞧在身旁哼唧的孩子，轉過頭來，聳了聳肩，對我說道：

——像這孩子那樣的傷，真是好慘哇！

——那末你呢，我問他，你受的什麼傷？

——呀！我麼，我想我的腳是跑掉了；但是我人強馬壯，硬棒得很呢。

不錯，我發覺他的兩只腳沒得了。

電燈四周，有股噁心的水汽。篷帳四壁的褶襠裏，一大堆一大堆的黑團團，給夜涼催眠了的蒼蠅，睡熟了。

大廳上積聚的人，慢慢散盡。巨大的波浪在布幔上捲過，把它震動得有時像哆嗦，有時像望後倒退的蹦蹦，看震動的原因是風還是礮。

我小心地跨過擔架，走了幾步，到了帳外。吼聲不絕的黑夜，透着戰場上的亮光，像北極光。

我伸着兩手望前，暗中碰到一行欄杆；我突然覺得自己憑靠在地獄的陽台上。

人間的大雷雨！仇恨與破壞的大爆發！彷彿大隊的巨人，把地球的邊涯猛烈的錘，飛起千萬朵的火花。無量數旋起旋滅的毫光，合成一團巨大無邊的持久的光亮，活潑，閃動，蹦蹦，原野和雲彩都給照得迷糊了。五色的火星在半空中溶解，好比蒸汽槌借此顯出鎔鍊的高熱。

我是在戰壕裏混過來的，知道這些焰火的意義，或是囑咐，或是命令，或是求救，或是衝鋒；（按夜間戰場上的火箭，作傳達命令或消息之用。）我可以替它們一一作註解，戰士的憤怒與危急，就像用文字寫的一樣明明白白。

在契勒勒城方面，摩勒巴鎮的左邊，有一處特別燒得厲害。那是英法兩國軍隊銜接的地方，也是敵人集中火力的地方。幾星期內，每夜看見那邊噴着噬人的火焰。強烈的程度，令人覺得每一秒鐘都是決定勝負的一秒。然而幾小時、幾夜、幾個月，在永恆中緩緩前進，這些可怕的時間只是無數次癡狂中的一次罷了。同樣，傷口的痛楚往往令人以為再也忍受不住，馬上要完了；但死亡並不肯俯從人的願望：它由它的意思來打擊你，時間、地位，都得由它挑，絕對不受你的媚惑，不理你的勸告。

清晨來了。凡是整夜的廝殺，或在救護營中做過血淋淋的工作以後，見過戰場上的黎明的人，可以說是見到了世界上最醜最慘的場面之一。

至於我，我永遠忘不了那道吝嗇的、綠色的曙光，那種燈光人面慘澹不堪的景象，那股使你窒息的、肉體腐爛的臭味，那一陣清早的寒噤，——正像在大樹的麻痺的枝葉中間，黑夜吐出最後一道冷氣。

做完了擔架工作，我又回到木工場去：鋸着沉重的青木板，想着許多事情，就像一個人渴睡而又沉溺於悲苦的時候所能想到的。

早上八點左右，大羣的蒼蠅，向那好容易從薄霧中掙扎出來的太陽致敬；然後牠們開始享用日常必備的盛宴。

凡是一九一六年份經過索末的人，都不會忘記那些蒼蠅。戰場上的混亂，屍體的山積，過度集中的牲畜與人口，腐爛的食物，促成了那一年蒼蠅的大量繁殖。牠們似乎約齊了全球的同伴，到這兒來參加一個空前的盛會。論種類，牠們各色俱全。只顧自相殘殺的人類，對這可惡的侵略簡直毫無抵抗。整個夏季，牠們是主子，是王，而且沒有人跟牠們計較糧食。

在八十號坡，我看到滿是幼蟲蠕動的傷口，直到瑪納一役以後纔算忘記。蒼蠅撲向創



口的血漬與膿水，狼吞虎嚥，甚至用鉗子或手指去抓，牠們也不肯逃走而離開牠們的筵席。牠們傳播各種病毒和壞疽。軍隊受到殘酷的磨難，我們奇怪，怎麼最後勝利會不屬於蒼蠅。

營帳城所在的那塊高原，簡直是不毛之地，什麼都比不上它的陰慘與荒涼。每天早上，笨重的曳引機爬上哀蒂納漢坡做灌溉工作，把淡而無味的水，裝滿散擺在小路上的幾個大桶；一天之內，所有的人解渴，洗滌穢濁和病毒的排泄物，都得靠這些貯藏。

除了地平線上的叢林以外，沒有一株灌木，沒有一簇新鮮的草，只是無邊的灰土或泥漿，隨着天色的清明或猙獰而定。爲了替這片荒涼上點顏色，人們居然在營帳之間弄些花木。傷兵一下車，便不勝驚異的，在死氣沉沉的軍事行動中，瞥見一株黯然微笑的風呂草，或幾棵寶塔式的杜松，那是在山谷邊上亂石叢中拔起，依着法國庭園的格式，匆匆安在這兒的。

有一座營帳，有十來個患毒瓦斯壞疽的士兵，煎熬着臨終苦難。我每一回想到那座營

帳，總感到一股異樣的情緒。在此絕境的四周，環繞着一座貧瘠的花壇，還有一個細心的人安詳地想盡方法，要教丁香開出小紅花來。

有時，土地受着八月的酷熱壓迫，一忽兒又給突如其來的陣雨悶倒，閉住了氣。這些日子，全部的布篷便唵啦啦的響成一片，猶如灰暗的大鳥死撲在地下，跟颶風撐持。

然而雨勢的猖狂，霹靂的奔馳，所有大自然的這些震怒，都不能轉移人類的戰爭意念。八十號坡上，大家照樣替傷兵開刀，裹紮，而在鄰近的山崗上，礮隊也繼續把雙方爭奪的土地開腸破肚。甚至有時候，人類似乎執意要比天公喊得更響，拿礮聲跟雷聲比賽。

我記得有一次是霹靂獲得了最後勝利：兩個瞭望氣球在空中着了火，礮隊失了眼目，鳴囉了一陣，終於閉口了。

幾天之後，我奉命在營帳內安置些小木器，板凳和小桌子。我帶了工具去就地裝配，竭力想不驚擾已經被戰爭的聲響鬧昏了的病人。這件差使教我非常難受，因為對各式各樣的苦難，我只能做一個無能為力的見證。可是有一天，我見到了美妙而動人的一幕：一個

臉孔打爛了的青年礮兵，接見他的哥哥，在旁的聯隊中當隨習軍官的。這位哥哥臉色灰白，打量着兄弟那張只剩一對眼睛、和一堆稀薄的綳帶的臉。他握着他的手，本能地走近去似乎想擁抱他，忽而退後一步，又馬上近前，又厭惡又憐憫的情緒把他潛伏了。於是那不能說話的傷兵，憑着一腔友愛，觸動了靈機，掙扎着伸出手指，來撫摩他哥哥的頭髮與面孔。這種無聲的至情的流露，表示心靈寧願放棄語言，訴之於一些最親密的動作。

死在這座營帳裏的，還有剛皮埃中尉。

那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，有點粗魯，平時幹些微賤的行業，戰時單單靠了勇敢纔爬到軍官階級的。過度的流血把他魁偉的身體銷耗完了，但他過了兩天纔死。冰冷的四肢滿着黏答答的大汗珠，生命卻化了兩天功夫纔離開。他不時發出一聲嘆息。我一聽見便丟下錐子和螺旋，跑過去問他要一點什麼不要。他睜大了眼睛瞪着我，充滿着回憶與哀傷，答道：

——不要什麼；但是多少的惡夢呀，呸！惡夢呀！

看見他死了，我幾乎覺得快慰：彌留的時期拖得那麼長，而且神志太清楚了。同一天死的小拉羅，至少是人事不知，早已昏迷了的。

他是一個鄉下人，一小塊炸彈片傷了脊髓，得了腦膜炎似的病，立刻離開了理性世界。眼珠亂轉，骨碌碌的教人頭暈；牙牀不住的牽動，好比嚼草的野獸。有一天，他把教士掛在他頸子裏的念珠亂嚼。護士撐開了他的嘴，從中掏出不少的碎木屑和斷鉛絲。可憐的傢伙溫和的笑道：『硬得很，不好嚼！』臉上的線條在無數痛苦的皺襞之下抽動。

神經錯亂的現象，使我們的精神困擾，受傷，因為那是一切混亂的頂點，整個判斷領域的混亂。但是讓遭劫的人對苦難失去控制，也許倒表示造物的慈悲。生命與死亡，就有這麼一點可怕的善心。譬如我看見一個士兵，身上打了那麼多的窟窿，一般外科醫生認為醫學也為之技窮了。許多傷口之中，有一處是一長條鋼片，像短劍一般橫貫着他的右腕。那模樣，教人看了那樣的刺眼，不由得想動手去拔。一個醫生把它一把抓住了，輕輕搖了幾下，問了他好幾次：

——你疼不疼？

傷兵答道：

——不疼，但是口渴得慌。

——怎麼，我問醫生，怎麼你這樣的搖，他會不覺得痛？

——因為他已經脫力，沒有感覺了，醫生回答。

於是我懂得，過度的痛苦，有時也能使受難者獲得片刻的喘息，預先嘗嘗毀滅的滋味與死亡的極樂。

每座矩形大營帳的盡頭，都搭有一個圓錐形的小篷帳，大兵們稱做『靜室』，是彌留的傷兵等死的地方。凡是沒有救的人都關在這兒，在寂寞的幕門之外先嘗嘗寂寞的味道。有些病人似乎是知道的，例如那個腹部洞穿的兵，給擡進圓帳時，要人家替他換上乾淨衣衫：

——別讓我穿了髒襯衫死啊，他再三的說。只要給我一件乾淨的。你們沒空，我自己

會穿。

有時，那麼多的苦難磨得我受不了，請求做些營帳以外的粗活，讓我的思想透一透空氣，換一換思忖的題目。離開這座營帳城的時候，我總要歎一口安慰的氣。這個淒慘的部落，頗有幾分像流浪人的村集；我遠遠裏望着它，在白布篷與紅十字中間，我搜尋那些靜室的尖頂，也望着埋下了成千的屍首的墓地，然後，把蓄積在這角土地上的悲哀、絕望、或憤怒的總和計算之下，我想到那些人在後方擠滿了音樂咖啡館，客廳，電影院，娼家，恬不知恥的尋歡作樂，享受着空間與時間，躲在這座搖搖欲墮的犧牲的城垣之下，不肯分擔一份宇宙的浩劫。我想到他們，心中的羞愧還遠過於恨意。

野外的奔波使我的心平靜下來，看到還有些健全的人不曾遭戰爭的毒手，多少覺得安慰。

有時我一直走到英軍的戰區。長射程的大砲在那裏大量的揮霍。砲手只穿了襯衣，拖着長褲，塗滿了機油，不像大兵而像機廠中的工匠。顯而易見，戰爭變成了一種工業，變

成了機械的、有條有理的殺人工業。

一天傍晚，走在亞爾倍大路上，我聽見幾個坐在壕溝邊上的人談話，是北方鄉下人的口音，大概他們的聯隊剛從火線上調下來。

——戰後，其中有一個說，凡是想幹政治的人，都要能夠說，這一仗是他們親自打過的！

但這句天真的話，黑夜裏在前線一條大路上偶而聽來的、無足重輕而沒有回響的話，在大礮的喧鬧聲中消失了。

\*

\*

\*

當擔架仗使我有許多長進。從此我對人類的認識比從前深刻多了，我這纔見到了他們浴着一道更純潔的光，赤裸裸的站在死亡前面，擺脫了本能，使淳樸的靈魂恢復了它神明的美。

在最大的磨難中，我們那個農夫的種族始終是堅強，純潔，够得上高貴的人類傳統。你們，我都認識你們：勒皮克，魯罷，拉蒂哀，弗雷西奈，加曼爾，多希，我不再提別的名字了，我不能把全國的人都叫遍。固然不能說創傷也要挑選它的俘虜，但我在你們的命運掙扎着的牀邊走過，把你們的臉一個一個打量過來時，我覺得你們全是善良、忍耐、果敢的人，都值得人家愛。

你，勒皮克，不就值得人家愛嗎？你這頭髮灰灰的排長，有甜密的親人在家園等着的。有一天，替你裹紮腋下的大傷口，我們圍攏來給你換上乾淨衣衫，好好的鋪一鋪牀。你這單純而好心的人忽然哭了，我們問你爲什麼，你竟找到那麼一句了不得的話：

——我給了你們多少麻煩。

至於魯罷，我們是不希望他開口的了：彈片打爛了他的臉，只剩下一大片奇醜的傷口，一隻變了部位的歪斜的眼睛，其貌不揚的鄉下人的額角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們對他說了幾句友好的話，魯罷想表示他的喜悅，對我們微笑了一下。啊！誰也忘記不了他的沒有面



孔的微笑，那只能是靈魂的微笑。

二十歲的小夥子弗雷西奈，常常昏迷，清醒的時候他自己覺得，便對可能被他擾亂的人道歉。終於臨到了他永久安息的時間。那一天，正好有一個全身披掛的人物，前呼後擁的來視察。他在每張牀前站住，用傲慢的口氣開講幾句，教傷兵明白，受到這幾句訓話便是莫大的榮譽。他在弗雷西奈牀前停下，開始演講。因為他是要人，做事又講究條理，所以只管把要講的話一口氣講完，全沒理會旁人再三的對他示意。講完了，他卻盤問他的隨從道：

——有什麼事報告？

——報告××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這個傷兵已經死了。

但弗雷西奈是那麼謙卑，那麼膽怯，連他屍首的姿態都顯得恭恭敬敬，誠惶誠恐。

我認得多希也是在這裏。

可憐的多希送到時，撞破了腦袋，纔從火燒的急救站上搶救出來。他東探西摸的手，

把藏着他全部家私的一口破袋撞翻了。

——唉，唉，他說，當真丟了……

——你找什麼啊？我問。

——找我兩個小哇哇和我女人的相片。糟糕，給人家弄丟了。真要想死我呢……

我幫着他找的時候，發覺多希的眼睛已經瞎了。

可憐的多希！他認得我的聲音，永遠向我堆着微笑。他喫飯時的笨拙，顯出他還沒習

慣殘廢。但他決意要自己張羅，心平氣和的對我們說：

——瞧！我總盡我的力：我在盤子裏掏，掏到我覺得精光為止。

還有那半夜裏送到的兩腿粉碎的人，我也忘不了他的名字，他只喃喃的說：『死得好

苦呀！好罷，好罷！我不怕。』

還有那天真的孩子叫什麼名字呢？他提到被手榴彈炸壞的腳的時候，囑咐我們說：

——小心點兒，你們，我還沒結婚哩！

但是加曼爾，加曼爾，誰認得他就不會忘記的。他求生的欲望比誰都強，耐苦與隱忍比誰都更顯出人的尊嚴。他眼中閃露着內在的生命，沒有一刻不否定他所受的致命傷。在某次空襲的晚上，是他，用着威嚴的垂死者的聲音，吆喝病房裏的伙伴，教他們安靜：

——喂！喂！咱們都是男子漢，是不是？

靈魂的威力，使這樣的嘴裏吐出來的幾句簡單的話，恢復了秩序，鎮定了人心。

一個不知當什麼差使的肥胖的軍佐，有一天高高興興的，深信不疑的對加曼爾說：

——你好像傷得厲害，好傢伙！但是你知道，咱個教他們受的什麼傷哇，用咱們的七十五生的！那纔是可怕的傷口呢，朋友，可怕呢！

八十號坡天天有人參觀，從亞眠安坐了華麗的汽車來。他們一邊談話，一邊走過像什麼農業展覽會般的大篷帳；他們依照自己的職務、見解、身份，對傷兵們說幾句，在手冊上作紀錄，有時也肯和官佐們同桌吃頓飯。其中有外國人，有慈善家，有政客，有喜劇女演員，有百萬富翁，有小說家，有新聞記者。凡是喜歡劇烈刺激的來賓，有時也被允許走

進『靜室』或手術室。

他們回去的時候，倘使天晴，就覺得這一天過得很滿意，深信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，一些英勇的戰士，一批現代的設備。

\*

\*

\*

可是我不該再提這些話。弗雷西奈，多希，加曼爾，你們的名字在我心頭留下了那麼神聖的回憶，不容再混入一點兒辛酸。

我們撤退之後，八十號坡不知變成什麼模樣了。冬天來了，營帳城捲起布幔，收起帳篷，去配備它的新的命運。

夢裏，我時常看見那片光禿的高地，巨大的墓園擱淺在霧縹繚繞的農田內，好似海洋深處無數的沉舟留下的一些殘骸。

## 雷旭沙的聖誕節

雷旭沙帶着勉強的又尖又微弱的笑聲，不住的說：

——告訴你，他們是不會來的。

伍長丹太裝做不聽見。他在桌上擺出他的全副器具：濕布，油，像擊劍家用的橡皮手套，裝在管子裏的探針，像肥大的香草球，瑤瑯盤子像一顆大豆莢，還有闊嘴大肚的玻璃便壺，四不像的怪東西。

雷旭沙裝得滿不在乎：

——他們要不來，就不來好了。我，我纔不希罕呢。

伍長丹太聳聳肩，答道：

——我說他們會來的！

傷兵固執的搖頭：

——哼，朋友，這兒是誰都不來的。他們到樓下去，哪，哪，從來不上這兒來的，老實告訴你。可是我也不希罕。

——放心罷，他們會來的。

——再說，不懂幹麼要把我孤單單的關在這間小屋子裏。

——大概是你需要靜養吧。

——可是他們來也好，不來也好，我滿不在乎。

雷旭沙縐了縐眉，表示高傲：又歎一口氣，補上一句：

——好動手了。

丹太剛剛端整好。他燃起一支洋燭，手一揚就撩開了被單。

雷旭沙的身子顯露了，瘦得異乎尋常。丹太毫不在意，至於雷旭沙，三個月來也把他的苦難敷衍過去了。他很明白：彈片到了背心裏，總是一樁嚴重的事，並且大腿和肚子一齊癱瘓的時候，決不是今兒明兒就好得起來的。可是，每當探針插進去時，他總要把一天兩次的老套說一遍：

——自己不能小便多可憐！

探針放妥了。玻璃壺慢慢染上渾濁的琥珀色，一陣猛烈而噁心的氣味，佈滿了垂死的人關在那兒拖日子的房間。

——覺得痛快嗎？丹太問。

——是的，痛快……現在已經六點了，他們還不來，幸虧我不希罕。

伍長一言不答，尷尬地把兩只橡皮手套不住的摩擦。燭芯快要燒盡，火焰一蹦一跳的，使足了勁，彷彿一個可憐的囚徒想縱身飛躍，飛到屋子的黑暗中去，再望更高更高的地方上昇，昇到冬季的天空，昇到聽不見人類廝殺的境域中。傷兵與護士一聲不出的望着

火焰，睜着迷惘失神的眼睛。玻璃壺漸溼溼的響。遠方的大礮，每隔一會在窗上傳出一連串彈指似的聲音，每次燭焰都要哆嗦一下。

——好長呀！你不冷嗎？丹太問。

——到了下半身，我已不曉得什麼叫做冷。

——慢慢會好的。

——自然囉，慢慢會好的！眼前是死了，但總應該活過來！今年廿五歲，正是皮肉鮮剝活跳的年紀。

伍長佻促地點了點頭。他覺得雷旭沙是完了：凡是身體跟牀舖接觸的部份，都爛成一大塊。人家把他隔離，爲不讓一般比他幸運的人，看到他長期受難的慘狀。

過了好一會，沉重的靜默，使他們無聊的廢話也不說了。隨後，雷旭沙彷彿老在心裏想着什麼，忽然開口道：

——可是你知道，一點兒小事就能教我開心。他們只消來兩分鐘……



——不要響，丹太喊着，不要響！

他向門口側着耳朵。甬道裏傳來一陣模糊的聲音，跟着是一團團的影子和涼氣。

——喂！你瞧，他們來了！護士說。

雷旭沙伸着頸子。

——吓！我說不是的。

突然，一團神祕的光明，射出紅紅的金黃的反光，一團奇異的、來自仙境般的光明，在甬道裏亮起來。對面的牆壁給照明了；平時一片灰暗，像冬季的思想一般的，忽而金光燦爛，像一座東方的宮殿，像公主的新裝。這片光彩發出聲音，歡笑與快樂的聲音。聽不見一個人唱，但全部的聲音恍如一支宏大的歌。不能動彈的雷旭沙，愈加伸長着頸子，把手從被單上抬起一些，似乎要去撫摩那美妙的聲音和美麗的光輝。

——你瞧，你瞧！丹太說，我早告訴你，他們會來的。

然後是一場騷動。有些東西在門口停下，是一株樹，森林裏的一株真正的柏樹，在一

只綠漆的木桶裏搖幌。樹枝上掛了無數的燈籠和粉紅的蠟燭，像一個其大無比的大火把。小房間像一顆過分快樂的心，受不住這片光而要脹破了。但這還不算最美：接着又來了三位博士。（按即新約所載，耶穌誕生前來報信的東方博士。）一個是賽奈加（法國西非屬地）的射擊兵索利，還有兩個是摩撒和加尙。他們披着紅布大褂，戴着藥棉做的長鬚。

他們一齊進來，走到雷旭沙的病房底上。索利捧了一個繫着綢帶的小包，摩撒手裏幌着兩支雪茄，加尙捧了一瓶香檳。三個人按照人家預先教好的樣子，恭恭敬敬行禮，而雷旭沙便突然之間右手裏糖果，左手裏雪茄，牀儿上一杯全是泡沫的香檳。他說：

——呾！真的，弟兄們！太那個了！啊！真的，弟兄們！

摩撒和加尙笑了，索利嘻開着牙齒，屋內所有的臭味散盡了，好似只消一點兒光就能把它趕跑的。

——啊！真是，弟兄們！雷旭沙再三說。我不抽煙：但我留下雪茄做紀念。把酒授給我！

索利雙手捧了遞給他，好像捧教堂裏的聖杯似的。雷旭沙慢慢喝着，說：

——這，這纔是酒！好酒！

門口有二十來張臉都在笑，笑得跟雷旭沙那張天真柔和的臉一樣。

然後是真正的落日。神奇的樹，搖搖擺擺在甬道裏去遠了。博士們曳着長裾的袍子與藥棉鬚，不見了。雷旭沙老捧着酒杯，瞅着洋燭出神，彷彿所有的光明都留在洋燭身上。

他慢慢的笑着，再三說：『這，這纔是酒！』隨後他一言不發的笑了一會。

陰影悄悄的回到房裏，把所有的空間佔遍了，猶如被人打擾過後的一頭家畜。

跟陰影一起來的，是雷旭沙傷口的氣味，這悲慘的東西也溜進來到處佔了位置。嗡嗡作響的靜默，降臨在所有的東西上，像一層灰土。傷兵的臉色不再反映聖誕樹上的光輝；他低着腦袋，望着牀舖，望着自己的瘦削而潰爛的兩腿，望着玻璃壺內渾濁的流質，探針，所有那些不可解的東西，他詫異之下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——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什麼回事呀？什麼回事呀？



## 杜希中尉

我認識杜希中尉是一九一五年十月裏的事。

每次想起那個時代，總有一番驚心動魄之感。在薩比原前面我們纔捱了幾星期火辣辣的日子；香巴臬方面的攻勢在右面長時期的怒吼，餘波一直捲到我們的陣地，好似狂飆在洋面上發盡了威勢之後送來一些零星的波濤。三天之內，我們的礮和波伊歐士那邊的遙遙呼應，大家整裝待發的等着那始終不會來到的命令。心裏又慌張又空虛，連續不斷轟擊的聲音，似乎把我們灌醉了醒不過來。免掉一次凶多吉少的突擊，教我們鬆了一口氣，同時卻擔心着得以倖免的原因。

就在那時候我第一次受了傷。撤退時偶然的擺佈，把我安置在S古堡。在蘭斯地帶，這座建築談不上什麼點綴，但它矗立在可愛的綠茵中間，在高崗側面可以俯瞰凡爾河流域優美的小谷。

我的傷勢並不重，卻很痛苦；略微有些熱度，非常喜歡靜默和精神上的孤獨。我樂於整天厮伴着還能忍受的肉體的痛楚，借此試驗我的耐性，又想到我一向極端信任的體格竟怎樣的脆弱。

我住着一間可愛的病房，四壁糊着印花布，掛着旖旎風流的圖畫。室內除了我的牀鋪以外，還有另一個軍官的牀位；他脚步毫無聲響的在房裏踱來踱去，很尊重我沉默而矜持的態度。到了我可以喫東西的那一天，大概由於同桌的人總想攀談的老習慣，我們開始搭訕起來。

雖然當時我心緒惡劣，那次談話的確使我覺得愉快，並且把我從絕路上硬拖了回來。我本來老轉着陰森森的念頭，一心沉浸在那時代的悲苦裏面。最初我只覺得杜希中尉

胸懷清朗，滿懷着恬靜而歡暢的心情。後來我發覺他一向受着厄運磨折，什麼苦難都經歷過來，而居然還保持着那些德性，當然是更難能可貴了。

我們倆都是列爾人；這一點是聯繫我們的因緣。爲了一些渺茫的遺產，爲了事業的前途，杜希早年就遷居墨市，就地成了家。婚姻很美滿，年青的妻給他生了兩個美麗的孩子。第三個剛要出世的時候，德國的侵略把法蘭西和全世界的面目都顛倒了，把杜希經營得很發達的實業剝得一乾二淨，把他跟妻兒硬生生的拆了開來，從此，關於他們，他只有非常渺茫而極其可慮的消息了。

我的親人和產業也同樣丟在淪陷區裏，所以對杜希大有同病相憐之感。但我得承認，這位同伴所擔當的苦難遠過於我的，他的心也遠比我的堅強，而豐富的感情並未因之稍減，那是我屢次覺察到的。

杜希身材長得很好看。像我們本鄉人一樣，他皮色是紅的，頭髮是淡黃的。一張極柔和極有生氣的臉，點綴着一簇纖美的鬚，彷彿把臉盤拉長了些。神氣活像弗拉芒畫家常畫

而且很拿手的那種青年型：齒形的衣領，黑絲絨外衣上掛着沉重而發光的金鍊。

額角上圍着一條薄薄的綑帶，他好似一些不覺得不方便，所以我初期竟忘記問到他的傷勢，他自己也絕口不提。有一次，我看見他換綑帶，那時他纔寥寥幾句，告訴我一片手榴彈的碎殼怎樣在一次小接觸裏打中了他。但他對這件事裝得滿不在乎。

——後方沒有一點什麼吸引我的，他悽然微笑的補充着說，我本想此刻就回到部隊裏去；可是醫生一定不許。

他承認在S古堡繼續養病也不無樂趣，秋天的景色把這座建築點綴得莊嚴起來。

從第二星期起，雖然我肩部的傷口相當大，醫生已經答應我起牀試步了。杜希用着友愛的情意攙扶我，由於他的鼓勵，我不久竟敢到花園裏小路上去冒險了。

照料我們兩人的醫生，吞吞吐吐和我說：

——你跟杜希中尉一起出去嗎？留神不要走遠。

這位醫生是沉默寡言的人。我不向他多所追問：我信任我業已恢復的體力，並且由於



挺自然的想法，以爲他慫恿的囑咐是爲我而發的。

幾天過去了，充滿着新交所有的熱誠與無限的新鮮。平時我們竭力要避免接觸的一些人，在戰時卻不得不和他們一起生活：這是千百種戰禍之一。再加我的天性——也許是過於苛求過於騷亂了，——使我一向就落落寡合；所以一朝在杜希身上發見那些足以激動我真情的優點時，我不由得驚喜交集。我想這是命中前定的：那時代能够成爲我朋友的人，到處都標有一個同樣的神祕的記號；然而我決不能全部認識他們，也許命運也無意讓我能有一天遇到我最知己的朋友。

不下雨的日子，我和杜希在斜坡上談天，濃密的橡樹從上到下蓋滿了山坡。我的年青朋友對於自然景物的感知和判斷，天真之中所含的出人意外與巧妙的情趣，除了兒童以外是難得遇到的。他講起四散飄零的家庭時，顯出他堅定不移的信心，提到前程時那種樂觀與嚴肅，只有醉心於宗教、或迷戀着光榮或成功的人纔會有。

傍晚，將臨的黑暗使我老是要對時局對自身作一番無情的檢討，他卻高高興興邀我下

幾局棋，而這奧妙無窮的遊戲把我們一直領到睡鄉門口。

\*

\*

\*

我跟杜希相交覺得很快慰，有一天便在醫生前面把他的性格隱隱約約稱揚了幾句。

醫生是個中年人，高大，禿頂，駝背，橫七豎八生着一簇亂鬚，陰鬱的目光中充滿着膽怯而慈悲的表情。

——天沒有眼睛，我說，打擊一個性格那麼善良的人真是可嘆，但怎麼也改變不了他的本性總算是奇蹟了。

在榛樹叢中的一條小路上，我們踏着平勻的步子閒扯。

聽了我的話，醫生肩頭古怪地欠動了一下，目光向四面一轉，好像要確知的確沒有旁人在場。

——你似乎，他對我說，很高興跟杜希在一塊，那是很自然的。可是我曾經請求你，

你們散步的時候切勿離開古堡太遠，我現在對你再說一遍。

這些說話的音調使我突然之間胸口悶塞，非常難受，我便表示很驚訝的說：

——我覺得杜希正在平平穩穩的復原。難道你怕那額上的輕傷會有什麼變卦不成？

醫生停下來，把靴尖丟開路上的石子，低着腦袋很快的說：

——這輕傷的嚴重性決不是你想像得到的。

隨後是一陣難堪的靜默，醫生看見我楞着，便斷斷續續，半吞半吐的接下去說道：

——這些腦殼上的傷，我們慢慢的弄熟了。你的同伴不知道，而且應當不知道他傷勢的嚴重。他甚至不知道彈片根本沒有拿出來，並且即使可能……

接着這外科醫生突然講起哲理來，在這個領域裏他似乎又是暢快又是遲疑，彷彿進入了一座他熟悉的迷宮。

——我們的成就已經不小了，不小了！甚至有些人死定了，我們還把他們弄活；可是不能弄活所有的死人啊。有些問題真是棘手。我們自以為解決了，但有些問題竟沒法解

決。我不說上帝。上帝似乎根本不理會這場浩劫。我不說上帝，只說人類。應當把事實告訴他們纔好；有些傷是我們沒法醫的；只有不去造成那些傷，問題就沒有了。這纔是一個解決；但我的同業太驕傲了，不肯向社會提出，而社會也太瘋狂了，不屑於聽。

我相當尊重這些題外的閒話，不敢插嘴；可是等他一住口，我就輕輕的說：

——真的嗎，你說，那彈片……

——那是抓握不到的，你明白嗎，先生？抓握不到的！一個自負的人說這種話是難為情的，但究竟還是老實話。並且這是事實：人放了進去，卻沒有力量拿出來。

醫生的這種個性亂了我的心，他的議論尤其使我大為激動。我結結巴巴的說道：

——可是，帶了彈片還是好活的。

——不，只有死。

我們一直走到林邊。潮濕的草原上大片的陽光，似乎喚起了醫生的社交習慣，他換了

一種口氣道：

——原諒我，先生，原諒我教你想起那些念頭，你平常決不會想到的。但我很高興能有這機會和你談一談杜希。我相信他在自由區裏沒有什麼近親。你關切他，所以我應當通知你：他完全沒有希望了。既然你和他常在一塊，我還可以補充一句：他隨時隨刻可以遇到意外，很快的送命。

我認識杜希沒有多久，可是聽了這話已經垂頭喪氣。當時我隨口說了幾句毫無意義的話，大概是『多可怕』之類。醫生慘然微笑道：

——唉，先生，你將來也會像我一樣，像多少其餘的人一樣：你慢慢會習慣跟那些眼前還和我們同一天地，但明明判了死刑的人混在一塊。

\*

\*

\*

要我習慣這一類的事情簡直辦不到。談話是在快近中午的時候。那天餘下的時間，我老是設法躲開杜希，因為我隱藏不了我的思想。

夜裏我睡不着覺；但那倒對我加倍有益，我可以從從容容把某些印象鎮壓下去，並且失眠的神氣可以教人把我心情的轉變歸之於疾病。

我一下牀，杜希便提議去林中散步。我正想拒絕。但他的笑容那麼親切，那麼友好，我竟沒有勇氣把疲倦來推托。而且天氣又那麼明媚。

氣勢還很旺盛的陽光，朝霧之下色調細膩的景色，或許還有自己傾向快樂與遺忘的成分：這一切突然使我的意念遠離了正要迫近的深淵。

蔓長的野草正在慢吞吞的枯萎，顏色像琥珀，杜希開始在草中奔跑，笑得像一個青年人。他學着他孩子們的遊戲，加上種種故事和兒童的言語，隨又忽然停下，充滿着柔情，一本正經的講到他尚未見過的那個孩子，和在流亡中等着他的妻子。

在他看來，自然界裏沒有一樣可以輕視或不值得關切的：所有的花他都要聞一下，每樣東西都要瞧一眼，把水草在手指間撚弄，嘗嘗棘叢裏的漿果與榛子，他使我注意到無數東西，爲我從來不曾注意而臉紅的。他把我領入無窮的想入非非的境界，我只能一邊抱怨

一邊笨拙地跟着他，好像一個被硬拉入輪唱隊裏的老頭兒。

我們向古堡走回來，因為胃口很好，時間過得飛快而得意非凡，走到一條小路拐灣的地方，醫生的說話與吩咐，突然從我心底裏直奔上來，好像剝啄一聲，一個人的手指在門上又急促又威嚴的敲了一下。於是我發覺原來我念念不忘，暗中老想着這些。但對杜希重新望了一眼，他好比明媚的南方欣欣向榮的一支淡黃的麥穗，我便搖搖頭想道：

——這位可敬的醫生診斷錯了。

於是那天我還快樂了一天。

第二天，我正懶在牀上數着糊壁布上翩翩欲動的花朵，忽而注意到近邊杜希——他還熟睡未醒呢——平勻的呼吸。立刻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嚷道：『這個人快要死了。』

我轉背翻了一個身，那聲音又叫道：『這是個死人啊。』

於是我忽然動了離開的念頭，想離開杜希離開古堡，埋沒到後方的喧鬧和騷動中去。我完全沒有倦意了，便竭力鎮靜地思忖了一番：『究竟我認識這可愛的人還沒多久，

而且對他也無能爲力。他在一般高明的醫生照顧之下，他們一定會使盡醫藥上的神通的。遭難的除他之外還有多少年青而有價值的人，所以我要把他的苦難忘懷不能說不應該。我留在這兒於他毫無補益，反而摧殘了我自己極需要的精神力量。」

這樣考慮之下，我那天早上和醫生單獨相遇的時候，便借了某種藉口要求他把我趕緊調到別的醫院去。

——論到你的傷口，他回答道，我沒有反對的理由。就照你的意思辦罷。

這樣爽快的答應使我鬆了一口氣，同時也有些詫異。但我和醫生照面的時候，發覺他眼中有一副悲哀和騷亂的表情，把我弄得慚愧起來。

實在，我對於自己的懦弱懊惱透了，一忽兒又去找到醫生，問他能不能讓我改變主意，仍舊在S古堡療養。

他微笑着告訴我儘可住下，只要我願意；說話時他那副滿意的神氣頗有些異樣。

經過了那番躊躇之後，我的決心把我的鎮靜恢復了。那天大半時間我在房裏讀書，居



然覺得書本還給我幾分樂趣。傍晚，一個在倍里·奧·白克前面炸斷一條手臂的同伴，偷偷把我們領到花房，聽鄰近一個聯隊的兩個音樂家演奏。

我很重視音樂，雖然說不出音樂在靈智方面究竟有什麼確切的作用。一組聲音與和絃，能夠怎樣有力的配合我們的心境，刺激我們的情緒，那時以前我的確不會領略過。

一架提琴和一架鋼琴合奏着罷哈的一闕朔拿大。它們突然開始那一章莊嚴沉痛的ADAGIO，好幾次，我覺得有一個無形的陌生人按着我的手臂，喃喃的說：『怎麼，怎麼你能忘記他不久就要死？』

音樂一完，我立刻站起，被真正的痛苦壓倒了。

——怎麼啦？杜希緊跟在我後面問。你好似病了，或者心裏不好過。

——兩樣都有，我用着不能自主的聲音回答。你沒有聽見那提琴上的樂句嗎？

——聽見的，他出神地說。以快樂的純粹完滿而論，什麼都比不上那段音樂。

我偷偷瞅了他一眼，甚麼都看不出來。到晚上在黑暗中沉思的時候，我纔明白原來

「偶然」註定我在朋友的劫數中擔任一個奇特的角色：杜希判了死刑；他得死，他就要死了；但另外一個得代他捱受臨終的苦難。

\*

\*

\*

我不承認我生性跟普通人有什麼兩樣。戰爭無情的把我磨鍊過了，並沒擾亂我的想像力。所受的傷，也不是使健全而正常的精神改變其機構的那一種。

因此我深信，我那天以後精神上的緊張，誰受到了同樣的磨難都免不了的。

雖然有過戰場上凶險的經驗，我還得對於死亡再作一番新的體驗，因為體驗的時間長，所以更可怕。一個人活一分鐘就不能想不到下一分鐘的事；可是你所知道的確實的結局，使你什麼企圖什麼計劃一開場就流產了，這是最慘痛的。日常生活中，疾病固然也能產生同樣的情形；但那種悲苦還能靠了希望而解淡，甚至一天天的放棄希望的心思也能沖和你的憂苦。戰爭卻使我認識一種新的苦悶，使我不得不和這樣的人一塊生活：儘管那麼

強壯那麼健美，的確在可怕的劫數掌握之下，只因為他有希望，只因為他蒙在鼓裏，他纔有前途。

對於自己命運的無知，確是極可寶貴的一點，它令人羨慕野獸與植物，因為牠們的無知是最澈底的。靠了這種無知，杜希纔能在深淵旁邊過着快快樂樂的生活。這個局面裏所有緊張刺激的部分，倒由我在那裏負擔，彷彿這一大宗苦難沒有人承當就不成其為人生。

時間已經到了十一月初。秋天在光輝燦爛中消逝。我們並沒放棄日常的散步。我幾乎不由自主地要去，好像大自然衰敗零落的風光，特別能够表達我們友誼的悲苦味，而且表達到狂亂的境界。

我們時常攀登那俯瞰蘭斯平原的高崗。軍事的騷動，像樹液一般慢慢冷卻而回到地下去了。部隊打點着睡過冬天。大礮懶洋洋地吼着；光禿的樹林，把整個夏天用枝葉遮蔽着的戰事工程，全盤托了出來。

秋天使我對杜希的命運更多感觸，從而對全人類的命運有了更慘痛的認識。這朋友不

久人世的念頭滲透了我的思想，把它所有的穩定性，所有的勇氣，所有的效能，全都剝奪了。當我凝眸望着成列的白楊，在殘照中顯得通明燦爛的時候，我只覺得人類的無能纔是千真萬確的事情。

而且我不論看到什麼東西，總不由得要立刻想到：『他再也看不見的了。』

在聖·西蒙的著作裏，關於路易十四的薨逝，有一段淒厲的文章。他敘述彌留的君王的每一個行動，總要附加一句：『而這是最後一次了。』——那種反覆其辭的執拗，無形

中流露出作者的恨意。

（按聖·西蒙爲十七——十八世紀時法國史家，以不得志而懷恨路易十四，著有回憶錄。）

同樣，看到我的朋友對美麗的秋色低徊欣賞的時候，我一天總有幾十次要想到：『而這是最後一次了。』不過在我的思念裏祇有一片痛苦的憐憫。

在高崗上久坐之後，我們踏上歸路；戰場那邊，已經有第一批的烽火像蒼白的星座般點綴着暮色。

杜希顯得平靜，輕快，差不多是幸福了，好似一個時時刻刻蒙希望眷顧的人。

他有種種的計劃；我可受不了，幾乎生氣，甚至有一次和他說：

——在這樣一個時代你還敢作種種打算，真是够幸福了。

話是概括的，籠統的；但我立刻覺得殘忍而難堪。我正想怎樣纔能挽救的時候，杜希回答道：

——讓自己的心跳動，不已經是一種計劃了嗎？並且我們應當向未來挑戰，倘若不願畏縮到見它害怕。

這些明哲的言語非但不能安慰我，反而亂了我的心。我多添了一重心事：杜希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處境嗎？

暗中知道旁人的命運，爲我真是一副沉重的擔子，把我損傷得那麼厲害，以致他有沒有得知的問題磨難了我好幾天。

如今當我回顧往事的時候，時間的距離使我能從大處着眼，同時又把小處看清之後，我敢斷定杜希當時的確不知道自己受着嚴重的威脅。實在，我從沒清清楚楚的發覺一點兒

什麼，可以使我猜疑他感到些微不安。如果他知道的話，一定免不了有些話，有些隱喻，有些絕望的流露，會教我窺到他的衷曲；然而這樣的表示，我一椿也記不起來。

可是有一次，我又生了心。一〇八號坡上的許多小接觸，使這個坡在那方面的陣地上成爲一個流血不止的創口。我的聯隊裏就有一個同伴在那邊受了重傷，在急救營中嚙了氣。我們一同到他臨終的牀邊探望；一發覺杜希在那裏逗留不去的時候，我便急急拉他出來，想打破緊張的沉默，便說：

——他也許倒更幸福。

——你這樣想嗎，你這樣想嗎？我的年青朋友回答。

一股曖昧的力量，決不是偶然，使我們倆目光相對，而在他那末清明的眼目中，我瞥見一種跳動，一種錯亂的、轉瞬即逝的表情，好似寂寞的大海中快要沉沒的破舟。

我竭力想轉換話題，終於成功了。杜希似乎深深呼了幾口氣回到了人間，不一會，我又聽到他毫無虛假的笑聲了。

經過了那次虛驚，我得承認杜希絕對不會起什麼疑心。那天我在他眼中見到的，大概在一切人類的目光中都能掃見。並且，肉體往往能知道靈魂所不知道的消息，一剎那間在他眼睛深處閃露的悲痛，或許就像本能的無聲的叫喊，只在意識上掠過，意識並沒有感召它來，也不會把它辨認出來。

\*

\*

\*

杜希的傷疤已經結好。我的創口也不大需要照料了。但這一切對我都不成問題。我等着。

我發覺這一點，是當杜希有一天問我幹麼在前方耽得這麼久的時候。我隨口給了他一個答覆，說是爲了我們之間真正的友誼，爲了對後方沒有什麼留戀等等。撫心自問，長期耽在S古堡的主要動機，我是很明白的。我等着一些事情。

雖然精神上經過那些波折，我對杜希的感情只有不斷的滋長，而且還有同情心來推波

助瀾，加以擴大；確知他的不久人世，當然對我的友情也是很大的刺激。天生的會動感情，我便毫無抵抗，聽讓獻身的熱情把我擺佈了。我彷彿爲母的看護一個害病的孩子，經歷了一切心驚肉跳的階段，把最輕微的徵象，最平凡的事故，都認爲嚴重得不得了。

花園裏網球場上，有一副蟲蛀的九柱球扔在那裏。杜希常常抓着腐爛不堪的破球轟擊那些柱頭。一天早上他正這樣玩着的時候，一顆球在他手中裂開了，力量撲了空，身子便搖晃起來。他的手立刻按着腦門，我以爲他要倒下去了，馬上衝過去把他抱住。

——你怎麼啦？他看見我驚慌的神色問我。

——我怕你頭裏不好過。

——沒有，他笑了笑回答；我只是把綳帶端整一下罷了。

另外一次，我隨意翻看的一冊書掉在地下，他照例很敏捷的俯下身子檢拾。但我覺得他遲遲的不起來，彷彿一陣眼花教他一時抬不起頭。我立即彎下身子，從他手裏接過書來。他的眼睛蒙着一層紅暈，也許是我的幻覺，因爲一剎那就沒有了。



——我不許你，我勉強裝出玩笑的口氣說，我不許你越出療養的範圍。

他詫異地望着我答道：

——難道你要教我相信我是病人嗎？

這句回答使我覺得自己的笨拙，並且我知道，我不由自主地抱着的不安，非竭力隱藏不可。

可是從此以後，不安的感覺老是盤踞在我的心裏。我的朋友喫的喝的，我都留着心，既不敢勸告，有時卻又忍不住。

我溜在外面，偷偷地讀些醫學文章，不是用功而是教自己分掉一些心。我打了無數的主意又推翻了，定了無數的計劃又全盤取銷，那些計劃要不染有死亡的香味，因而變得聖潔的話，簡直是可笑的，甚至是滑稽的。

夜裏我常常驀地驚醒，於是我探聽同伴的呼吸，只消它有一點兒停頓，節奏有一點兒改變，我便以爲他要死了，已經死了。

我們並沒停止散步，但我忽然毫無理由的加以限制。我發明無數的小道，來避免一條崎嶇的或容易滑跌的路；我慫慫地撩開小路上的樹枝，但那種慫慫總表現得不自然。有時，半路上發覺我們已經離開村子很遠，我便突然感到一陣劇烈的恐怖，話也沒有了，人也發顫了。

我已經不願意下棋，推說是爲了疲倦，而不久我真的疲倦了。所有那些感情的激動，終於對我的健康發生了可惱的影響。我在牀上躺了幾天，一點得不到休息。我很想要絕對的孤獨，但一想到杜希可能獨自走遠做出什麼冒失的事，我便受不住。我不能想像那件命定的事變可能不當着我而發生，既然我老是在等。

因此他就留在我身旁，高聲念書爲我解悶。我時時刻刻想打斷他，但既不能表示關心他的傷，便只能抱怨我自己的頭痛。真是不可思議，倒像是我受了致命的打擊，而他，他反而好像精力飽滿似的。我說得不錯：是我代他挨受了臨終苦難。

有一夜他剛睡熟，發出一陣那麼奇怪的、野獸般的呻吟，慌得我立刻下牀，在守夜燈

的微光下把他端相了好久。

那一晚的情緒裏面，其實還有我急求解脫的欲望。我駭然發覺，我病中的靈魂，對那不可避免的禍事非但在等，而且希望它快來。

\*

\*

\*

十二月初，我起牀了。我們第一次散步的目的地，是多沙的土阜上的松林，在蘭斯到索松的大路南面。

時間已是下晝。一陣狂暴的西風，在一向做慣戰場的盆地上呼呼地刮過，像潮水般在這片盆地上掃蕩的侵略隊伍，從古以來就沒有停過。

我們走着，覺得有點冷，彼此靠得很近，一聲不出，大概都耽想着一些不成形的思念，沒法用言語表達的，但的確是靈魂的纖維與顏色。

爬一段山坡使我們溫暖了些，坡頂上有一棵明晃晃的櫟樹幹倒在地下，裂口處分泌出

土黃的與緋紅的液汁，我提議在樹幹上歇一歇腳。

我累得慌，欲望和勇氣一齊消耗完了，不再留神我的動作和步子，彷彿一個人停止了戰鬥，放棄了一場苦惱的爭持。

兩個生命中間，難道竟有這樣深刻的聯繫？難道那一天上倒是我投降了？

我不勝抑鬱，身不由主的站了起來，惘然凝視着樹木林立的崗巒連奔帶跳的伸向天邊。

是什麼東西教我回頭的呢？真是一種異樣的聲響嗎？豈不更像一種震動，一種內心的破裂？總而言之，我突然知道背後出了亂子。於是我的心劇烈跳動起來，因為那只能是那樁事情，我等着的可怕的事情。

果然不錯。

杜希從樹幹上滑了下去。我簡直認不得他了：渾身戰抖，模樣醜惡極了，不像是人的動作，好似屠場裏打了一槌的牲畜。他手脚抽搐，拚命掙扎；發紫的臉倒向右肩；他吐着

口沫，眼睛發白，瞳子翻得不見了。

我現在追敘那副情景，還覺得厭惡。死亡我是常常遇到的，戰爭也使我跟它毛骨悚然的親近慣了；然而我從沒見過這樣難看、這樣獸性畢露的形相。好像病人的打戰會傳染似的，我也開始發抖，更增加了我絕望與噁心的印象。

我跌着不動不知有多少時候。我讓死亡活動，等它完工。慢慢地，我覺得它鬆了口氣，把它的俘虜放鬆了。

杜希身子僵直，一動不動。嘴唇中間漏出一陣微弱的呻吟。

同時，我也從麻痺狀態中掙扎了出來，顧不得心慌意亂，着手搬運我朋友的遺骸。

費了好大的氣力纔把他抱起。他的身子縮成一團，重得要命。我把他抱個滿懷，胸脯貼着胸脯，像抱一個睡熟的孩子那樣。慢慢地，他身子放鬆了，聽任擺佈。一道白沫掛在嘴角上，彷彿耕牛嘴邊的唾沫。他的腦袋開始沉重地搖擺。

黃昏來了。我走幾步就得把重擔放一下，然後再抱。它發出不成音的可憐的哭嘆聲。

我受傷的肩頭劇烈作痛。但我神思恍惚，舉動都喪失了意識。

我不知怎樣的推到了望得見古堡的地方；在山坡下面一條小路的拐灣角上，突然遇見獨自漫步的醫生。天色幾乎已經全黑；我瞧不見他臉上的表情，也記不起他對我說些甚麼。

我把屍體放在地下，跪在旁邊，滿頭大汗的嚷道：「瞧！」隨後我哭了。  
然後是叫嚷，呼喚，燈光。人家把杜希擡走，同時把我也帶走了。

\*

\*

\*

杜希直到兩天以後纔真正的死去。我不願再看見他了。人家安置我在一間遙遠的屋子裏，我始終昏昏迷迷的，時時刻刻問：「完了沒有？完了沒有？」

並且在人家告訴我之前，我已經知道了結局，於是我酣然入睡，一點夢都沒有，但對於那場酣睡明明保持着最可怕的回憶。

在C村便可望到的那片滿地白沙的不毛之地上面，有一個用樺樹與柏樹的枯枝圍成的小公墓。據說杜希便葬在那裏。我下不了決心上那邊去看他。我心裏保存着一座更深更真實的墳墓。

十二月中旬我離開了S古堡。又衰弱又憔悴，一想到還得活下去，掙扎着去挨我自己的生命，挨我自己的死亡時，我簡直心灰意懶，疲憊不堪。





## 歌尙的計劃

只要有一分鐘空閒，我就去坐在歌尙的牀沿上。他和我說：

——你瞧，現在我的腿割掉之後，你有地方坐了。可以說特地爲此而割的。

這個四十歲的人，他的臉多年青多文雅！『理髮的日子』，剃刀刮過以後，歌尙那副永遠樂觀的笑容，看了真舒服。那是神奇的微笑，帶些兒狡猾，帶些兒俏皮，帶些兒天真，帶些兒癡癡，總而言之，就是法國人的笑容；不過嘴唇因出血過多而蒼白，臉上的線條因笑得太費勁太長久而拉長了。雖然如此，歌尙的神氣總很樂觀，對整個世界沒有一點兒懷疑，對他自己更不用說，既然他活着，既然他名叫歌尙。

他還剩一條腿，但老實說是不值一文的了。膝部的關節，給一個彈殼毀了。那是一件不中用的東西，人家講起來總是搖頭，說話低低的。

可是不相干！歌尙的信心並不特別寄托在他的腿上。他已經丟了一條，再也不在乎一條腿的上下。我相信，歌尙的信心並不寄托在他的胸部、腦袋、或四肢的任何一點。多一條腿少一條腿，他還是他，淡綠的眼珠依舊射出一道熱烈的火，不單是目光，簡直是純粹的靈魂。

我坐上了他的牀沿，歌尙便對我談他的小生意。他總是從戰爭打斷了他事業的時期開講，情不自禁的把美妙的、太平的過去，跟同樣美妙的未來連結在一起。在混亂與血淋淋的深淵之上，他喜歡把從前的生活一直延長到將來的生活。動詞從來不用過去時，永遠是奇妙的現在時。

——我是美術品掮客，他對我說。弄熟了，那真是一件好營生。我特別熟悉燭台和掛燈，常跑的舖子有高亨，瑪奇埃，史密生，以及一切的大廠家。現在我有特別的訣竅做買

賣：我留住我的主顧，教他明白他需要的是什麼貨色，替他搜羅。譬如巴拿貝先生來要一座客廳用的吊燈，我就說：『是的，我知道你要的是怎樣的東西』，然後我雇一輛街車，趕到高亨公司。『二五回佣，行嗎？』倘使高亨打麻煩，好！我滾下樓梯，再跳上汽車，奔到史密生那兒。當然這也得掏腰包：譬如巴拿貝先生不中意，我就背上一筆汽車賬了。但這一行真有意思！教你跑腿，讓你散心，要你有眼光。

端相着歌尙興奮的臉，我勉強裝做微笑。他臉頰上有兩塊『不十分清楚的』斑痕；眼睛有些虛腫，像那些躺得太久、發着燒、『身體內部也不大健全』的人。到了四十歲，一個人覺得心兒年輕也是枉然，皮肉受到彈片的時候，不能再像二十歲上那樣若無其事了。所以我詫異地望着歌尙的臉，一邊聽這殘廢的人講他如何奔向高亨，如何衝入瑪奇埃舖子，如何從史密生的樓梯上一溜煙跑下來。

有一天，歌尙的腿淌起血來。從綳布上滲出點點的血，四面八方化開去，像猩紅的汗水，或菜葉上的朝露。四五天功夫，歌尙差不多天天淌血。每次人家把他急急忙忙擡去，

在傷口裏塞了各式各樣的東西，然後止住了血。每次，歌尙帶着一副更蒼白的面色回到牀上，擦過我身旁的時候總說：

——你瞧！這些討厭東西永遠不讓你太平。

一天早上我坐在歌尙牀邊，看他梳洗。他氣吁吁的喘不過來。儘管面部浮腫，照樣可以看出內部的病把他磨瘦了，鎔解了，吞噬了。真的！他教人想起一顆蟲蛀的果子。

——家裏有信說孩子們很好，他和我說。一個十二歲，一個十三歲！大起來了！轉眼就好幫我忙了。我沒有對你說過嗎？除了燭台之外，我還想經營座鐘跟壁爐裝飾。憑我現有的路子，很可以幹得熱熱鬧鬧的。眼界總要寬！我的媽，那要忙死我哩；但我會對付，會對付的！最要緊是認得各個朝代的格局。

我試着微笑，卻沒法教心口不痛。歌尙彷彿受了熱情鼓動，一手揚着面巾，一手揮着肥皂，形容他美妙的前程，好似就擺在他面前，大號的字母寫在雪白的被單上。

我正望着被單，冷不防上面顯出一個斑點，一個紅點，很快的化開來，可怕的、奪目

的一點。

——啊，好，歌尙喃喃的說，又出血了。永遠不得完。

我叫了人來，用一塊橡皮布包了他的大腿，他說：

——輕輕的，輕輕的，別這樣的蠻幹！

他說話的聲音很嚴肅，但是很弱，只有嘴唇在動。

血止了，歌尙又上了手術桌。

那兒，他安靜了一會。外科醫生們洗着手。我聽見他們低聲討論歌尙的傷勢，我頓時心跳，口渴。

歌尙遠遠裏瞥見了我，對我眈眈眼皮示意。我走近去，他說：

——真是永遠不得安寧！啊！我剛纔和你講的什麼？對了，我正談到格局。我的本領，哪，就是認得格局：什麼路易十五式，帝政時代式，荷蘭式，現代式，所有的花門。不過那是不容易的，回頭我解釋給你聽……

——替歌尙上悶藥，外科醫生柔和地說。

歌尙望着面罩，好似望着一個舊相識，還從從容容對我說：

——回頭我解釋給你聽，等這些先生幹完了我的事，等我醒過來以後。  
然後他乖乖的吸着以太。

\*

\*

\*

事到如今，已經一年多了。歌尙，我時刻想起你不曾講給我聽的，永不會講給我聽的解釋。

## 綠衣太太

我說不出爲什麼喜歡拉鮑。每天早上，爲了工作在病房裏來來往往的時候，我看到拉鮑，不，看到他的頭，還不是頭，只是埋在亂七八糟的被褥裏的一隻眼。他的神氣有些像一頭印度豬，躲在乾草下面慌慌張張向你偷看。

每次走過，我對拉鮑做一個親密的記號，左眼用力一睜，嘴唇一抿。拉鮑的眼睛也馬上閉了，把憔悴不堪的臉畫上無數的皺襞；這就完了事：咱們已經算打過招呼，談過心。拉鮑從來不笑。他是育嬰院中長大的，大概幼年口渴的時候，沒有充分的乳汁下肚；襁褓中短少的食料是永遠補不足的。

拉鮑長着紅頭髮，蒼白的皮膚上灑滿了雀斑。他的頭腦那麼有限，整個的人活像一頭兔子或一隻鳥。只要一個陌生人向他說話，他下嘴唇就索落落的直抖，下巴縐成一顆核桃。第一得跟他說明不是要打他。

可憐的拉鮑！只要能看見他笑，我出什麼代價都肯。可是相反，一切都只能逗他哭：先是那些醜惡的、無窮盡的綳帶，幾個月來天天得換一次；再有是老躺在牀上，不能跟同伴玩，尤其是拉鮑什麼都不會玩，對什麼都不大有興趣。

我相信我是唯一和他有幾分親熱的人；而且我已經說過，所謂親熱只在於走過的時候對他睜一下左眼。

拉鮑不抽煙。遇到分發煙捲，拉鮑便拿着他的一份，玩弄一會，搬弄着被長期的病牀生活變了樣的細長手指。久病的農夫的手指，決不好看：一朝沒有了肉繭，失掉了粗壯結實的模樣，簡直不成東西。

我相信拉鮑很想把他的煙捲兒送給鄰居；但說話太難了，尤其是送人東西的話。所以



他的煙捲只好躺在欄板上喫灰塵。拉鮑筆直的仰躺着，瘦瘦的一條，活像戰爭的巨潮捲來的一根小草，對一切都莫名其妙。

一天，參謀部的一個軍官踏進病房，走向拉鮑的牀位。

——是這一個嗎？他說。好，我給他送陸軍獎章和十字章來。

他教拉鮑在小紙條上簽了字，讓他面對面的厮守着他的玩藝兒。拉鮑並不笑；他把匣子放在面前被單上，從早上九點一直望到下午三點。

到三點，軍官又來了，說：

——我弄錯了，事情攪錯了。獎章不是給拉鮑而是給拉蒲的。

於是他拿起寶匣，撕了收據，走了。

拉鮑從下午三點一直哭到晚上九點，九點，他睡熟了。明天，他從清早起又哭了。善心的院長谷孫先生動身上參謀部，回來帶了一枚獎章和十字章，跟旁的獎章完全一樣；他也教拉鮑在另外一張紙上簽了字。

拉鮑止住了哭聲。可是臉上罩了一道陰影，不放心的陰影，彷彿怕隨時有人再來拿走他的寶貝。

幾星期過去了。我時常望着拉鮑的臉，竭力揣摩他笑起來該是什麼模樣。白費氣力。明明拉鮑不會得笑，他沒有一個會笑的腦袋。

於是來了那位綠衣太太。

一個晴朗的早晨，她從門裏進來，像大家一樣。可是她又和大家不一樣：她的神氣像一個天使，一個王后，一個洋娃娃。穿裝既不像院中的女護士，又不像來訪問受傷的丈夫或兒子的，甚至也不像在街上看到的太太們。她要美得多，莊嚴得多：令人想起那般仙女，五彩大日曆上光豔照人的圖像，爲畫家在下面題着『沉思』，『幽怨』，『詩意』等等的。

一羣穿扮齊整的漂亮軍官簇擁着她，對她的片言隻語都留神細聽，表示最熱烈的欽佩。

——請進來罷，夫人，有一個軍官說，既然您願意瞧一瞧傷兵。

她在病房裏走了兩步，忽而停住，用一種深沉的音調說：

——可憐的人們！

全個病房豎起耳朵，睜開眼睛。曼利放下煙斗，太利桑把拐杖換手，那是他感情激動  
的表現；陶芒越和皮尼哀停止牌局，把牌覆在肚子上防對方偷看。波卜一動不動，因為他  
是癱子；但顯而易見是渴望平生之力聽着。

綠衣太太先向黑人索利走去。

——你叫索利不是？她瞧着標籤問。

黑人點了點頭，綠衣太太便繼續往下說，音調甜蜜悅耳，像舞臺上的女子：

——你到法國來打仗，索利，離開了你美麗的鄉土，在火一般的流沙中間，那片清涼  
而芬芳的水草。啊！索利！亞非利加的夜晚多美！少婦從棕櫚樹下的小徑中回來，像一座  
黝黯的彫像，頭上頂着水壺，裝滿了蜜和椰子汁。

軍官們發出一陣驚嘆的囁語，懂得法語的索利，點點頭說：

——椰子……椰子……

綠衣太太已經踏上台階，忽而又走向拉鮑，在牀邊輕輕坐下，好似一隻停在電報線上的燕子。

——拉鮑，她說，你是一個勇士！

拉鮑一言不答，照例擠緊眼睛，像一個怕挨巴掌的孩子。

——啊！拉鮑，綠衣太太說，對於你們，把溫柔可愛的法蘭西保持完整的你們，我們的感激怎麼說得盡？但是，拉鮑，你已經得到最大的酬報：光榮！戰鬥的熱情！衝鋒陷陣的壯烈，白刃在陽光中閃耀；復仇的利劍刺入敵人腰肢的快意，還有那痛苦，因為替大眾擔受而變得神聖的痛苦；聖潔的創傷把英雄變做了神明！啊！美麗的回憶，拉鮑！

綠衣太太緘默了，屋子裏一片莊嚴，寂靜無聲。

於是發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怪事：拉鮑不像拉鮑了。他臉上所有的線條抽搐起來，亂

七八槽的扭做一團，幾乎是悲壯的神氣。一陣嘶啞的聲音，哆嗦着，從他有骨無肉的胸部迸發出來，大家都得承認拉鮑笑了。

他笑了三刻多鐘。綠衣太太已經走了長久，他還在笑，夾着一陣又一陣的咳嗆，好似狂嗽，好似臨終的痰厥。

這樣以後，拉鮑的生活起了一些變化。當他快要哭出來或是痛苦的時候，只要趕緊說一句：『拉鮑，咱們去找綠衣太太來。』就可使他平復，逗他微微一笑一下。



## 葡萄田

從哀班南到夏多——蒂哀里，瑪納河怡然自得的流着。兩岸是靈秀的崗巒，佈滿了葡萄田和果園，綠茵如花冠般把山崗裝成了鄉村仙女，點綴着各式各樣的植物，——它們原是法蘭西土地的貴重、秀美、和優越的根源。

這是平和恬靜的流域。育谷納，陶芒，夏蒂翁，歐伊，卜達·班松，祝福你們這些笑盈盈的老鄉村，讓疲乏的士兵從凡爾登回來，開到一向平靜的愛納陣地時，享受些悠然神往的時間，像一道飛湧的泉水般甘美。

一九一六年夏天，第X路軍重新集中在瑪納河畔，在索末一役的大犧牲中去流它的那

份血。我們的一營耐心地等着渡河的命令，一邊在山崗上數着急急忙忙奔向山谷的運輸隊，一邊照例作着種種的揣測。

我們和幾個同伴，在田野裏過了一天最好的日子，不轉什麼念頭，離開了前線殺戮的喧擾，只覺得渾渾噩噩的休息的快樂。

先是陽光耀眼的大熱了幾天，然後來了陣雨，天上隆隆的怒吼，發狂的雲塊互相擊撞，大風一忽兒捲起灰土，一忽兒吹來薄霧。

有一天傍晚的時候，我們走在從夏佛納漸漸向南方的小林上升的大路上。

我們一共三個人，意興闌珊，不想再談話了。不知不覺的，又想到各人的心事，滿肚皮的苦惱，上升的路一步一步的使我們的心越發沉重。

——在這坡上坐一會罷，有人懶洋洋的提議。

大家懶得回答，一齊在銀色的雞頭草中躺下，心不在焉的抓着野草，彷彿手裏有了事，頭腦就更加靈活似的。



我們脚下有一方小小的葡萄田，隨着起伏的地形，一高一低的，伸展到一個陰涼而草地潤溼的土坎裏。那是香檳地區一塊上好的葡萄田，乾淨，飽綻，受到如奉神明一般的照料。沒有野草，祇有肥大的菌與泥土，那些肥沃的泥土，給雨水沖了下去，又給鄉下人每季滿擔滿擔的往坡尖上挑。

在和諧的綠叢中間，忽而探出一個瘦削的老婆婆，起鏽的皮色，一頭蓬亂的頭髮。她提了一桶灰，一把把的撒在葡萄根下。

她一見我們便停下工作，把泥污的手指掠着隨風飄揚的頭髮，盯着我們，說：

——你們是哪一團的，你們？

——步兵第一百一十團，太太。

——我那幾個卻不是這一團。

——你的兒子在隊伍裏嗎？

——唉，從前，有的是……

大家不則聲了，只聽見牲畜的叫，狂風的奔突，騷動的枝葉的呼嘯。老婆婆撒了幾把灰，走近我們，說話的聲音顛危危的，大半給風吹散了：

——在部隊裏的兒子，從前我有的是。現在沒得了。兩個小的都死了，哪。還有一個可憐蟲，但是已經不當兵哩，這一响。

——他受了傷吧，大概？

——是哇，他受了傷。胳膊都丟了。

老婆婆把滿滿一桶灰放在地下，腰裏掏出一根草桿，把伸在外面的葡萄藤掠到棚架以內，然後驀地站起，嚷道：

——像他那種傷是少有的。他丟了兩條胳膊，大腿上開了一個窟窿，好放下兩個銅子牛奶的一只碗。十天功夫，他只剩一口氣。我跑去看他，對他說：『克洛維，你總不肯把我孤零零的丟下吧！』因為老實告訴你們，他們早沒有了父親。他卻老是回答我：『明兒會好起來的』；因為老實告訴你們，再沒比這孩子更和順的了。

大家一聲不響。可是我們之中有一個喃喃的說：

——你的孩子是勇敢的，太太！

原來望着葡萄藤的老婆婆，重新掉過褪色的眼睛，突然之間回答道：

——勇敢！糟就糟在我的孩子沒有一個不勇敢！

她似乎驕傲地笑了一笑，哽咽的一聲笑，立刻給風帶走了。接着她又像出了神：

——我的可憐蟲，總還應該娶到一房媳婦吧，因為，已經告訴你們，再沒比這孩子更和順的了。但是兩個年輕的，兩個小的，一下子去掉實在太那個了。太那個了。

我們什麼都沒有說，也沒有什麼好說。頭髮在風中飄着，老婆婆重新撒她的灰，像一個陰沉可怖的播種者。她抿緊了嘴唇，整個面貌顯出絕望、迷糊、固執的神氣。

——你在這兒幹什麼呢，太太？我糊里糊塗的問。

——我在撒灰呀，你瞧：已經到了除蟲的時候了！我怕趕不上呢；要做的事太多了……太多了……

我們一齊站起，彷彿擾亂了她的工作，覺得很慚愧。我們不約而同的對她脫帽行禮。

——再會，她說，但願你們運氣，你們這一批！

我們一直望上，走到林邊，不會開一句口。到了那兒，我們回過頭來眺望山谷。山腰裏，在鑲嵌圖案似的農作物中間，可以望見那片葡萄田，那個一點點大的老婆婆，在烏雲下疾捲的狂風中繼續撒灰。雷雨將臨的天空下面，柔和的田野有一副純潔而隱忍的面目。東一處西一處，樸素而明快的鄉村，嵌在農山裏好比花花綠綠的寶石。就在那些琳瑯滿目、等待秋收的田中，許多小黑點兒在蠕動：大隊的老年人正在跟土地拚命。

## 調節兵站

死，還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至少死得其所。我國不像中國，死人可以做國土的主宰，佔的地位幾乎比活人還多。在咱們國裏，死要死得恰當，否則活人便會對你瞪着白眼說：『這屍首，教我們怎麼辦？這兒沒有它的位置！』

一九一五年，我在X調節兵站當——可以說是一種實習生吧，每星期值班二三次。所謂值班是：人要在場，附帶擔任一些關於監督和報導的無聊事情。照例，這種守衛軍官駐劄在一間陰沉沉的小屋子裏，跟車燈間連在一塊的偏屋。他無聊地跌在那兒，瞧着兵車馳過，裝滿了打過十個月仗的士兵，從這一個地獄開到另一個地獄，一路上直着喉嚨唱，因

爲在打仗的時候，人只想眼前：一離開戰聲，就無愁無慮的享受生活的樂趣了。

某星期六的夜晚，我躺在漂亮華麗的草墊上，那是我的小牀，也是耗子的窠場。我一邊覺得這些和善的小動物就在枕邊兩三寸的地方蹦跳，一邊恍恍惚惚的聽着調節站上的聲音。那真是一個大站的聲音：汽笛聲，咽咽聲，氣喘聲，轉軸與起重機的呼叫，緊張的鐵鍊的震動，揚旗的上落，遠處車輛啣接的碰撞；但在這一切裏面，還夾着行軍的喧鬧與節奏，一個支隊開走的步伐，哨兵換班的吹號，發令聲，鐘聲，以及一切表示武力控制了工業機構的聲響。

我正在默想，伍長鮑那唐走進我的小房，明晃晃的炭精燈照得我睜不開眼。

——報告隊長！

——你說罷，鮑那唐。

——一個軍需運送兵，給十七號救護車壓扁了……說是慘得很……

——咱們走罷，伍長！

兩個勤務抬着擔架等在外面。夜色清明，並沒給站上蒼白而發抖的電光擾亂。

——在野客店那邊，鮑那唐說，好一程路呢。

野客店是許多軌道交叉的地方，大概在一哩半之外。我向站上的一个職員問明了路由，帶着他們出發了。

在一個大站上，妙的是控制一切巨大活動的秩序，高於一切的、嚴格的秩序，外表竟是那樣的雜亂無章。我們沿着無數的車輛走去。它們好似從開戰起就忘在這兒的；竟可說是無用的廢物，車殼癱瘓了，關節鏽腐了；可是炭精燈偶而射入一扇打開的車門，便突然照出橫七豎八睡在草堆上的大兵，或者瞪着眼睛發猷的牲口。有些車輛改做了流動辦公室，在柔和的保險燈光下，書記們埋在紙堆裏辦公：於是我們覺得，行政機構儘管像條大鼻涕蟲，還是在鐵道上執行它的統治，正如從炸得稀爛的戰壕起，到底萊南山麓最遠的軍服廠為止，都逃不出它的魔掌。有時在茫無邊際的黑暗中，我們想從兩節昏昏酣睡的火車間穿過；看不見一個人影，冷不防兩列車動作起來，在匍匐的擊撞聲中接合了。再走

了一程，又得停下，等救護車開過。說它們舒服纔差得遠呢，在我們面前開過的時候，送來一連串劇烈的咳嗽，一陣頂討厭的病房裏的鹽素味兒。此外，也有繫在貨車上的肥頭胖耳的迫擊礮，流動廚房，猜不透作什麼用的機器，以及一切在暗中顯得古怪的軍用材料。圓頂的停車場冒着煙，裏面停着機車，在慘澹的燈光下打噴嚏。教你回想起戰前生活的，還有近郊火車運送着打盹的旅客，還有快車像一條帶子似的，在縱橫交錯的軌道上飛過。總而言之，軍事生活和平時生活亂烘烘的攪成一片。

終於到了野客店，無數的軌道、信號盤、調軌機、鐵索的大樞紐。三個老職員在一間棚屋裏，只穿了襯衣，撥動軸梗，舉起槓桿。一切活動的力量都在這兒會合，受這三個人又鎮靜又老練的指揮。他們好像上一個時代的工頭，經驗代替了才具，店主出門交際的時候，便代行職務。

在各種喧鬧聲和輪軸聲中，一個電報鈴不慌不忙的響着。

——咱們是爲那運輸兵來的，鮑那唐說。



——噢！可憐的傢伙！他在那兒，在行軍袋下面，還有四周圍。

我們進入屍身地帶。我說「地帶」，因為不幸的傢伙壓得四分五裂，好似播種時候的一把穀子。

——天哪！一個白頭髮的職工說，他從車廂裏爬下來，也不向四下裏望一眼。這冒失鬼！這兒跑來跑去的東西太多了，怎麼好離開自己的位置，隨便亂闖？

死人的臉倒還完整；但是身體給六十輛火車碾過，從肩頭到脚跟都粉碎了。我們四處檢到殘餘的東西，血淋淋的肉，七零八落的臟腑，我記得還找到一隻手，手裏緊抓着一塊乳餅。死亡臨頭的時光，那傢伙還在喫東西。

真不可思議，大衣倒還是好好的，遮着殘破的肢體。我輕輕揭起，發見一份士兵證，寫有他的姓：勒瑪依歐。

——我看，鮑那唐說，咱們已經把他收拾齊了。

半空中一盞電燈，幌幌悠悠的，把閃閃不定的光照着我們。

我決意抄近路，從『礮隊』那邊回去。那是一個很廣大的區域，排滿了軍火列車。但走近軌道時，一個哨兵出現了：

——站住！口令！

口令，咱們之中誰都不會想到。那後備役的士兵橫了鎗，攔住去路，毫不通融。

——對不起，隊長；請打別處走，這兒是警戒區。

繞了一個大圈子，又是一個哨兵站在我們面前。

——口令？要過礮隊，非口令不行！

——朋友，咱們抬着一具屍首呢。

我把行軍袋揭開一角，露出那張青白的臉。在炭精燈下，在血污的亂衣堆裏，赫然露出一塊慘白的皮膚，印了刺花的字。哨兵嚇得扯了扯臉，但仍不肯讓步：

——隊長，打大路走吧。這兒不行。

我們重新闖進鐵軌縱橫的迷魂陣，訊號板格吱格吱的響，兵車轟轟的叫。有時，乏力

的擔架伏歇一歇脚，把昇床放在枕木旁邊的石子堆上，望掌心裏吐一口唾沫。長長的客車在我們身旁掠過，明亮的車廂中，婦女們在看書，懷中睡着美麗的孩子。

終於我望見了月台上的路燈。

——把屍首往哪兒送呢？我問鮑那唐。

——不知道，隊長。

想了一會，我跑到慢車貨房。那邊有一間特別騰出來的屋子，凡是車站上排洩出來的東西都堆在那兒：無人認領的箱籠，沒有職業的漢子，無主的家畜，沒用的材料，必要時也好存放屍首。一個憲兵站在門口抽煙。

——隊長，今天客滿。都是北方來的難民，帶了孩子和行李。

我對手下的人鼓勵了幾句，決意投奔「單身房」。（按單身房係法國車站上士兵專用的待車室。）

「單身房」裏擠滿了歸隊的士兵，成堆的睡在草褥上。

——呾！你老人家明白得很，總不成把這個放在這些人旁邊，一個副官搖着頭說。

他道歉似的補充道：

——替我想罷，隊長。我沒有上峯的命令。沒有命令，我怎好收下一個死屍呢？

我揀着一塊石頭坐下。擔架伏累得慌，抹着額角，提起『老酒』來。我瞧了瞧勒瑪依歐那堆不成模樣的東西，他倒滿不在乎最後一番的磨折，像死神一般耐心的，等着他最後的歸宿。

——你大概不大熟悉車站吧，副官對我說。有一個牢房，是替駐站的運送兵預備的。要是你願意，我可以去瞧一瞧……

他去了，我一邊抽煙，一邊望着美妙而溫暖的夜景。外界的恬靜，分明和士兵的騷亂表示一樣的意思：『這討厭鬼，帶着那無用的死屍來幹麼？』一隻蟲停在稀疏的草裏，忘形的發出尖銳的小聲，彷彿認爲整個世界是牠的，爲牠而存在的。

副官從黑暗中探出頭來。

——不巧得很：一個醉鬼關在那兒。他把牢房吐了一地，還在大吵大鬧。

——好！咱們見車站管理去，我說。

車站管理睡覺了。他的副手在看畫報。我剛把事由講開，他就徵求我的意見，在幻想生活（按係巴黎的一份色情畫報。）的那些裸體女像中，挑哪幾幅剪下來貼在牆上；看模樣這份畫報他是看上了癮的。他看我始終神氣索然，便說：

——至於這件倒楣事兒，真糟糕得很，醫院在城的那一邊呢。這時候你去不成。朋友，扔在隨便哪節車廂裏，待明兒再說罷。

說完以後，那青年人覺得責任完了，重新把鼻子釘在圖畫上。

那時節，調節兵站上還沒有現在那樣，搭起木板和硬紙的大病房。車廂的主意，我根本不加考慮。把火車當做停屍場，半夜裏帶了我的死人開出去：成什麼話！

我去看駐站的郵務員。他們在揀信，嘴裏哼着小調：『我麼，我就是條條絲啊……』他們的小屋裏，連一頭耗子都插不下，不用提，我的事他們是沒法解決的。

從那邊出來，我有些灰心了。真是，誰也不理會我的死人。我在肚裏咕嚕：『爲什

麼，勒瑪依歐，爲什麼你忽發奇想，死在這個沒有死所的地方，死在這個誰都沒功夫管你的時間？』心裏儘管這麼想，固時覺得我跟這具屍體究竟不無連帶關係；它是一件無法處置的東西，大家討厭，可是誰也丟不掉。

——把這個可憐的傢伙抬到哪兒去呢？鮑那唐問。

於是一個極簡單的念頭來了：

——跟我走！

慢慢的，我們向車燈間回去。

——那兒也沒有地方呀，隊長。

——別管，走就是。

我教他們把擔架抬進我的小屋。

——得了！放在這兒，我的草墊旁邊，你們去睡覺罷。

他們出去的時候，詫異地搖搖頭。屋裏只剩下我和勒瑪依歐了，我就在被褥上躺下。

戰爭已經教會了我跟死人一起過活一起睡覺，我奇怪早沒想到這極簡單的辦法。

我借着燭光，對這個醜惡的包裹，陪我過夜的同伴，望了老半天。還沒有一點兒氣味。我吹熄了洋燭，悠閒地胡思亂想起來。

擔架上每秒鐘滴下些東西，發出極細小的聲音，一定是血水吧。好久好久，我數着血滴，心裏老想着許多和時代一樣陰慘的事情。響亮的汽笛，劃破了黑暗的空間，我數到了幾百滴，便沉沉睡熟了，像我的同伴一樣，一個夢也沒有。





## 馬販子

他們被召集的時候，說都要中午到場，但到了之後，好多人直等到天黑。

他們聚集在會場門前，好似一片黑沉沉的水潭；園子裏也的確有些泥窪；東一堆西一堆垂頭喪氣的人，在那裏踱來踱去。

這是二月裏的一個下午。陰沉而納悶的天，移動也是整塊兒的。它滿肚皮的不樂，沒有心緒關切這兒的小事情。風在鬧脾氣。它應該知道人們在遠方幹些什麼，可是它不則一聲；連大礮打鼙似的低音都不遞過來；跟前方離得太遠了，應當忘記。

風朝屋子的空隙裏鑽，骨碌碌的打轉，慌忙得如同一隻落在陷阱中的野獸。

人既不留神天，也不留神風，更不關心冬季不舒服的光：他們只想着自己。

他們並不相識，祇有把他們集在一塊的原因是共同的。這個原因使他們顯得爲難，疲倦，卻沒法裝做不關心。可是你仔細觀察，他們確有一些類似的方面：外表缺少陽氣，肉體有些病態，脂肪不是太多便是太少，眼睛帶着火氣，有時是顯而易見的殘廢，最多的是灰灰的皮膚，映出可憐的血色。絕對沒有肌肉精壯、生氣勃勃的：全場的人都像鼻涕蟲一般遲鈍。

牲畜似的老挨在一塊，教人受不了，有的便閒扯起來，平平胸中的驕傲；有的不聲不響，也是爲的驕傲。

在場的有小職員，工人，幹專門行業的，還有長頭髮的智識分子，把眼鏡遮着苦惱不堪的目光。

大家抽着煙。到這個時候，煙草纜格外顯得是靈魂的救藥，唯有它纔能阻止靈魂跟自己搗亂。

不時有三三兩兩的人走出園子的鐵門，溜掉幾分鐘；回來時抹着嘴，呼吸全帶了濃烈的酒味。

每小時總有好幾次，屋子的大門半開一下，出現一個憲兵喊出一串姓名。喊到的便從人堆裏鑽出去，好似被線牽拉着一樣。他們嘴角微微扯動，裝做一副或是灑脫、或是疲倦、或是嘲弄的神氣，鑽進門框。

二月的天看不見了，冷氣森然的風也呼吸不到了：他們擠在一條氣味難聞的走廊裏，牆壁漆了一種說不出的顏色，分泌着一層黏液。站了一忽，另外一扇門又打開了。一個憲兵把他們一打一打的點數，好像果子或牲畜，然後推入大廳，事情就在那兒進行……

立刻，一股強烈的人體的氣味鑽進鼻孔。他們先還弄不大清這地方忙些什麼。人家不讓他們有思索的餘暇。

而且，思索有什麼用？在整個害病的國土內，慘遭滅頂的民衆，不是到處都在呻吟，叫喊，咳嗆麼？

思索有什麼用？咕嚕不已的、掃蕩舊大陸的癡狂的旋風，它思索麼？不，真是，這決不是思索的時候。

得趕快脫下衣服去排隊。

屋子寬大，怕人。牆上鑄着格言，放了幾座不知是誰的胸像；屋子中間，一張公案似的桌子。

高高在上的是一個頭髮雪白，頗爲傲慢的人物，一派疲倦而固執的神氣。幾個無名小卒在旁邊幫忙。桌子前面有兩個穿白衣服的，一個是乾癟老頭，一個還年輕，無精打彩，好像出神似的。

大家分行向兩個穿白衣服的走去；一個跟着一個，好比一羣請願的人，走向上帝震怒的祭壇。他們簡直不知道把手臂怎麼安放。

這一批決不是民族的鮮花；國內最健美的壯丁久已到了那邊，泥濘直到腹部，貓兒似的提防着面前的危險。

長久以來，農人的篩子裏只剩些小桿子與灰土了；但是他貪得無厭的手還在裏面掏摸，想找出幾顆零星的穀子。

室內並不冷：一座熾旺的暖氣機在地下吹出一陣陣的薰風。可是不少人打哆嗦，渾身的雞皮疙瘩，像不慣裸體的人一樣。他們把腰一忽兒歇在這邊，一忽兒歇在那邊，交叉了手臂，或者把手平放在一邊屁股上，又馬上垂下，因為碰到自己的肉體而害臊了。但是還有旁的難關呢：所以他們不久也不再手足無措，或裝做什麼姿勢了。

靠近門口的角落裏，一個憲兵推着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公務員：他慢吞吞的脫了衣服，以為襪子和短褲可以不脫了；被逼之下，他無可奈何的把一雙臃腫的腳從褲管中提出來。

兩個穿白衣的人又忙亂又煩躁，好似做伴工的工人。

他們先簡單的問幾句，然後立刻動手，這兒摸一下，那兒拍一下。

正在受檢查的那傢伙，臉色發白，太陽穴裏冒起微溫的汗珠；講話結結巴巴的，像哀求。問到第二遍，他纔定下心神回答。

——你不光是這一點。你還咳嗽？

——是的，咳嗽。

——一定也覺得心跳？

——是的，跳得厲害。

——還有關節痛？

——是的，特別是關節痛。

——消化不良？

——是的，一向消化不良。

那人似乎完全安心了，高高興興的回答，彷彿終於得到了諒解。突然，老醫生聳起肩胛，露出了真面目：

——你百病俱全，毫無問題。好，編入作戰部隊。

那人微微搖幌了一下，啞着聲音說：

——可是你明明知道……

——你毛病太多了；哼，嗨，你一樣病都沒有！去你的罷！作戰部隊！

另外一個醫生正在對付一個大胖子，——腹部全是皺襞，兩手遮了身體的某一部。他低聲解釋了一番，趕緊跑去套上他的硬襯衫，和扣有學士院徽章的大褂。

有時候，有人咳一聲，馬上一陣狂暴的咳嗆在人羣中捲過，像一陣風。

陰影中鑽出一個頭髮灰灰的大漢。大家慌忙不迭的閃開，表示厭惡。於是他對旁邊的人吆喝道：

——怎麼啦？不過是皮膚上的斑點罷了。

在他背後，一個年紀在二十至六十之間的高個子，幾乎軟癱在橈上，小心翼翼的脫着衣服。那副臉相纔叫可憐，似乎給人間的災難磨蝕完了。他衣服多得教人不相信，左一件襯衣，右一件毛線衫，隨後又露出些動人的東西：法蘭絨的胸襟，小袋，背心，一串串的紀念章。他把這些一齊放在橈上，旁邊的人稍稍擺動，便掉下地去，給後來的人踩在腳

下。這沒有年齡的人便臉色發白，好似人家踩着他的私生活，踩着他的驕傲。

忽然一片爭論的聲音擾亂了靜默。老醫生厲聲嚷道：

——我，我告訴你什麼都聽不出！

一個骨瘦如柴的傢伙，像一根牙籤，被醫生兩手按着肩頭，狼狽不堪。

不讓還價，骨瘦如柴的傢伙編入了作戰部隊，他走開時的那種慌亂、氣喘、驚悸，似乎比伏在戰場上正對機關鎗的時候，還要厲害。

屋子的另外一端，又發生了一樁事情。

——我告訴你，我還能去呢，一個人抗爭着說，那種疲弱的聲音下面，不知有什麼病在作怪。

——不，年青的醫生回答，不，乖乖的回家去。等你全愈了我們再來找你。

——你不肯收我，一定因為我快死了。但是告訴你，我寧可上前線，不願留在家裏天天嘔氣。



片刻的靜默把大家怔住了；悲劇的回聲還沒消散。一望而知，那人病得厲害；胸部竟不能看，喘氣是一片呼啦呼啦的聲音。虛腫的紫色的兩腿，勉強撐着他的身子。

——維持原判：裁判員叫道。

可憐的傢伙只得回去套上他的舊衣服，肩頭低陷，眼神恍恍惚惚的，好像打悶了的牛。

隨後來的是一個宿命論者，他不願爭論他的命運。

——這個決不能免除軍役！

——好罷！隨你的便。

——那末，作戰部隊！

——隨你，我纔不管呢！

他立刻退下，好似一個人用拈鬮決定了自己的命運，反而覺得如釋重負。

所有在這兒逗留過的人，都留下些身體沒有洗乾淨的重濁味兒。奇怪，他們呼出來的

氣都是怪難聞的：今天大家喫飯喫得太快，消化不良，煙抽得太多，酒喝得過分。所有的嘴巴都衝出同樣酸溜溜熱騰騰的氣息，顯出同樣緊張的情緒，同樣的機構失常。

室內空氣越來越沉重。早就亮起的燈，好像蒙上一層黏性的霧，使所有的東西都潮膩膩的。這些人赤裸着身體，害了怕，有的願意，有的不願意，悲哀地估量着自己的抵抗力。和將來的犧牲，在命運的波濤中掙扎，——他們過度的緊張，粉碎的意志，零零落落的幻想，一齊留在這屋子裏，使空氣中特別有些更幽秘、更騷亂、更迷糊的東西。

兩個穿白衣的繼續在人堆裏忙做一團。他們不住的觸，摸，估計，指尖壓着肩頭和腋下的肉，捺着臀部的脂肪；把大拇指和中指擰着胳膊上的兩頭筋，試驗關節，查看牙齒，眼皮，拉拉頭髮，敲敲胸脯，好似關員打量一個酒罈。隨後他們教人從左走到右，從右走到左，教人彎下，挺直，跪下，或是暴露身上最祕密的部分。

有時，彷彿有些新鮮的空氣流入了屋子：兩個精壯的小夥子來申請入伍——不懂他們怎麼進來的。公案上的人物，全都用驚歎的神情打量他們，好似一把砂土中出現了金屑子。

他們堆着一副得意的有些勉強的笑容，走了。檢閱從新開始，依舊是動人的醜惡，恐怖，絕望，無法克制而無人諒解的膽怯。這法庭好比一座懸崖，迷途的人好比被旋風追逐的海鳥，撲在崖上撞成齏粉。

兩個醫生都顯得筋疲力盡，老的那個，耳朵已經聽不清，埋頭工作的神氣像鑽入矮林裏的一頭野豬。年輕的那個，顯而易見的渾身不快，非常不高興。他目光昏沉煩躁，正如一個人做着討厭而毫無安慰的事情。

而相繼沓來的老是那些人肉，老是從屋子的那一角，走出一串無窮盡的蒼白的肉體，在地板上拖着軟弱的步子。

神聖的肉體，用於思想、藝術、愛情、用於一切人生偉大的事業的肉體，竟淪為下賤臭穢的料子，給人家不勝厭惡的拿在手中，估計一下還能不能派作屠殺之用！

大家都鬧頭痛。

會場上一切的進行，像一個夢。凡是惡夢中的靜默、遲緩、漆黑的窟窿，應有盡有。

這樣又過了兩小時。

然後，突然之間聽見喊道：

——最後的十個了！

他們進來，照樣脫去衣服。等了那麼長久，早已腰痠腿軟，頭暈腦脹：他們毫無抵抗的接受判決，好似頸窩裏挨了一拳，麻木了；隨後匆匆走掉，彼此話也不講，望也不望。

裁判員們洗着手，心裏想：『把他們去送死可不是我的意思。』他們莊嚴地在文件上簽了字，分頭散去。

天黑了，風住了。一層像工廠煤煙那樣難聞的霧，依舊罩在城上。最後判決的一批人裏，有一個靠着街燈的柱頭拚命的嘔，嘔出當天灌下的酒。街上陰暗，荒涼。整個世界只有濃霧與嘔吐的氣味。

## 邦梭的愛情

大概我進了聖·芒台醫院兩三天，邦梭纔入院。

關於我生命中那個階段，我只有模糊的回憶。在夏爾尼附近的一片燕麥田裏，我躺了好些時候，隨後好像做了一個夢，看見我的斷臂發綠，發黑，變得那麼沉重，那麼粗大，填滿了整個世界，而我老是和斷臂連在一塊，好似一個侏儒連在一座山上。

臨了，一切都歸結到一張舒服的牀鋪，一個漆成水綠色的、光禿的大房間。

人家用哥羅芳把我悶倒，在胳膊上開了幾個大窟窿，每天掏出零碎的骨頭，血，膿，一大堆發臭的噁心東西。

總而言之，當我開始明白週圍的情形時，第一引我注意的是邦梭。

照我那天的印象，邦梭是一個頭髮淡黃的大漢子，有些虛腫，留着沒有光彩的鬚，眼睛很大，大到只看見它們一刻不停的轉動。我仰躺着，但只稍稍側過腦袋，便可看到我的隣人，也仰躺在那裏，一動不動，除了那對轉個不停的眼睛。

我不禁脫口而出的問他：

——你對高頭瞧些什麼？

他先『唔』了一聲，然後出神地回答道：

——陽光囉。

果然，我看見一道陽光在天花板上從左到右的移動；我累得慌，卻不由自主的要望它，眼睛跟着它轉。隔了一會，我問道：

——你不能旋過頭來嗎？

——不能，我的腿要作痛的。

——你叫什麼名字？

——我，愛彌爾·邦梭。

他一句也不多說。一個醫官進來，喊道：『擔架伙！擔架伙！把新來的擡走。』新來的，便是邦梭。他給四個人抓去，放在一張我們叫做『慢車』的病牀上，那是大家厭惡的東西，理由不消說，你們都猜得到。

我聽見邦梭叫喊，含糊不清的聲音，似乎是鼓起了臉頰的鳴嚷：

——哎喲！不要呀！輕輕的，喂！你們這些毛手。

隨後，聲息全無，我重新對着東一抹西一抹的陽光發怔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『慢車』又推回來，載着邦梭，其實只好說是邦梭的一部分，臉色發了紫，氣吁吁的，流着口水，捏緊了拳頭打鼾，發出哥羅芳的味兒，我最頭痛的氣味。

他整條左腿裝上了一具大型的鋅製器械，放倒在牀上，渾身軟綿綿的像一件破衣衫。

我想到兩天以前自己也是這副模樣，又想到同樣的情形還可能再來，便面頰發冷，腳趾變

了。

邦梭終究醒過來了，唾沫四濺的咕嚕道：

——啊！可憐的傢伙！可憐的傢伙！

晚上他能說話了，於是我知道了詳細情形。他在夏多·蒂哀里受的傷。一片彈殼打爛了他的大腿，疼得厲害，覺得這條腿『只剩一半』了。

不幸，我覺得邦梭的這個印象相當準確。我們倆開始經歷一個悲慘的時期，連續不斷的苦痛，又單調，又有規律，像士兵生活一樣。

我的傷勢使我無心關切多大事情：對面的紅頭髮整夜的叫嚷，阿爾及利人多伊多替我們送糖果來，說：『喂！好麼？喂！』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這一些了。但我很熟識邦梭，因為我的手臂在牀沿上安放妥當之後，只要擡起眼睛，就可望見邦梭，他是我天然的視線。

邦梭也在受難，但跟我不一樣。我猶如一個產婦：挨一次苦，我就覺得向復原走近了一步。至於邦梭，剛剛相反，一切新的痛苦都加重他的虛弱。每天早上，擔架伙來迎接我



們。我多半躺擔架，邦梭總搭『慢車』。我們在綳紮室中重新碰面。當然我的手臂決不好看，但比起邦梭的大腿，已經是一件可愛的東西了。他的傷口是一個其醜無比的窟窿，放得下一頂軍帽，一大塊慘綠色的傷，底裏是碎骨頭。

這間頂頂大名的綳紮室裏的情形，毋需對你說得；我自己也在那邊大叫大嚷過來，但老實不客氣，我並不因此臉紅，多少人叫過喊過，從我的邦梭算起，連最勇敢的也難免。

換好綳帶以後的一忽兒，是一天之中最妙妙的時間。白里昂太太跑來弄給我們喫；呀！東西是不多的：一枚雞子，一些湯，幾顆葡萄。白里昂太太，那是我最美的戰時回憶之一。嬌小纖弱如少女，生着一對怯生生的大眼睛。她纔不裝出那種丈夫氣概呢。只消你一叫，她眼睛就紅了，含着淚水，你終於不得不忍住，免得使她難過。

下午過了一半，寒熱來了。我們停止講話，眼睛瞪着天花板。我頭痛得要命，尤其是眼睛那一帶；我怕亮光。有些我控制不了的什麼東西，好像憤怒或恐懼之類，流遍了我全身，把它脹滿；直到十一點或半夜，我纔渾身哆嗦的被釋放。

可是邦梭儘管瘦下去，速度驚人。闊大的臉廍縮了，出現無數的皺襞。眼睛變得更大，臉上旁的部分更加看不見了。

他又有了抽搐的病象，幾乎每分鐘來一次，使大腿劇烈作痛。他拚命抿着被寒熱燒得龜裂的嘴唇。抽搐一止，他照例的說：

——啊！可憐的傢伙！可憐的傢伙！

你們一定注意到，一個人苦惱之極的時候，往往把別人稱做『可憐的朋友』或『可憐的先生』，彷彿應該哀憐的倒是別人。

邦梭打着嗎啡針，先是一天一次，繼而是兩次，甚至三次。他眼睛發黯了，看出來的東西似乎老是顛顛倒倒的。他講夢話，喃喃的說：

——只要她在這兒……只要她能夠來看我……

在當時的情形之下，邦梭決不能說出什麼心事來，我也不敢動問。

一天早上，一個五道金線的軍醫官，好老頭戈貝，瞧了瞧邦梭，說道：

——替他上悶藥！

又是一次，邦梭從手術室擡回來，嘴邊流着唾沫，面孔走了樣。他又給拿去了一大段骨頭。抽搐停止了，但邦梭並沒好轉的傾向。

下午他請白里昂太太來，打起精神，念出詞句動人的短信教她代筆，受信人老是那一個。由此我得知邦梭出發上前線的時候，把年青的妻子丟在愛納州的番德—米隆，從此消息斷絕，他東一封西一封的給她寫信，寫到許多她可能棲身的地方去。

於是我懂得他爲什麼苦苦的再三說：

——要是她在我旁邊……要是我知道她在什麼地方……

然而多少日子過去了，我悲哀的想邦梭要死了。他有時候已經認不得我，奄奄一息的入了彌留狀態，像孩子般哼着『睡睡』，『怕怕』，什麼東西也不肯喫，死心塌地的，完全聽命運擺佈了。

於是出現了一樁奇蹟。某一個星期四，我懶洋洋的打着盹，消化着我第一餐可稱爲正式的中飯，忽然旁邊一陣輕微的談話把我驚醒了。聲音很低，可就是這低聲驚醒了我。一轉念我就想到：『一定是邦梭死了！』我便睜開眼來。

邦梭卻沒有死。在他和我的兩張牀中間，坐着一個女人，頭髮栗色，面孔雪白，一個怪可愛的小女人。她一隻手握著邦梭的手，另一隻手放在自己的膝蓋上，一刻不停的微微顫抖。

令我出驚的是同伴的臉。說它一下子發胖了當然未免誇張，但我當時的印象的確如此。至於臉上的紅色，那準沒有錯，而且並非發燒的顏色，乃是我從未見過的康健的血色。說到皺紋吧，我看至少去掉了了一半。

他發覺我醒了，便喚道：

——巨斯太夫！你瞧，我的女人——終究給我找到了！

他把我介紹了。邦梭太太溫和的眼中佈滿了水汽，我猜她是真想哭而不敢哭。在邦梭前面是哭不得的：他眉飛色舞的多得意呀！少婦從小袋裏掏出一串美麗的葡萄，一些蛋糕，半死的傢伙開始喫起來。

——你喜歡嗎？我不知拿的什麼東西。隨便亂抓了一把。我簡直瘋了。

他含着滿嘴的食物，答道：

——好喫極了！

邦梭太太便吻着他的手，說：

——你多好——多好！

邦梭強迫我喫蛋糕，一面解釋道：

——你明白，她沒有等德國鬼子來到，一口氣逃到了勃勒太尼。總之，大家是相會了。

單是相會還不夠，還得活下去，而邦梭的確有些危險的日子。愛情固然產生了奇蹟，但是寒熱仍舊天天來襲擊。於是愛情再來造出奇蹟，事情便這樣的拖在那裏。

因為他的傷勢十分嚴重，所以邦梭太太得到特許，可以天天來探望。什麼時候可以來，她就什麼時候到，坐在兩張牀中間，抓了丈夫的手，一直留到晚上。有時邦梭非常痛苦，他們倆便一聲不響。她祇用一副熱誠而固執的神氣望着他，我相信，這目光對於病人的功效，決不下於一點一滴灌入他肚裏的幾公升血清。

五點左右，一個假仁假義而壞脾氣的矮小軍官，穿過病房。

——喂，太太，該走了，時間已到。

邦梭氣惱之下，唾沫望四下裏亂飛：

——哼！還有五分鐘呢。她又不打攪誰，這可憐的好妮子。

他又低聲說：

——瞧那混蛋！他纔該死呢。他自己整夜的摟了女人睡覺，倒想來趕走別人的。

有時，那軍官提到醫院裏的規矩：

——太太，別把口袋放在傷兵牀上。

邦梭嘔着氣咕嚕道：

——把它放在巨斯太夫牀上！

軍官又說：

——把你的袋從這個傷兵的牀上拿開。

於是邦梭很客氣的說：

——那末交給軍官先生罷。咱們擁抱的時候，他會替你拿的。

邦梭傷口裏很多膿水。有時他暗示一句：

——我相信氣味很難聞。可不是我的錯，是膿水作怪。

說着他目光不安的望着她。但她老是回答說什麼都沒有聞到。

她給他送鮮花來，尤其送來一對水汪汪的慈祥的眼睛，法力無邊。有一天他嚷道：

——喂，巨斯太夫！似乎他們不再替我打那些鬼針了……

不錯，嗎啡針取銷了，他不曾發覺。他抑捺着熱情，下結論道：

——嘿！咱們現在是兩個人來擔當患難了。

等他妻子走了，他問我：

——她真溫柔，是不是？

並且他無論對我說什麼，總要添一句：

——你這沒有老婆的人，可憐的傢伙……

有一天，人家發覺邦梭的確轉機了許多，便說要把他妻子的探望減為每星期兩次。

邦梭哭了整整一早晨，真正是小孩子的眼淚，把大眼睛哭腫了，鼻子裏全是清水，臉都變了樣。

疼愛邦梭的戈貝老頭不禁大發雷霆。因為他常常跟管理處鬧蹩扭，便乘機要求把邦梭搬到小馬棚街的補充醫院去，那是他常去開刀的地方，而且他是那裏的王。



——也得把巨斯太夫帶去，邦梭帶着試探性質說了一句。

——好，一起搬走，戈貝老頭說。

這樣，我們便離開了聖·芒台醫院。

\*

\*

\*

小馬棚街，簡直是我們的伊甸園。

第三三五號補充醫院，設在開戰以後扣留下來的、一個匈牙利人的旅館裏。經費的來源是一般有錢的太太們的獻金，她們還在裏面當看護，把整幢屋子弄得非常生動，溫柔，佈滿了強烈的香味。

接待我們的是女院長卜多加太太。

她是一個過時的美女，典雅的側影，並沒怎樣的發胖，胸部很結實，舉動之間顯得威嚴，慈祥，帶些慵懶的氣息。

卜多加太太在樓下等我們。在電梯裏，她坐在我們旁邊，隨後，我們覺得身子往上騰了。

——電梯！嚇！邦梭對我說，這纔妙咧，爲我這條爛腿。

到三樓停下。一個迷人的場面在那兒等着我們。大概有卅位嬌嫩的太太，裝扮得一個美似一個。她們圍住了我們的擔架，飄飄蕩蕩的一片白色，使我們有些眼花，有些頭暈。

戈貝老頭費了好大的力，纔把這隊可愛的人鎮壓下來：

——喂，太太們，讓這兩個傷兵送到綑帶室去。回頭大家都看得到。

一個頭髮灰灰的好太太，慇懃的俯在我的擔架上面，像哀求似的探問戈貝先生，帶着

外國口音：

——告訴我，醫生！這一個是派給我的小傷兵嗎？

——普羅德諾太太，請您去問院長。

院長卻自有主意。她查了查簿冊，說道：

——醫生，要是您願意，我們把這兩個送到十六號去。

這樣，我們便被交給嘉寶拉小姐照顧了。

十六號病室是一個華麗的旅館房間，擺着兩張舒服的銅牀和幾張沙發。

從下一天起，邦梭太太便來估據了一張沙發，而且天天來坐着。

至於我，不久也跟另一張沙發相熟了：手臂還沒結疤，可是身體相當的好。我開始起牀，順便參觀醫院。那是一九一五年正月。我們受傷以來，已經有好幾個月了。在我，胳膊是癱瘓定了；至於邦梭，創口也慢慢長滿了；但他的腿已完全不成模樣。其實他已經沒有大腿；膝蓋就從腰的地方開始，餘下的部分是彎曲的，落盡了肉，瘦得幾乎透明。

老實說，換了我，與其留着這樣的東西，寧可裝一條好好的假腿。可是你看了我的胳膊，也許要說，與其這樣的一段廢物，還不如弄一條木手臂。由此可見，要替旁人着想委實不容易。

邦梭的腿不再裝在夾板裏了，只裹着簡單的綳帶。有好幾天，邦梭沉着臉不樂，一天

早上對我說：

——我的女人還沒見到我殘餘的腿呢。但願別使她惡心！

我勸他慢慢的讓邦梭太太習慣，使她不至於看見了那副模樣，想起了那個念頭而害怕。

當晚，這可憐的傢伙便結結巴巴的、畏畏縮縮的試探了。我永遠忘不了那神氣。

——喂，法朗梭阿士，這實在不大，不大好看；但我要給你瞧瞧我的腿。

他先小心地揭開被單，露出綳帶，然後露出全部的腿。

我站在牀邊，看見邦梭太太堆着顛危危的笑容，聲音非常柔和的回答道：

——可是，親愛的，差不多完全看不出了。

她又馬上擁抱了他，說：

——最要緊是你得救。

邦梭是得救了。從此他再沒有什麼害怕，再不用擔什麼心。他的幸福完滿了。整個的

生命展開在他前面。他的脂肪慢慢恢復，把皺紋一道一道的抹去。每天早上，他直着嗓子唱里維哀拉，當嘉寶拉小姐表示異議時，他回答說：

——那是有精神呀！

頭髮褐色的嘉寶拉小姐，是一個有過傷心史的美貌姑娘。每逢邦梭太太進來，這位護士對她總很關切，寬容，諒解，好像一個懂得愛情而受過痛苦的長姊。她提着脚尖出去，深深的歎口無可奈何的氣。

照例，下午我獨自到屋子各處去漫步，讓他們夫婦享享清福。

有時我遇到管理軍隊賬目的老軍官。他難得走出辦公室，老躲在裏面消磨他無聊的時間，跟成堆的文件拚命，被它們磨折得膽子都沒有了。

在外科醫生面前，他老是說：

——啊！啦啦！我麼，我也寧願開刀哇！你們，畢竟滿不在乎；你們只有道德上的責任。

說完他又去審查他的簿冊，在紙角上簽着神祕的字。

卜多加太太是全院的主管。她定下嚴格的規矩，一心想要全體的女護士遵守。她看見她們往往一方面極富於犧牲精神，一方面又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，上流社會的習氣。她對弗萊奚亨小姐，一位嘴唇猩紅的、美麗的猶太女子，說：

——你衣服還可以穿得樸素些。

這可不能阻止卜多加太太自己在古銅式的頭髮上一天換一條新頭巾，越來越白，越繡得美，越玲瓏可愛。

我有時踏進手術室，咱們親愛的戈貝老頭在那裏簡直威風得很。

『手術室裏至多進去兩位！』卜多加太太儘管這樣的叫，也是白費。總是當了大羣香噴噴的太太，子彈從傷兵活剝鮮跳的肉裏檢出來，叮噹一聲落在盤裏。四下裏發出一陣驚歎的喁語。

——呸！醫生！醫生！太妙了！

戈貝老頭天真的笑了，神氣彷彿說：

——我麼，我就是這樣的啊！

邦梭美滿的夫婦生活，成爲醫院裏大衆的話題。我常在樓梯上給卜多基先生攔住。他是一個老年的文職人員，矮矮的八字脚，頭腦糊塗的大富翁，他問我：

——你的同伴怎樣啦？你知道，叫做什麼鮑梭？班梭？蒲爾梭？你知道……那個……可憐的傢伙，他的太太多可愛哇！

邦梭太太處處受卜多加太太庇護，凡是戰時生活所能容許的優待，她都享到了。

在大家興高彩烈的情緒中，邦梭第一次下牀走路了。有人送了他一對華麗的拐杖，他撐着，有些迷糊，有些擔心，可憐的腿搖搖幌幌，東倒西歪，好像一條樺頭沒裝好的紙腿。所有的太太們都擠在甬道裏，急於要知道輪到誰去攙扶他。法朗梭阿士跟在後面，雙手握在一起，又害怕，又興奮，急得臉都白了。

從此以後，邦梭每天起來兩三小時。事情到了這裏，便發生了那樁妙事。

旅館每一層的樓梯頭都很寬敞，夫人小姐們工作之餘，都在這兒聚首，談論戰略，裝束，外科手術，慈善事業，大百貨公司。

美麗的眼睛，慣於瞄準網球，慣於欣賞披肩的微妙色彩的，從此變得嚴肅了，反映出炸斷的大腿，開了大窟窿的腦蓋，和綳紮室裏所有的醜惡。美麗的嘴巴，咬慣珍奇的果子，說慣風流的情話的，如今卻有根有據的說什麼『肩膀脫臼』或『腿上的壞疽』了。戰爭並沒有改變生活：只是闖進了生活，加多了生活的內容，帶來了喪事，無名的恐怖，令人興奮的義務，使人生有了悲壯的、傳奇式的機會，來增加命運的變化。

固然，這些戰爭的後台也一樣的血肉模糊，哭成一片，但是有一股女人的香味在繚繞，從沒變過的，始終是珍貴的、天真的、醉人的香味。

二層樓上坐鎮着賽原萊太太。丈夫在前線一個調節兵站上，『受着敵機嚴密的監視』。



可是賽原萊太太並不慌張；她懂得隱藏自己的悲痛，預備一切都逆來順受。

有一天我正和這個可愛的女子閒談，對她說明賽原萊先生所冒的危險究竟到什麼程度，忽而卜多加太太從樓上飛奔下來，匆忙得不得了，卻仍不失莊重典雅的風度。

——你來，親愛的奧但德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她氣吁吁的對賽原萊太太說。

那時樓梯頭上還有一個金髮少女，臉孔像小娃娃似的。四個月來，她在旅館的甬道裏只想着怎樣的爲國犧牲，怎樣的看護傷兵，神祕的熱情把她都磨瘦了。

——納佛小姐，院長吩咐道，去問問你的那個斷臂膀要在哪兒喫飯，食堂裏還是病房裏。

納佛小姐走開了，像天使一般隱滅了。卜多加太太便接着說：

——你想，我究竟不能當了這個孩子講。邦梭……

我走開去假裝看電梯的上落，卻聽着她們的談話。

——你想得到嗎，親愛的，邦梭竟要求我答應他出去一個下午，去看他的太太……

噫！你明白。

——怎麼？那樣的一條腿！賽原萊太太輕輕叫着。

——我的天，是啊！他那條腿。出去的時候他總不能把它留在這裏哇，他的腿。

這時來了那位好心的普羅德諾太太，和一個身材高大而還動人的女子，大概叫做雷多

爾諾太太吧，倘使我沒有記錯。

三言兩語，這兩位也知道了這消息。

——可憐的小夥子，卜多加太太接下去說，他跟我說有六個月……你們明白……六個

月……

——六個月，很長久了，雷多爾諾太太很坦白的說，歎了一口氣。

普羅德諾太太好像出神了，帶着羅馬尼亞口音喃喃的說：

——六個月！在他那個年紀！而且受過多少苦！

——噢！當然囉，他應該……院長說。

——可是他那條腿！你們想，他那條腿。賽原萊太太咬住了這一句。

——得啦，卜多加太太插嘴說，總不成因爲他的腿改了樣，就終身不擁抱他的妻子。

嘿！推開天窗說亮話，譬如，我的好奧但德，既然你的丈夫也在前線，譬如他回來時帶了一條像邦梭一樣的腿。那末？

賽原萊太太，把戴滿戒指的顫危危的手遮了遮臉，終於讓步了：『沒有問題！沒有問題！但是情形不同。』

幾分鐘內，『邦梭事件』已經在醫院裏轉了一個圈子。

每層樓上，每條甬道裏，大家都在談論，用隱隱約約的字眼。消息跟了電梯上去下來，溜入有太太們看守的病房，連手術室裏都在竊竊私語。

我隨時聽見一個女子咬着另一個的耳朵：

——你知道了沒有？

——什麼呀？

——關於邦梭，你知道：十六號裏的那條大腿。

——呾！是的！可憐的傢伙……我知道了。到底這也是應該的。

——你想：六個月！而且受了多少苦！

——不過現在好多了。

——呾！好多了，但究竟，他那條腿哇……

——對啦！那樣的一條腿……你想！

太太們沒有一個不想着這件事。據我的意思，她們想得太多了；把可憐的邦梭的私事，這樣大張曉諭的傳開去，我不免有些氣惱。

事情只在太太們圈子裏流傳。當弗萊奚亨小姐，或納佛小姐，或旁的少女出現時，大家便不約而同的閉上了嘴巴，使姑娘們更加要問：

——出了什麼事啊？十六號裏的傷兵有了什麼新聞不是？

越是沒有人回答，她們越是想知道。

旁晚，戈貝老頭出現了。我聽見他和院長辯論。

——「不，醫生，她說，別把盲腸炎送這兒來，這沒有意思。我們只要傷兵，只要傷兵。」

——可是太太，好醫生輕輕的說，救一個盲腸炎，就是爲國家多添一桿鎗。

——不錯，但這遠沒有我們的傷兵有意思。說起，您知道沒有，關於邦梭的事？

——沒有出什麼亂子吧，太太？

——絕對不是，他身體好得很，好得很，甚至要求我……怎麼對您說呢？他要求……  
嘔，他要請一次假，去跟他的妻子親熱一下。

——好啊，親愛的太太！別說一次，十次也行！這些好漢對國家的義務還沒有完呢。  
天哪！他們還得替國家製造孩子！

——孩子！您認爲他那樣的腿還……

——得了罷，親愛的太太，腿對這個並不相干，即使相干，也很少很少……

戈貝老頭的名言走了運。各處甬道裏，大家異口同聲的說着，變成了一句簡括而有力的話：

——殘廢的人對國家還有一些義務：他們已經爲國流了血，現在應該爲國生兒子了！  
巨耶醫生站在一羣留神細聽的太太中間，像演講一般的說：

——每次我截去一條腿救出一個人，我總先想到種族問題：這傢伙不失爲一個健全的生產員。

——您認爲，醫生，賽原萊太太固執的問道，生下來的孩子不會有那種腿或手臂嗎？

我回到房裏，又好笑又好氣。邦梭的神色，卻使我馬上安了心。他纔別過他的妻子抽着埃及煙捲，仰躺在牀上，玩味着他的完滿的幸福。

並且我一字不提。轟動全院的問題，似乎只有他一個人不會得知。

晚上，卜多加太太來看他。

——事情算數了，邦梭。我已經把給假單送去簽字。日子定在星期五。

——您太好了，太太。謝謝您。

——這是挺自然的，朋友。你得有始有終，盡你對國家的責任。

——卜多加太太出去時，堆着一副仁慈而含有鼓勵意味的笑容。

或許邦梭在等我開口；但看見我一言不發，他便喃喃的說：

——請一次假，可憐的朋友。第一次的假期……多有意思！

\*

\*

\*

下一天是星期四，情形更熱鬧了。邦梭一醒過來，就收到一大瓶科隆香水。十六號的房門不時推開，太太們借着一些無聊的理由進來：

——要看畫報嗎？

——嘉寶拉小姐，你的傷兵要理髮嗎？

嘉寶拉小姐接受了。她似乎什麼都已知曉；這也不足為奇，她早已不是孩子，對人生

也有過相當的經驗。

理髮匠來了。邦梭剪過髮，搽過香水，短髭也燙了一下。他非常自然的接受這些照料，以他爲中心的那股熱烈的情緒，他全沒注意到。

普羅德諾太太跑來坐在牀沿上，照例很親熱的樣子。她送來糖果店的最新出品，一只礮彈形的紙匣，裝滿了夾心巧克力。邦梭惶恐地道謝，老太太用慈母般的口吻答道：

——明兒把它隨身帶着，送一些給你可愛的小娘子。

我到走廊裏開始我日常的散步。巨耶醫生靠在樓梯扶手上，對卜多加太太嚷道：

——不行，不行！洗澡是不可以的，他腿上的傷口還沒合攏；用溫水和肥皂替他好好擦一擦罷。

於是邦梭就給用溫水和肥皂擦過，再搽上科隆香水。

邦梭太太下午來的時候，大家對她體貼得無微不至。但她跟丈夫一樣，若無其事的，好像並沒覺得周圍的興奮。



星期四一天便這樣的過去了。邦梭心平氣和的睡了一覺，可是這一夜的睡眠不見得對個個人都這樣的慷慨。

星期五早上，院長又出現了一次。

——邦梭，她說，我雇了一輛車，從中午起就在門口等你。

巨耶醫生親自來幫嘉寶拉小姐料理綳帶。平時用薄棉布的地方，好心的小姐在邦梭大腿上換了一條柔軟的法蘭絨帶，扣上一支嵌有紫色小玻璃的鍍金別針。

邦梭早已沒有軍裝了，在室內只穿一套條子花的華麗睡衣。快到喫中飯時，嘉寶拉小姐拿來一條上好質地的紅褲子，一件乾淨的制服，一頂礮兵的制帽，都是從軍裝庫最講究的存貨裏挑出來的。並且全院都有一番過節的氣象。大家一走攏來，總說：

——他的氣色真好哇！

——那末是今天嗎？

——是的！他中午出去，晚飯的時候回來。

——那他們足足有五個鐘點了！

巨耶醫生把太太們召集在綑紮室內，給一些補充的說明。

——諸位，生殖的本能，在發燒期間往往是靜伏的，因為傷兵不像肺癆病人，即使到了第三期，還有強烈的傳種欲望。在眼前這一個症例內，精力與食欲的恢復，自然而然會引起生殖的意向。

賽原萊太太似乎還不能對每一點都放心：

——您不以為，醫生，受傷的腿作痛的時候，在某程度內可能影響……

——太太，別忘記：傳種的本能是所有的本能中最強的；當然，除了生存本能與營養本能之外。

——這是的確確的，雷多爾諾太太附和着說。

這一天，由於例外的優待，邦梭給派到軍官的飯菜：一角雞和一块糯米糕，外加一杯濃咖啡，半杯香檳酒。他天真的、心滿意足的喫得精光，說：

——這兒可不像聖·芒台：樣樣東西做得好。

十二點前幾分，他在甬道裏出現了。醫院裏的人員全體到場。

普羅德諾太太偷偷的把一小束花扣在他的軍服上，說道：

——這樣，你像一個新郎了。

邦梭踏上車子，年青妻子的美麗而恬靜的笑容，已經在車廂裏等他了。

\*

\*

\*

整個下午，我抽着煙捲在醫院裏閒逛。外面是冬季白茫茫的寒冷的天氣；但屋子裏給暖氣機烘得太熱了，好似要充血的樣子。到處有一股鬱勃之氣，飽和着神經的騷動。

所有的太太會齊在樓梯頭和客廳裏，可沒有平時那樣的高聲說笑。大家只惘然交換着微笑。談話是分組的，聲音低低的。少女碰到太太們便故意的躲開，說一聲『呾！對不起！』表示她們對今天的事情也很明白了。她們也集合在一處，談些神祕的話題。

時間顯得重甸甸的，懶得不堪。它逗留在梳上，停在樓梯踏級上，在一扇門半開半闔的當口簡直完全不動了。

大家的神氣都煩躁得厲害，彷彿等着什麼轉捩的關鍵，來結束一個微妙的局面。

普羅德諾太太忽然掏出錢來，說：

——三點鐘了！

這句簡單的話沒有人接應，莽莽的空氣裏突然充滿了各種活躍的夢。夢中瀰漫着人類的幻想，把夢境加以渲染，給它一種氣息。

——我耳朵在轟轟的響，雷多爾諾太太天真的說。

——真的，屋子太熱了，賽原來太太接着說，我腿裏像有螞蟻在爬。

嘉寶拉小姐推說頭痛，走開了。普羅德諾太太理在一張長椅裏，跟一個漂亮婦人一本正經的談着，我經過時聽見那位太太不勝哀怨的說：

——迦斯蒂南始終是最好的丈夫，但已經不像我們初婚的時期……

卜多加太太靠在樓梯欄杆上，跟年青的古多里歐太太談天。

——我懷孕的時期並不每次都順利。這個男孩在身上的時候，我非常不舒服，尤其是最初幾個月……

古多里歐太太回答道：

——做母親真像做祭司一樣！

說完她突然走開了，受不住某種情緒的激動。

——你上哪兒去？院長問。

——去按摩，少婦急促的回答。

表面上，邦梭的問題是丟開了。但從屋頂到地窖，全屋都有它的影子，個個人以為想着自己，其實都在想他。

過了一會，普羅德諾太太又掏出錶來，叫道：

——咦！已經四點多了。

邦梭的愛情

這是一個寬弛的訊號。太太們都找出一些事情來，借此換換地方。

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些困倦，惆悵。一個美妙的境界幻滅了。世界上有些事情完成了。大家黯然翻過一頁。

賽原萊太太站起來，伸着美麗的胳膊。

——呀！多可惡的戰爭！她叫着。

雷多爾諾太太十二分坦白的說：

——邦梭快回來了。

立刻，大家裝做忽然之間想起了邦梭。

——啊！不錯！這可憐的邦梭……

卜多加太太竟有本領說：

——這好傢伙，我們簡直把他忘記了。

但機智不是每個人都有的，所以過了幾分鐘，我們又聽到弗萊奚亨小姐年青的聲音喊

道：

——瞧啊！他來了！他來了！

一輛車在旅館門口停下，果真是他。

樓梯上稍稍擠了一下。邦梭出現了，在雪白的胸衣陣中，不大利落的搬動着拐杖。

他銜了一支大雪茄。皮色被新鮮的空氣刺激得活潑了。他的目光顯得極度的慈祥，極度的幸福，老是出神的樣子。

——你覺得你的假期快樂嗎？卜多加太太婉轉的問。

——當然囉，太太。

電梯把邦梭帶走，大家的好奇心失掉了目標。我直到十六號房裏纔遇到他。

晚飯時，邦梭和我說：

——我到蒲洛涅森林去過了！多美妙的散步，可憐的朋友！真是，多美妙的散步，可憐的朋友，活着究竟還够味，摟着心愛的小寶貝！

他沒有說到旁的，我永遠不知道他第一次的假期是怎樣過的。

夜晚，在牀上，他展開報紙來的時候忽然叫道：

——真是！你想不到我在軍裝袋裏找到什麼。一瓶香木酒，可憐的朋友！（按香木酒能強身提神。）  
不懂幹麼人家送我這樣一件禮物。但總不是扔掉的東西哇，咱們開出來好好的喝它一杯罷。



## 葬禮

我們正要坐上飯桌，奚爾貝先生問道：

——蘭倍中尉的葬禮定在幾點鐘？

——三點鐘，主任醫官，忠實的奧古斯德回答；已經通知儀仗隊，就是中尉自己的大隊派的。他們剛從前線退下來，駐劄在莫果。

——好，去把貝南才克找來。

於是我們一心一意的喫那又甜又酸的拌黃瓜。九月已經顯得無精打彩，但索末一線上的戰火越來越猛烈了。漫天遍野，轟隆隆的砲聲，活像世界的肚子裏演着一齣壯烈的戲

劇。我們都有些昏昏沉沉的，因為不知多少夜沒有睡覺，在血浪中划着救生艇搶救。搶救出來的儘有些最悲慘的殘骸，例如蘭倍中尉：我們把他拖了半個月，之後，他忽然筆直的沉下去，被該死的腦膜炎打倒了，滿嘴亂七八糟的邪話，本相全變了，把死亡蒙上一副醜惡的喜劇面孔。

最難堪最痛心的，莫過於聽見這些腦子受傷的人說夢話，或是眼看一個二十歲的青年醜態百出，像一個衰朽的老頭兒。多少次，對着這些恥辱的景象，我祝望那些掌握人類命運的人親自來瞧一眼。可是，不用提了！沒有想像力的人，不能把想像力借給他們。不談這些，仍舊回到蘭倍的葬禮罷。

我們正在跟一片其硬無比的牛肉拚命，貝南才克進來了。

二等護士貝南才克神甫，身兼數職，祕書與隨軍祭司也在他的兼職之列。他是一個胖子，腦筋遲鈍，結實的牙牀很有威嚴，一臉的亂鬍子。他因為到了軍中，缺少了善男信女們的照拂，覺得抱憾不已。像他那樣的聖徒，決不注重什麼儀表，所以慢慢變成了不修邊

幅的老鰥夫模樣。他耐着性子，等有朝一日回到教區裏去過舒服日子。

——貝南才克，奚爾貝先生不客氣的問，你幾點鐘把蘭倍中尉下葬？

——三點鐘，主任醫官。

——遺骸已經陳列了麼？

——已經放在龜形帳裏了。

——好！到底中尉是不是舊教徒？

——呾！毫無問題，主任醫官！托上帝的福，昨天我替他行過聖餐禮了！

——那末，一切都很好。謝謝你，貝南才克。

護士出去了。我們又回復了瞌睡狀態，面對着一盤倒胃口的麵條。

中飯剛完畢，門崗遞進一張名片給奚爾貝先生，說：

——那位軍官一定要立刻見您。

奚爾貝先生好像快要入睡，便提足了精神翻看名片。

——好罷！他嘆一口氣說，請他到這兒來罷。

他轉身問我們：

——大維少尉，你們認識嗎？不認識？

少尉已經推門進來。細致的鬚髮，戴着一頂輕騎兵的小軟帽，厚嘴唇，捲起一簇稀朗的短髭，一對深色的眼睛怪有精神，頗像土麥那（城名，今土耳其屬）商人，剛剛開始發胖，一雙手又短又肥。

——主任醫官，他說，我的部隊在這裏過路，開到前線去，求你允許我看一個傷兵，我最好的朋友，蘭倍中尉。

奚爾貝先生非常靈活的小鼻子，頓時古怪地扯動起來，表示他喫了一驚。

——端一張椅子給隊長，他先說，表示他很世故，懂得怎麼樣宣佈壞消息。

然後他接下去說：

——可憐的朋友，我要告訴你的消息是很悲慘的：不幸的傢伙腦殼上受了重傷，而

且……

——他死了？騎兵軍官聲音啞了。

——是的，他死了。今天三點鐘下葬。

大維少尉楞了幾分鐘。半個臉牽扯了一陣，他魂不守舍的，抹着太陽穴上突然冒出來的汗。對於這種顯而易見的痛苦，我們只有默不作聲。過了一會，他站起來，行了敬禮，似乎要告辭了。

——對不起，主任醫官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他心不在焉的對我們大家伸出手來，一隻肥滿而柔軟的手。已經到了門口，忽然又停下。

——還有一句話，主任醫官：我的朋友蘭倍是猶太人。——我自己也是的。——告訴你這一點也許不無用處。

於是他走了。室內靜默了一會，隨後奚爾貝先生把刀柄敲着桌子，越敲越快。

——他說什麼？蘭倍是猶太人？太胡鬧了！把貝南才克叫來。

奚爾貝先生爲人固執，暴烈，脾氣很厲害。他似乎忘記了暑熱，疲倦，忘記了纔喫過飯要消化。他氣沖沖的把麵包屑搓成小團團，望四下裏亂丟，想定了一個念頭，怕人的樣子，好比一個點上了藥線的彈藥筒。貝南才克剛到門口，奚爾貝先生的嗓子就把他鎖住了；一聽聲音，誰都明白了醫師的心緒。

——啊！你來了？哼！你又要教我鬧笑話了！

——主任醫官？

——蘭倍中尉，哼！他是猶太人，而你要教我用舊教徒的儀式下葬。

——猶太人？

——正是，猶太人。

教士堆着一副絕對不相信的微笑：

——他不是猶太人，主任醫官，因爲昨天我還替他行聖餐禮呢。

奚爾貝先生突然停住，好似一匹馬打量一輛小車。隨後他出神的咕嚕道：

—— 嗯……那末大概有人拿我開心。

—— 呀！主任醫官！神甫歎着氣說；這個穿着軍服，皮綁腿軟綿綿擁在腳踝上的教士，舉起手來，掌心向外，做了一個祝福的姿勢。

—— 你給他受了聖餐禮，不錯，奚爾貝先生又說，毫無問題……可是他怎麼說呢？

—— 我不知道他還能說些什麼，奧古斯德驕言道，他神志不清已經十多天了。

—— 對啦！奚爾貝先生按上一句。那你又怎麼說，貝南才克？

—— 我攪糊塗了，主任醫官，但我不信像蘭倍中尉這樣一個有教養的青年，居然不是舊教徒。我給他受過兩次聖餐哩。

—— 不錯！但他有沒有對你說他是舊教徒呢？

—— 呀！主任醫官，我永遠不能把這種問題去侮辱他，尤其在他那種悽慘的情形之下。並且他到這兒來的時候，頸子裏掛着聖牌。我也給了他好幾顆，他都很樂意的接受

了。

——正是，奚爾貝先生說，這一切都含糊得很。你告訴我蘭倍中尉是舊教徒，好罷！另一方面又有人來聲明他是猶太人。你先把師部擔架隊裏的猶太祭司叫來。然後，爲格外妥當起見，派一個自由車隊員上莫果，到蘭倍的大隊裏去。咱們再向他的隊伍裏打聽一下罷。

貝南才克出去了，好幾次舉起手，輪着手指，表示爲難。

奚爾貝先生從飯桌上站起身子，提議道：

——咱們到龜形營帳瞧瞧去。

這是一座七穿八洞，不堪使用的篷帳，凡是殯殮和禮拜的事情都在那兒舉行。

蘭倍的靈柩遮了一方破旗，放在兩隻木箱上。一道陽光斜刺裏穿入陰暗的角落，映出一羣閃閃發光的蒼蠅在打轉。幾隻母雞在啄食細砂。在戰爭的風暴邊上，這個停靈的地方好似一個安謐的港灣。



一個護士走來，桌上插起兩支蠟燭，點上了，中間放一座十字架。

——見鬼！奚爾貝先生咬着牙齒說，真是麻煩，這些纏夾的事情……

我們一出營帳，便瞧見貝南才克和自由車隊員。貝南才克翹着得意洋洋的鬍子，把手指舉到軍帽旁邊，好像有人給他祝福似的，他聲音柔和的說：

——大隊裏的報告，主任醫官：蘭倍中尉是舊教徒！

——天哪！奚爾貝先生叫道。有書面證明沒有？

——沒有，自由車隊員回答。那些官長只彼此詢問了一下，便回答說他是舊教徒。並且您等會可以見到他們，下葬時他們要跟儀仗隊一塊兒來的。

奚爾貝先生踩着腳，面孔通紅，鼻尖拚命的扯動，這表示他快要打定主意了。

——我可以準備儀式了嗎？貝南才克問話的神氣，天真而婉轉，顯出他決不是一個得意忘形的人。

——什麼？儀式？奚爾貝先生說，隨你。準備罷！準備罷！現在我有了主意了。

纔離開我們一會的奧古斯德又回來了，檢閱着一包信件，說：

——我把中尉的遺物翻了一遍，沒有什麼結果，除了這張明信片，署名的是一位勃呂芒太先生，稱蘭倍中尉爲表兄。勃呂芒太，這個，這個是猶太姓啊……

——也許是吧，奚爾貝先生說；可是不管了，現在我有了主意。

——的確，奧古斯德遲疑着說，我們還可以……把靈柩打開……

——不！這沒有意思，奚爾貝先生立刻打斷了話頭。而且，再跟你說一遍：我有了主意。咱們去上工罷。

於是我們去上工；一直到兩點半。兩點半，門崗又來了：

——主任醫官，猶太祭司要求見您。

——我就來，主任說。

他戴上四道金線的漂亮軍帽，脫下工衣，去了。

從窗子裏，我遠遠瞧着師部猶太祭司來到。他坐着一輛古董商的兩輪車，套一匹兩腿

往外拐的騾子。戴着黑便帽，一絡瀑布式的長鬚，彎彎的高身材，穿着披肩，拿了錫杖，遠望頗像通俗小說裏的波蘭猶太。他似乎已經老了，從車子踏板上跨下來的時候，像長老一般的莊嚴。

爲了好奇，我出去瞧瞧情形。離開兩輪車二十步，在一條小道拐灣的地方，我又瞥見了猶太祭司，一時卻認不出來：他的鬚是黑而鬚的，肚子是癩的，非常鎮靜，微笑的神氣像亞敘利的神道，眼神中間有些地中海東部的氣息。

我從一座板屋後面繞過去，冷不防和我們的主任與猶太祭司劈面相遇，馬上我發覺自己錯看了兩次：他既不是通俗小說中的流浪猶太，也不是大商埠上的什麼東方猶太；而是一個上流社會的人物，估不出年紀，戴着眼鏡，神氣很鄭重很有學問，道貌岸然，一副教授架子。他講的法語，帶一點兒國際口音，像一個懂得七八種語言而一種都說不好的學者。

——竟(真)是，他說，主任希(醫)官，但是姓蘭貝克(蘭倍)的，我們東部有黑杜(很

多)。我認識有好幾家。

——那很可能，奚爾貝先生客氣地說。好在我已經有了決定……跟我來，祭司先生。

我們慢慢的走向龜形營帳。快要到的時候，響起一陣步伐急促的腳聲，儀仗隊來了。

後面隔開幾步路，跟着幾個軍官。大家在帳前停下，貝南才克也在帳中走出。他軍服外面套了一件古色古香的僧服，顯得他不但是這次戰爭中的老兵，而且在上一世紀裏也是無役不與的。

——諸位，主任醫官安詳地說，我們遇到了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。我們沒法確切知道蘭倍中尉的宗教。你們給我的情報，似乎證明他是舊教徒……

——而且是篤信者，貝南才克趁大家靜默的當兒補上一句。

——請問你們，奚爾貝先生往下說，你們的說數有什麼根據？

軍官們面面相覷，被出其不意的問句怔住了。

——天哪，其中有一個說，他從沒說過他是猶太人。

——然而這並不……

——呀！有一件確切的事實，一個上尉說：他和我一起參加過好幾次彌撒。

——可是，胡鬧！奚爾貝先生一不留神說了句不客氣的話，這證明不出什麼來；做彌撒，有時候我自己也去的……固然我不是猶太人。關於蘭倍，今天我見到他的一個好朋友，說他是猶太人。

又是一陣靜默。儀仗隊在小道上搭起鎗架。在場的人都扮起一副遲疑而為難的面孔。兩位教士彼此還沒瞧過一眼，彷彿各人都定睛瞧着軍官的制服。

這時候，兩名擔架伙從帳內抬了靈柩出來，上面鋪着三色旗。他們走了幾步，靈柩突然到了神甫跟猶太祭司的中間。奚爾貝先生手一揚，攔住了擔架伙。

——諸位，主任醫官說，——聽他的聲音好像他是一個先知，——諸位，既然有疑問，我決定對蘭倍中尉的葬禮，把舊教的儀式和希伯萊儀式同時並用。這樣，充其量不過是多禮數，總不至於有什麼錯誤了。大家知道，上帝對他的信徒總是承認的。這兩位先生

將輪番主祭。我想再公平再妥當也沒有了。

軍官們側了側腦袋，毫不表示意見。兩位教士，第一次互相瞧望了。他們隔着靈柩相視，行禮，好似迄今為止彼此從未見過。不約而同的，兩人裝出一副異樣的笑容，但眼睛是不參加的；他們彼此打量，猶如兩個自家人瞥扭了兩千年，忽而一朝在公證人前面碰見了一樣。

他們倆所爭的賭注並非一顆靈魂，而是這口匣子，裏面裝着一具僵直的、被十天的苦難改了樣的屍體；外面，象徵的花布在微風中飄動。

兩位教士彼此留神細瞧了好一會。一邊是個腰粗臂胖的鄉村教士，一邊是個國際化的、風雅的猶太祭司，錯雜微妙的笑容像聖經一般古老。

——喂，奧古斯德在我耳畔低低的說，真的，貝南才克的主顧多得呢；偶而讓掉一個也是應該的。

——你，奚爾貝先生聽見了他的話，嚷道，你，替我閉口！這樣的胡說霸道，你瘋

了：這是很嚴重的，這件事情。

貝南才克忽而微微動了動肩頭，低下眼睛嗚嚶着說：

——主任醫官，如果蘭倍中尉真是猶太人的話，我還是告退的好。

——隨你罷，貝南才克，奚爾貝先生說。

猶太祭司老是在微笑。他那副耐心的神氣，好似一個信徒明知曼西失約了兩次，還是

決定再等下去，哪怕要等幾千年。

（按曼西為古代先知預言的救世主，基督徒以耶穌為救主，但猶太人並不承認，他們至今尚在等待救世主的降臨。）

——那麼，貝南才克低聲說，我告退了，主任醫官。

他走了幾步，我們聽見他自言自語的說：

——主要的是，他已經受過聖餐；而且受過兩次哩。

猶太祭司始終微笑着，似乎肚裏在想：

——我麼，我可不走。

奚爾貝先生做了一個手勢。我們聽他喊『立——正』敬——禮』，大家便一齊舉手。





## 數字

不，朋友，戰爭並沒把所有的人都改變。

你沒有認識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嗎？

他是那種所謂組織天才。譬如到一個地方，似乎一切很順利，個個人自以為熟悉工作，努力想把它做好，那位對實際生活有特殊意識的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，卻證明給你看：一切都不行。他立刻把每樣東西換過地方，把每個人換過職司。他一邊踱着，一邊右手裏緊緊抓着一根手杖，那是他的一種工具，可以任意揮舞，像擊劍家或樂隊指揮；他用這根惱怒的手杖在樣樣東西上點觸一下，發起命令來像下冰雹。凡是由他的天才點化過的

機關，總得化好幾星期纔能恢復正常的機能，跟從前一樣的諸事順利。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很有主意，糟就糟在這裏。凡是有主意的巨頭，決不承認一般凡夫俗子也會有。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最大的本領是；凡大家渴望發展的事情，他以為都是他出的主意。而且事情不一定有成效呢，因為這優秀人物一天要改變好幾次念頭，表示他得天獨厚。這是一個腦子裏常有旋風打轉的人。又因他什麼事都不能單獨的幹得像樣，所以他從不拘泥的要顧慮什麼行爲與思想之間的關連。但這是一切高官厚爵的代價，而且除此以外，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終是一位組織天才。

他喜歡數字。說公道話，他對數字的運用，的確又大膽，又有把握。他識得它們有一種深刻的意義，在你我這般沒有數學頭腦的人，是永遠無從捉摸的。

我不過遠遠裏難得見過他幾面，當我有機會和他交談的時候，——呃！這也許說得過分了些，既然我職位那樣的卑微，——總之，那是當我有機會近身聽見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說話，有機會拜領他一舉一動之微所能給予人的教益的時候。

那是上年冬天大冷時期。半個月以來，刮着某一種東風，像法律一樣的尖利，也像法律一樣的教你無法可想。

那寒流，那東風，在前線造成了一連串火災，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。大家把小火爐塞得十足，幾乎把它們脹破，有時營房便沾了爐子的光。火舌伸到外面，給風抓住了，搓呀捻呀，加以鋪張，加以吹噓，吹成一張滿滿的帆，這樣我們便往往損失五六千法郎的木材，紙張，布帛，和各種材料。要是在德國人大砲射程以內，他們便送幾顆砲彈來，好心替我們解解災厄。有什麼辦法？要就打仗，要就不打。而倒楣的世界明明在打仗：毫無疑問。

我們這樣的損失了好幾座屋子和營房，幸而是獨立的。事情給了我們警戒。忽然有一夜，一點鐘光景，五二一號救護站上燒起一場大火，在離開我們三四哩地的平原上。

我們套上木靴，跑出去眺望，遠遠裏一大片奔跳飛躍的火，田裏結了藍色的冰，月光像河水一般給風吹起皺紋，被一九一五年代的老戰壕割得四分五裂的、西比利亞式的風景

上，映着火焰的反光。

想到那邊所能發生的情形，我們心都抽起來，可是不敢離開自己的集團。

理由是：三點鐘左右，一隊汽車在門口叫，送來從危險中搶出的一部分傷兵。

大家把他們抬下車子。可憐的傢伙都很安靜。有兩個砍破了腦蓋，一個瞎子，一個截去了大腿，一個打斷了小腿，還有好幾個傷勢較輕的。在火裏他們丟了全部的家私，就是說掛在病牀上的那口小布袋，放着小刀、打火機，三四封舊信、和一段鉛筆。我再說一遍：他們都是乖乖的，但是那模樣真可憐，因為他們似乎在草褥上等過好久，在火焰中思忖着：『要是不馬上來人，再過五分鐘就完了。』

他們給放在牀上，取暖：這也是他們最需要的人，帶了一具塞滿棉絮的器械，裏面有些亮晶晶的小冰塊。總而言之，一切都陰沉沉的，慘得很。

整夜忙着這些照料，到了早上，我們圍着一鍋咖啡閒扯。傷兵們迷迷糊糊的，營房裏差不多溫暖了。我們分發了棉花帽，毛線衣，一大杯滾燙的罐頭牛奶，他們打着盹，似乎

在想：『呃！一不過二，二不過三。已經逃出兩次，要防第三次！』

這時候，朋友、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出場了。

我記不得爲了什麼事跑到外面，木靴踏着冰凍的泥土，忽然大路旁停下一輛華貴的汽車。車門碎的一聲！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跳了出來，裹着一件貴重的皮大氅。

我心裏想：『啊！好啊！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來安慰咱們那些可憐蟲了。』

離開大路還有一百公尺，地下鋪着空格的木柵教人眼花，我不顧一切的往前直衝，剛好趕到大門口，氣吁吁的『立正』。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踩着脚叫道：

——怎麼？竟沒有一個人在我下車時迎接？

——請原諒……總醫官……

——閉口！你看，明明一個人都沒有！你們昨晚收容了五二一號的傷兵，唔？我親自去察勘過火場，半夜裏二點鐘，不怕害肺炎的危險。這且不管；我要有人在這裏，在我下車的時候迎接我。要是你不在，簡直一個人都沒有了。教我這大冷天等人，還像話？應當

在這兒設一個常駐崗位。

——是，總醫……

——閉口！你們收容了多少傷兵，昨天夜裏？

——十三個，總醫官。固然……

——且慢！十三！十三！

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反覆念着這個數目，似乎單爲念給他自己聽。顯而易見，這個簡單的數字在他腦中喚起各種深刻的思想。不知哪個該死的念頭教我開起口來。

——不過要請你注意的是，總醫……

——閉口！他憤憤的吆喝道。十三！十三！

我大爲惶恐，趕緊緘默。不一會，拉維哀兩腿飛也似的趕到；他也是瞧見了汽車而奔來的。到了還有四五步的地方，他突然停住，兩隻腳跟在鏗鏘作聲的雪地里一碰，行禮。

——啊你，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說，來得不算太早了。你這兒收容了幾個額外的傷

兵？

拉維哀絕望地望了我一眼。我對他伸出一隻手，大張着手指，還沒完全吓昏的拉維哀，馬上回答說：

——五個，總醫官……

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一聲咆哮，打斷了他的話頭。

——五個！五個！他說。那末，不是十三，而是五！

我直跳起來，好似背後給戳了一針。

——可是請你注意，總醫官，這不是……

——閉口，他這一次說的時候是用一種鎮靜而威嚴的口氣了。五！五！

於是他反覆不已的念着這個數字，神氣莊嚴而慈祥，彷彿世界上的人雖然不懂數理哲學的奧妙的樂趣，他也並不氣惱他們。

我們正在面面相覷很狼狽的時候，忽然聽見格吱格吱的木靴聲，善良的摩格先生來

了，鼻子凍得通紅，鬚鬚僵直，按着呼吸的節拍，嘴裏噴出一條細薄的霧。

——啊！到底來了！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喊道。到底你來了，摩格先生。告訴我，你們營房裏此刻究竟有多少人？

摩格先生似乎沉思了一會，出神地回答道。

——二十八個，總醫官。

這一次，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笑了，笑得很失意，很悲苦。

——唔！唔！既不是十三，也不是五，而是二十八！二十八！我本來在懷疑呢。

——可是，總醫官……我們異口同聲的叫起來，用着慌亂的聲音。

他從皮大氅中伸出一隻手來，一條不折不扣的鐵腕。

——閉口，你們，你們不會明白的。二十八！

我們彼此瞪着，發呆了。班里哀——朗格拉特先生幽思冥想，飄進了雲端，來回踱着，

反覆念着：『二十八！二十八！』



我留意到他講話的音色，頗有鄉下人愛說笑的意味。他老半天的念着「二十八！二十八！」先是搖幌着腦袋，繼而是越來越高興的樣子。我很覺得：數字在他的嘴巴裏，並沒像在你我的嘴巴裏同樣的意義。

終於，他突然用一種傲岸不可一世的禮貌，向我們行禮：

——再見，諸位！二十八！二十八！

然後他走向汽車，搓着手，像一個人獲得了最高的真理似的，不勝狂喜。



## 紀律

老實說，我不抱怨那四天的監禁。我害了一場不亦樂乎的重傷風，因為得告訴你，軍中的牢房不是一個舒服地方，但是它讓我作了一番有益的，不無後果的考慮。四天監禁給了我偌大的恩惠和啓示，還能嚷什麼不公平？不，我決不抱憾到了四十六歲而嘗一嘗所謂鐵窗風味。可是咱們把事情從頭講起罷。

那本性不壞而鬧着膀胱病的伍長，跑來對我說：『蒲安先生，你判了四天監禁』，我聽了又驚異又不敢相信。然而時間是早晨，伍長沒有洗過膀胱之前從來不開玩笑。他又悲哀的接着說：『病房裏應該有一個姓蒲安的人值班，他沒有到。也許並不是你，可憐的蒲

「安先生，並不是你脫了這一班，但判了四天監禁的，確實是你。」

伍長說完了，我覺得胃裏有些難受，臉上熱辣辣的怪不舒服。直到開戰最初幾天為止，我的生活一向很安靜，快樂；有些情緒我從沒領教過。可是這一次我覺得自己的確是憤慨了，非常的憤慨了。

——伍長，我說，不可能的——前天我纔值過擔架班，要明天再輪到。昨夜的確不是我的班，我敢擔保……

我大概是氣吁吁的，滿面通紅了，因為伍長又親切又同情的望了我一會，說：『等等，讓我去看管理處的軍官』，說完他走了。

我重新擦我的地板。在一個終身作數學研究的人，這是一件極辛苦的工作；但一九一四年九月，一片決心與犧牲的熱忱，煽動了一切有心肝的法國人。我志願入伍，想謙卑地、勇敢地、為國效勞，竭盡我的力量；而人家需要的特別是我的體力，所以我便天天沒命的擦地板。這天早上，我更加擦得如醉若狂，以致大顆的汗水弄污了我的作業。我覺得

很累，但很滿意：各用各的能力去灌溉他的家園，不是麼？

伍長回來了，說：『蒲安先生，四天牢房的確是給你的，真是一樁混帳的事。新近來了一個志願醫生，跟你同姓，還不會定官階。但他總是軍醫，用不到熬夜的。那些永遠攪不清的祕書，照樣派了他夜班，缺席的便是這一班。你明白沒有？於是三道金線的軍官批了四天監禁。事務員對他說，他無權懲戒醫生，醫生對這件事也沒有責任。不過佈告牌上已經宣佈，有一個姓蒲安的受懲戒，既然公佈的就得執行，似乎要由你去補缺了……』

我手裏正拿着一根棒，棒的一端插着一塊蠟。我癡獸獸的，把東西掉在地下。四面都有回聲的牆壁，老實不客氣把我這件笨拙的舉動強化了：拍的一聲賽如一記巴掌。我真是懊惱萬分。

——你親自去見一趟軍官吧，伍長非常感動的說，不住的換着兩腿。我，此刻要去了，要簽字去……

他走了；這個好心的傢伙提到簽字，就是說他急於要小便，而這是一種非尊重不可

的，也很痛苦的需要。

我把刷子和棒放過一邊，向辦公室走去，顫危危的手指扣起上衣的鈕子，我是一個強作鎮靜的人，當時覺得很不容易控制自己。

我認得那個軍官：一個亞爾薩斯老頭，原先在區公所裏養老而給戰爭拖出來的。平時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兇惡的人，甚至也不覺得他脾氣壞。我希望能夠把他說服，承認事實。

——啊！是你，蒲安？他鎮靜地說。你判了四天監禁。今天中午開始執行。

——軍官先生，我說，我實在是蒲安，雷翁·蒲安，而且……

他打斷了我的話頭：

——名字不相干。公告牌上沒有名，只有姓。你見了蒲安兩字，就得照辦。

——軍官先生，我值班的日子已經排定了兩星期。我不曾注意到……

好傢伙站起身子，我纔發見他身材矮小，矮得可笑。鬍髭下面藏着一股怒氣，他向我

走來，說：

——判決了就得執行。所以——你得執行。你是幹什麼職業的？

——數學教授，志願兵。

他聚精會神的又道：

——總不成因為你是志願兵，就可以在這兒搗亂。像你這樣有教育的人，應當做個好榜樣，聽我說，你得服從這四天的處分。

——可是，軍官先生……

——應該服從，並且告訴你：在這樣一個時候，敵人還在京城門口的時候，總不成由你來散佈違反紀律的種子……

——但是，軍官先生，紀律……

皺紋挨一挨二的刻劃在他的腦門上和嘴巴四周。接着他用蠻橫、深沉、憂鬱的聲音咕嚕道：

——紀律！你纔不知什麼叫做紀律呢！你能够告訴我什麼叫做紀律！……去罷，受你

的懲戒去……

看他說話時的姿勢，我懂得我該走了。忽然一些可驚的字眼到了我的嘴邊：

——軍官先生，我要向主任醫師控告……

於是矮東瓜把拳頭望他的文件上亂捶，咆哮道：

——好！好！又來一套！有了這樣的傢伙，還想打勝仗！哼！出去，出去！

他似乎氣吁吁的，我一轉身走入了甬道。一根水管在壁上半人高的地方漏水，柔和的淅瀝聲，似乎從世界創始以來就在那靜寂中響着。

我跄跄跟跟回到我的辦公室。

那時醫院第三組的主治醫師是白里伏納先生。你知道，這位名醫是個何等可愛可親的人物。我的天，他說什麼都用一副深信不疑的態度，而且我多愛看他的笑容，眼睛和光禿寬廣的腦門，打起無數深刻的皺褶。

我進去的時候，白里伏納先生正在辦公室裏；但這天他滿着皺紋與氣象莊嚴的臉上、



沒有一絲笑意。

——不行！不行！他對助手們說，杜弗蘭納是將官階級，好罷！但是我，我是白里伏納！

對此堅決的聲明，大家恭恭敬敬的不出一聲。白里伏納先生是聞名海外的人物。在幫助孩子出世這一門微妙的藝術中，他大名頂頂；多少公主命婦，把肚子裏貴重的果實噶噶唧唧的卸落下來時，都曾經他的手。

我一心想着我的倒楣事兒，茫茫然在屋子裏踱過去，一不留神，踩在白里伏納先生腳上。

——小心啊，朋友，這個素來客氣的人物和善地說。

白里伏納先生的禮貌，語氣的溫和，姿態的文雅，把我受傷的自尊心塗了一層止痛的香油。我懷着謙卑與感激的心，走到安放文件的屋角裏，去消解胸中的氣惱。我想：『這個傢伙多有規矩，無論從哪方面看。』

慢慢的我定下神來，室內長官們的談話，馬上提高了我的興趣。

這天大家等着軍醫總監杜弗蘭納來視察。這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在軍中所表現的熱誠與威權，一方面受到極高的稱譽，一方面也受到極嚴厲的批評。

白里伏納先生脫下袖口上繡着金線銀線的軍服。

——給我一件胸衣，他說。杜弗蘭納先生要下屬穿了制服接待他；但我們的職業需要套上胸衣。

室內蕩漾着一股輕微的反抗氣息。白里伏納先生的助手們噤噤咕咕，頗有譏諷、苦悶，噓叱的意味。穿上胸衣，咱們的主任很滿意的對自己瞧了一眼，說：

——第一我要穿着胸衣，光着頭，去接待杜弗蘭納，如果他挑眼兒，說我不照規矩，那末我要讓他明白，我是他的下屬，也是他的對手。我一片赤誠爲國服務，沒有一點兒利害觀念，所以我不願人家跟我麻煩。我還希圖什麼呢？以後備軍官而論，我已到了最高階級；而我平時對社會的服務，也早已得到了我所能希望的一切榮譽。

他講着這些天公地道的說話時，來了普洛皮教授。高個子，暗黃色的頭髮，目光嚴重得近於麻痺。他說話總是大叫大嚷，用各式各樣的驚歎詞和單音夾在句子中間，把意義都改變了。他像野牛一般，沒頭沒腦的插嘴道：

——嘿！人家對我說些什麼？可是，可是，我纔不理他呢，我……嘿！他明明知道，什麼？我是保爾·普洛皮，我！而且是學士院會員，我！他明明知道……嘔！我是學士院的；我，嘿，那東西……

不錯：普洛皮教授肯賞光合作，確是學士院的榮幸。他連連跺腳，把明晃晃的踢馬刺震得噹啷啷的響，爲了世界大戰而從衣櫥裏翻出來的騎馬裝，上面那些輝煌燦爛的零件也大搖大動起來。他又道：

——杜弗蘭納，嘿！我一向對他很好；但不應該……什麼！……不應該跟咱們搗蛋……嘿！

機警的白里伏納先生覺得題目扯遠了，便那麼輕輕一點，把盪在河心的小舟拉了回

來。

——這不是人的問題，而是原則問題。咱們不像敵人那樣，只曉得俯首帖耳的服從。這句概括的言論，把屋子裏照着陽光的空氣，突然染上了一點兒哲學味。所有的臉都變得鄭重了，反抗的精神也顯出理路分明、非常嚴肅的姿態。

我自從跟管理處的軍官談過話以後，有一個字眼老是在我腦中跳舞，我莫名其妙的念着，不安地把它的音節一個一個的分拆開來。

我忽而覺得這個字要說出來了，它成熟，膨脹，其大無比，快要溜出我的腦袋，溜到所有那些低聲談話的嘴邊。

——要提出一種不受監督的權力，白里伏納先生說，法國人服服貼貼的接受，是辦不到的。我毫不害臊的承認，我們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不守紀律的，最獨立不羈的。

一個戴眼鏡的、目光尖刻的青年，接上來說：

——威權有如酒精，是一種使人瘋狂的毒物。

——的的確確，我們的主任說。至於紀律……

啊，我歎了一口安慰的氣。來了，那個字終究來了。眼看它從我腦海中飄蕩出去，覺得如釋重負，同時又覺得驚奇。我萬分感激的望着這位有名的產科醫生。內心的得意使我忘記了軍階的卑微，膽敢對白里伏納先生大大的做了一個贊成的姿勢。但贊成的標記，即使出諸一個無名小卒，還是值得嘉納的，所以白里伏納先生順便給了我一個微笑，在他鬚下面大量儲藏着的微笑。

——紀律，他說，也許不是法國的德性。謝謝上帝，我們卻有旁的德性足以補償：譬如我們的批評精神，那麼靈敏，那麼犀利，那麼微妙的批評精神，只此一項，我敢說，已經大大抵得上我們敵人的一切笨重迂執的優點。

大家聚精會神，竟沒有覺察戈貝醫生的進來。被同事們煽動之下，這位好心腸的老人彷彿一張深秋的枯葉，被旋風劇烈搖曳，硬要從樹枝上拉下似的。一方面，天生的害怕權勢，一方面也多少喜歡鬧事，他躊躇了一會。輿論的壓力卻不許他自由選擇，他那張枯葉

便飄飄蕩蕩的捲入了旋風。

——我們準備獻納我們的熱血，倘若他們要求的話，戈貝醫生提出了這個原則；可是該死！他們得客客氣氣的要求呀！

——嘿！至少限度。表示敬意啊！普洛皮教授咕囉道。我是很守紀律的，我，只消……什麼？哪……什麼？我們要求敬意，就是這個囉！

——你們知道沒有，杜弗蘭納前天幹的什麼事？一個儼然的人物這麼說。他會巧妙地運用硬領和牙牀，把鬚鬚維持水平，裝出一副怪莊嚴的姿態。——聽我說……

於是在衆人的嘻笑聲與爭辯聲中，他講了最近的一樁小小的祕聞，那是由許多人的幻想羅織成功的；因為大家的幻想都鬧飢荒，即使讀了最光榮與最慘烈的戰事公報，也不能厭足。

屋子裏約摸有十五位官長。其中四五個是所謂科學界之王。戰爭給我獨一無二的機會，接近這些優異的人物，老實說，聽見他們在我面前這樣坦白的交談，我的確很激動。

早晨和管理員的談話，大大的擾亂了我的心緒。數學替頭腦養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，喜歡講秩序。不幸我是一個獨身者，但我根據了我的趣味與職業，對家庭對社會抱着嚴肅而入情入理的態度。我知道有般大數學家可能幻想出沒有三個角的三角，或者結果會相交的平行線等等……我沒有能力在這個領域內追隨他們；也許我太老了，不能再跟他們探險。有什麼辦法？我所知道的一些已經使我滿意。瞧瞧我的藏書，翻翻我的講義，永遠感到一種紀律，令我寬慰。並且數學的修養給你邏輯。然而這天早上的遭遇竟不邏輯，換句話說，不準確。既然是秩序高於一切，怎麼能硬要人家做一件不合邏輯的事？這一點，即使在戰爭把一切都推翻了的時代，我仍舊覺得是一種最可怕的混亂。

因此，當我聽見一般奇材異能之士的言論，無意中替我的反抗作證的時候，我的快慰，近乎陶醉的快慰，你是想像得到的。我一邊聽着他們，一邊顛頭聳腦表示贊成，覺得有一種尖銳的、教人發抖的快感，其中有驕傲，也有莫名其妙的恐懼。

慢慢的，我發覺旁的情緒都給恐懼壓倒了。我害怕我的理由太充份了；這些先生們不

知道我的案由而對我表示的贊同，似乎太激昂了。口頭上那麼熱烈的反抗紀律，使我又痛快又不安，幾乎變成焦慮了。對大人物的敬畏使我不敢開口，但我在肚裏再三求他們鎮靜，暗暗說道：『當心啊，當心！要鎮靜，諸位，要鎮靜！』

我正這樣想的時候，忽而在喧嘩聲中聽見召集的鐘聲，掛號間門口的鐘聲響了。於是屋子裏頓時靜默，異樣的靜默。

——報告院長，伍長站在門口說，軍醫總監先生的車已經到了大門口。

——該死！大家親熱地稱做戈貝老頭的說。

隨後他不知不覺把軍帽戴上，向門口走了一步。

——你往哪兒去？普洛皮教授問，聲音傲慢而又慌張。

——到階前去迎接他哇，那位好人回答。

——嘿！那兒另外有人呢。咱們儘可在辦公室等。

——你想不到，戈貝先生說，照例是……



——因為，這好傢伙，我麼，你知道，我戰前一向直呼其名的，叫他杜弗蘭納，那位毛髮黃黃的老頭咕嚕着。而且我認爲……是呀，那東西！

——這是禮貌問題，白里伏納先生表示意見，咱們到階前去罷。再說，把軍衣授給我。

——你不想，親愛的大師，留着你的胸衣不脫嗎？那個目光尖利的青年插嘴道。

——不錯，但我怕受涼。把軍帽一起給我罷：我不能光着頭穿過園子。

白里伏納先生又轉身對我說：

——朋友，請你拿了病由簿跟我來。

他一邊戴帽子一邊又補上一句：

——受涼是犯不着的。

敞開的窗子裏，射進一道暖烘烘的陽光。我私忖白里伏納先生絕對不用怕受涼。這樣想着，我趕緊抓起了簿冊。

各位長官在談話聲與靴子聲中走下寬大的樓梯。

我覺得他們雖然談得熱鬧，多少有些不安的成份。走到廊下，我聽見白里伏納先生對

戈貝先生說：

——開戰以來，我還是第一次遇見軍醫總監杜弗蘭納呢。

他又接着說，相當嚴重地：

——凡尼哀，回到上面去瞧瞧，少尉們的病房有沒有打掃過？剛纔還有棉花屑擦在地  
下呢。

——總不能爲了這個，普洛皮咕嚕道，讓他跟我們麻煩，因爲，是啊！我們就是這樣的接待他！我們要告訴他，噲？我們要把心中的話一齊告訴他。

——凡是應該說的，我們都要說，白里伏納先生堅決地接口道。我們要告訴他，醫院裏燈光不夠，到處都漏自來水和煤氣，飯菜還得……

——我麼，戈貝老頭驕言道，我要毫無顧忌的要求，把我那部分的設備大大改動一

下。

快到大門口，普洛皮教授忽然做了一個氣惱的手勢，把一個穿着胸衣的助理員拉過一邊，對他說：

——你，那裏面，快快去穿上軍服，像個樣。

軍醫總監的汽車剛在階前停下。車門打開，好似一顆乾果裂做兩半，把果仁拋在柏油路上。

呖——了不得的人物！魁梧奇偉，四肢百體，無一不偉大。四方臉，真所謂威風凜凜的那種典型；深刻的線條，似乎給彫塑家的手指捏過一道又是一道；鼻子大概受到特別的琢磨，彎彎的，四周的肉都微微受到壓迫。雪白硬挺的鬚眉，彷彿是老軍人所獨有的。他穿着老式的將官服裝，像舊式的觀念一樣，是多少人捨不得丟掉的。寶星，勳章，絲絨帶子，絲織胸飾，把他的胸脯裝得那樣的華麗奪目，教你想不到在這些花花綠綠的東西下面，還有什麼肺，肌肉，骨頭，跟一層滿是灰色毛的老皮。

毛茸茸的眉毛底下，漏出一道凶猛的目光，咄咄逼人，還表示一種無可形容的驕傲。四下裏肅靜無聲，他緩緩的向前走來。

我早已預備受一下劇烈的刺激；但從那時起，一切的經過，在我的記憶中都像包了一重神祕的霧。

不約而同的，全場的人一致把身體擺成某種架式，行着軍禮，跟鄉下壯丁在軍營裏耐心學習的一般無二。

衆人臉上有些極其微妙的抽搐。眼睛的火焰黯澹了，呆住了。威鎮了千年、服從了千年的習慣，把血液循環、肌肉、靈魂，一下子都給麻痺了，凍結了。

微風過處，吹來一顆薊實；看它在我鼻子前面飄浮，白白的，棉絮似的，估不出輕重的，我沒來由地想到那種批評精神，那麼靈敏、那麼自由、那麼微妙的……一陣旋風把它捲得不見了。一個滿載花粉的大飛蟲，嗡嗡的響着。

我默在那裏。過了半晌，那個白鬚方纔決意吐出幾個字：『諸位先生，好！』

然後開始檢閱。病房中住滿了瑪納一仗的傷兵。躺在那兒的青年人都已經跟戰爭照過面，不慌不忙的，認出它原來是吞噬人類的老妖魔。從那時起他們就講着戰爭，永遠的講着，到了今日，三年的流血、痛苦、殘忍，把他們屠殺、傷害、破壞過後，他們還在講。但當時誰也不理會這些感想，只忙着揭開被單，解開綳帶，露出創口。大家心目中只有病人和傷口。

我等得心眼兒發癢的科學論戰，似乎要開場了。我已經說過，其中有的是科學界之王。在這個領域內，他們的精神，我認爲一定是非常獨立的，尖銳的，甚至含有挑戰意味。所以意想之中必有一番精彩的辯論。

杜弗蘭納先生彎下身子，檢查一條被榴霰彈打了一個黑洞的大腿。

——裏面你放的什麼東西，普洛皮？

普洛皮教授開始把他對這一類傷口的治療方式，加以詳細的解釋。

——這個，他說，三十年來我一向放藥線的，而且我曾經報告，那東西，報告醫學學

士院……什麼？並且效果之好無出其右，因為……！

精彩的演講到了這裏，軍醫總監把鉛筆在牀邊小几上冷冷的敲了一下：

——趕快，普洛皮，我的朋友，他說，聲音鎮靜而尖刻。

普洛皮微微一驚，嗚嗚嚶嚶的接下去說：

——三十年來我一直放藥線的……

——告訴你，普洛皮，這不行！以後再不能放藥線了，是不是？

杜弗蘭納轉過背去檢視旁邊的傷兵。

我暗中觀着普洛皮教授的臉，相信這位可敬的學士院會員一定要跳起來了。等了這麼久的科學論戰，終於要在我面前爆發了，雙方的思想，馬上要像刀劍一樣閃閃發光了。我屏住了氣等着。

可是在莊嚴的靜默中，學士院會員回答道：

——是，軍醫總監先生。

我把大家的臉一個一個的瞧過去。我覺得挑戰的訊號已經發出，一定有人來應戰，像武士一般有禮而大膽。然而所有的眼睛都表示小心翼翼，惘然失措。普洛皮教授在總監身後走了幾步，機械地再說一遍：

——是，軍醫總監先生。

三十年的臨診與經驗，像一道白光般化為烏有了。

杜弗蘭納先生莊嚴威武的把病牀一張張的看過去：『你不應該把這個人開刀的，他說，還是多等一些時間的好。』在旁的地方，他又首肯道：『這種成績纔證明我們的大方家數。』批評得最多的，是老實不客氣的說：『爲什麼你們不用我的器械，杜弗蘭納器械？我要你們在這裏用。』

於是起來一陣囁語，一疊連聲的贊成和諧言。對每句話，普洛皮教授總一字不錯的回答說：『是，軍醫總監先生。』戈貝醫生面孔通紅，誠惶誠恐的表示贊成，簡直像是道歉。

我留神白里伏納先生；他很有規則的點頭，很莊嚴的低聲說：『的確如此，軍醫總監

先生……』，『一定的，軍醫總監先生……』，而且這最後一句永遠掛在所有的嘴邊，拖在唯唯諾諾的一言半語後面，在結結巴巴的一片嗚嚶聲中，念得像機械一般敏捷，以致所有的話，所有的回答，都有『軍……總……先……』這一陣做禮拜式的聲音作結束。

杜弗蘭納先生自鳴得意的抒情氣分，越來越高昂了，提到自己的成績的次數越來越頻繁，話也越來越滔滔不竭。凡是他獨有的方式與觀念，他總想冠以『法國式的』，『我國的』，甚至『天才的』字眼。不過這種化主觀爲客觀的努力，和謙虛究竟距離遠了一些。

有一下，這位石像似的巨人，眼睛望着別處，身子向我直撞過來，那種威武的氣勢嚇得我像遇到了火車頭，趕緊閃過一旁，嘴裏念出一句：『對不起，軍醫總監先生。』

我一向過着孤陋寡聞的教書生活，從沒福分瞻仰到一個高級軍人，恭聆他的訓誨。我所接觸的一般後備軍人，只是客串性質。一個真正老軍人的雄姿，我的認識只限於書本與幻想。如今看到並且聽到這位穿軍靴的大醫生，我心裏想：『這一個是貨真價實的了！』我心旌搖搖，魂都沒有了，但還想在這種心境內盡力搜索，找出一點兒什麼可以恢復我的



信心的，使我覺得安全的，我便時時刻刻的想到：『放肆！放肆！但有了這樣的英雄好漢，區區勝利是十拿九穩的了！』

總監抓着一支自來水筆在壁上畫滿了圖樣。他用確切的公式，指示出以後大家應該怎麼想，怎麼做。對於他每句肯定的話，全場的人都異口同聲的喊：『是，軍~~~~總~~~~先~~~~』

——你們，他說，應該記得第一是軍人。披上了軍服，你們就擔了責任。方法必需一致，在這一點前面，科學的獨立性應當屈膝。個人的經驗應當向紀律低頭。

一聽到這簡單的命令，個人的經驗便向紀律低頭了。用全體一致的聲音，世界上最不守紀律的民族回答道：

——是的，軍醫總監先生。

那個戴眼鏡的青年，站在我近旁，垂着手臂，眼睛注視着長官的刀鞘。（按此係下屬站在長官前的架式。）我聽見他在鄰人的耳邊喃喃說出一句奇怪的話：

——時代變了，這個人物當令了。

但鄰人作了一個不耐煩的姿勢，那青年便恭恭敬敬的站着不動了。

我也覺得他的話很不得體。但它使我從麻痺狀態中醒來，竭力要把周圍的難以置信的現象弄一個明白。

這現象發展到最緊張的階段了。總監視察到一間作綑紮用的屋子。

——這間屋子，他說，面積很大，地位很好。那是一八九五年代，我負責整頓這座醫院時下令改組的。不錯，全院的情況都很令人滿意。你沒有什麼要求嗎，戈貝？

戈貝醫生漲紅了臉，慌了一會，說道：

——絕對沒有，軍醫總監先生。

白里伏納先生也被問到，他似乎尋思了一下，然後回答說沒有什麼需要改良的了。

輪到普洛皮教授時，他從迷惘中醒來，急急的鳴嚷着：

——嘿，那東西，可是，一切都很好啊。軍醫總監先生。

白里伏納先生的一句話，忽然回到我頭腦裏。剛纔他一邊扣着胸衣的鈕子，一邊說：『我還希圖什麼？』的神氣，我還清清楚楚的如在目前；跟他現在小心翼翼的臉與恭順的態度對照之下，我不禁大爲詫怪。我也望着他的那些同僚，毫無代價的就讓步了，低首下心到那麼澈底，唯恐不及，我望着他們，佩服到了萬分，同時我也窺到了『紀律』這個字的真諦。可是理智的瞭解，往往受到低級的動作的褻瀆，因爲就在那時候，我忍俊不禁的真想笑出來。

杜弗蘭納先生在一間大病房中間站住了。五十名傷兵躺在那兒，有的低聲講話，有的斷斷續續的哼唧，有的神志昏迷。總監拍拍手，屋子裏頓時肅靜無聲。世界上最不守紀律的民族停止了昏迷和呻吟。

——弟兄們，他說，政府派我，我，到你們大家跟前來，瞧瞧你們給照顧得怎麼樣。你們看，政府怎樣的關切你們！

屋子裏從這一頭到那一頭，腦袋舉起來，頸子探出來，而一切胸中還剩一口氣的人，

齊聲答道：

——謝謝您，將軍！

杜弗蘭納先生動身了。在他背後，世界上最不守紀律的民族，整整齊齊的走下直達花園的樓梯。

我永遠跟在行列的末尾。

樓梯的陰影把我包裹了，在我發花的眼睛前面，各種顏色的間號舞動不已。一忽兒它們隱沒了，我想像中看到一座大戲院，各種角兒在臺上輪流出現，說出人家教好的話，然後去端端正正的站在一邊，有的等會還得講幾句，有的輪到去跳舞，有的去背十字架，有的去死。在戲院的門楣上，刻着一個我認不清楚的字，但右邊那個戴眼鏡的青年一講話，那個字忽然明晃晃的顯了出來。他說：

——這是慣例如此，在人生所有的慣例中間，不過是一樁比較大一些的慣例而已。它很奇怪，但也不比硬要我們在講話的時候，把某個字放在某個地位的慣例更奇怪。

大家到了花園。夏季將盡時的綠的、琥珀的光，趕走了我的夢。

總監把全體人馬召集攏來，說道：

——你，戈貝，你有成績，我向你道喜。我知道你聽到這句話是怎樣的高興。

對旁人也有贊許，也有責備。受到贊許的就有許多捧場的人簇擁着。受到埋怨的只有受到冷落與委屈。就在這情形中，我們過了一會看見普洛皮教授羞慚地獨自溜開，好似一個放逐在壁角裏的小學生。

白里伏納先生親手關上車門。正當車子發動時，敬禮的場面又來了一次：右手高舉，左臂掛的筆直。

世界上最不守紀律的民族，在法定的架式中一動不動。

汽車鳴的一聲開走了。

——究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，戈貝醫生似乎從夢中突然驚醒了說。他又補上一句：是的，究竟……

——他很不錯，白里伏納先生承認道。

在一羣中間，我注意到那個鬚鬚水平的人。剛纔他的美鬚鬚似乎垂向胸部，這時牙牀熟練的扯動一下，又恢復了水平。他還說：

——固然，他很不錯；但必要的時候，我照樣會對他老老實實說出心裏的話。

——當然，白里伏納先生說，永遠不應該一味的服從，把思考的機能都放棄了。

大家彷彿受了一種微妙的毒物麻醉，如今慢慢的醒過來。

清香的風在草地上躡躑。我看見眼前飛過一顆顛狂的小薊實，輕盈的，棉絮似的。白里伏納先生用一個輕巧的手勢，把它像蒼蠅一般的抓住了，一邊對它出神的估量，一邊結束他的思想。

——在我們，他說，紀律並不能抹煞批評精神。

的確，我看見批評精神回來了。

人已散盡。我默默的望着靴尖。沉重的病由簿掛在臂下，我努力想瞭解，瞭解……忽

然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
——哦！哦！還沒進拘留所，你這傢伙！好！好！

面孔通紅像中風似的，管理處的軍官憤憤的瞪着我，眼睛深處有一種陰鬱的懇求的表情。他又說：

——去控告罷。瞧就是！

我擡起眼睛望着屋子的門面，高頭有一座大鐘。

然後，脚跟並在一處，把空着的右手舉向軍帽，我簡單地回答道：

——軍官先生，我不控告了。此刻是十二點欠五分。十二點正，準到拘留所。

猛犬的臉整個兒鬆弛了。我看他簡直像要向我道謝。但他只咕嚕着說：

——好啊！

他走開了。我忍着笑，走向拘留所。

餘下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：我在那兒過了四天四夜。時間是九月中旬。那時節，法國

最優秀的士兵完成了一樁功業，使全國上下都嘆了一口寬慰的氣。在監房裏，我也對他們熱烈表示了一番微末的謝意。四天之內，我想到無數極古怪的念頭；且待下次再講罷。



## 裝甲騎兵居里佛哀

它老是掛在我心頭，裝甲騎兵居里佛哀的故事。卜阿松先生不是一個惡人，絕對不是！但他究竟太老了些，你知道！

要打仗，那些古董是不行的。你知道爲他們化了多少代價。而最妙的，先生，是大家都承認這一點，因爲臨了，這些傢伙一個一個都給送到西南方去。算了罷，咱們不談這些，這近乎政治，而我明知與我不相干。

至於卜阿松先生，他特別有一樁缺點：喝酒。除此以外，我已經告訴你，他不算一塊壞料。但是人這塊料，一朝灌飽了小杯，甚至大杯的時候，就要弄糟的，這塊料。卜阿松

先生喝酒，這對於一個身居要職的人，實在是糟糕的。

再說，他還有一點特別：他跟咱們這般凡人不同。呸！他是屬於另外一個種族的。在卜阿松先生眼裏，世界分做兩半，一面，一切都比他高。他轉向這半邊時，便行着敬禮說：『懂得，某將軍！』『是，某上校！』然後是另一面，一切都比他低。當他眼望這一邊時，他便紅着臉咆哮：『閉口！去你的！』諸如此類。骨子裏，我想他是對的，幹這一行應該如此。我再跟你說一遍：他並不凶惡，實在還是膽小的。所以他一開口便叫，單爲表示他不怕。

話說回來，這是軍事問題，在某種意義內與我們不相干。咱們談別的罷。我，我的原則是，從來不去議論某些近乎神聖的事情。

我個人抱怨卜阿松先生的，是把我派在殮屍所，派在他所謂的『半圓』裏。而我卻寫得一手好字，什麼圓體，半圓體，莪特體，斜體，還有一打以上的字體，大可當得一名出色的書記生。

你且想像一下那次接見的情形罷：我帶了布袋、鋼盔、全副行頭，報到。人家領我進一座營房，告訴我說：『裏面便是主任醫官！』

一眼望去，我先是什麼都瞧不見。卜阿松先生直到頭髮爲止，一齊埋在紙堆裏；我僅僅聽到喘氣般的呼吸，好像鎖眼裏的風。突然他從窠裏探出腦袋，把我打量着。一個好老頭兒，身子嫌胖了一些，四肢嫌短了一些，給人的印象是梳洗不甚乾淨，指甲鑲着黑邊，手背上皮太多了些，而且是打皺的、佈滿暗紅斑的皮。他端相着我，但似乎並沒看見我。我卻正面望着他，看得清清楚楚：一個綴有靜脈瘤的鼻子，近於藍色的顴骨，顎下垂着過多的皮，好似牲畜的牙牀，眼睛下面兩顆顛危危的肉球，猶如兩小杯酒，教你看了很想用針去戳一下。

他又瞧了我一眼，望地下吐了一口痰，說：

——是的……

我立刻答道：

——正是，主任醫官。

於是他叫起來，用那種包有濃痰的老人聲音：

——你明明看見我不跟你說話。去你的。你明明看見我沒頭沒腦的背着一身事情，什麼攻勢，什麼傷兵，還有一切撈什子的鬼事！

你想我應該怎樣回答呢？我趕緊立正，說：

——是的，主任醫官。

於是他燃起一支捲煙，開始『哼！哼！』起來，因為你慢慢會注意到，他爲了喝酒，老是要咳噎。

這時進來了一個軍官。卜阿松先生叫道：

——是你，班冷？呸！親愛的，別把那些撈什子的事情跟我煩，你明明看見我給工作壓扁了。哪，瞧瞧我的表格：還有十九份！永遠沒得完！十九份！

那軍官便抓着我的手臂說：

——「呾！這裏不是來了幫手嗎？」

這一下卜阿松先生纔走過來，惡狠狠的瞪着我，像牛鳴似的吼起來，呼出來的氣全是酒桶渣的味道。

——送殮屍所！殮屍所缺人；哼，好罷！就把這個送到『半圓』裏去，幫唐葛蘭。嘔！送『半圓』！現在，別再把這種撈什子的事跟我煩了！

十分鐘以後，我就在『半圓』裏上差了。

\*

\*

\*

先生，這件差事教我難受。我脾氣並不壞，但整天搬弄死人不是一種生活。而且是怎樣的死人！國家的鮮花給糟塌成什麼模樣，人的身體可能糟塌到什麼田地，你決計想像不到。

唐葛蘭是豬肉店夥計出身。又是一個喝酒的。人家因為他喝酒，纔給他幹一切腌臢事

兒，又因他幹的一切腌臢事兒，所以給他酒喝。算了罷，這些話不用提了……這個酗酒問題，不幸竟與我不相干！

唐葛蘭不是一個同伴，而是一個惡煞，一個厭物，一個混蛋，像人家所說的。空肚子的時候，他一聲不響；但他肚子從來不空。平時他老是嚼蛆，說些醉鬼的廢話，教人在屍首前面聽了難受。

有人說，先生，死屍算不了回事，跟它們混慣之後，你會把他們看做石頭一樣。然而我的情形並不如此。所有這些陪我消磨日子的屍首，臨了都變做我的夥伴。有的很討我喜歡，把他們打發走，我簡直感到遺憾。有時一不小心，肘子撞着了他們之中的一個，那兒險些兒把道歉的話說出口來：『對不起，朋友』。我望着他們，滿是肉繭的手，可憐的脚，因為走路太久而長着一重厚厚的胼胝，這一切都對我的思想說話。

有的手指上載着一只劣質的戒指，皮膚上留着出生時的斑痕，一個老傷疤，有時還有刺花，還有是死了仍舊分不開的東西；可憐的灰灰的頭髮，臉上的皺紋，眼睛裏微笑的餘

影，最多的是驚悸的餘波。而這種種使我胡思亂想。在他們的肉體上，我看到他們一生的故事，我想到他們用這雙手臂做過多少苦工，眼睛見過多少事情，嘴巴曾經被人吻過，那些小鬍子曾經使他們多麼得意，如今卻爬滿了被皮膚的涼氣趕上來的虱子。我一邊把他們縫在粗布袋裏，一邊轉着這些念頭，覺得很悲哀，而且古怪得很，我並不討厭這種悲哀。但我這麼說着，未免扯到哲學上去了。趕快帶住！我不是一個哲學家，沒有資格跟你煩。

我記得和你講的是裝甲騎兵居佛里哀？那末咱們就講居佛里哀的故事罷。

那要回溯到五月的總攻擊，我向你擔保，所有那個時期我都不曾怠慢。從我手裏過的，有的是死人！他們的寡妻老母儘可放心：我依我的方式盡我的責任。把他們打發走時，嘴巴用綳帶絡起，兩手交叉着放在胸前，當然那是要他們還留下一張嘴和一雙手的。我把他們整個兒包紮妥貼。我不提眼睛，因為沒有法子把它們闔上，送到『半圓』裏的時候，已經來不及了。呸！我把他們照料得好好的，我的死人們。

有一天，人家送來一個沒有籤條的。他的臉已經破爛不堪，渾身上下都是綳帶，可是沒有標籤，手腕裏也沒有姓名牌，一樣也沒有。

我把他放過一邊，教人通知主任醫官。

過了一會，帳門打開，卜阿松先生出現了。

只要灌飽了黃湯，卜阿松先生永遠是很好的；我可以從他咳嗽、吐痰、捻弄十字章

——因為他是榮譽軍團三等團員——的功架上看出來。

——你多餘了一個傢伙，是不是？他問我。

——主任醫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多餘的，但他沒有身份證。

——不但如此，卜阿松先生接口道，我看你這兒有八具屍首，等一等……

他從袋裏掏出一張團縐的紙，顛顛倒倒的亂翻了一陣，叫道：

——七個！只有七個。你應該只有七具屍首。你真是一頭笨豬！誰給你的，這個死

人？我可不要他。清單上沒有他。但問他從哪兒來的，這死人？



我開始發抖，結結巴巴的回答道：

——我不會注意把他擡來的擔架伙。

——啊！你不曾注意？那你教我怎麼辦？教我？先問你：他叫什麼名字？

——就是啊，主任醫官，我們不知道，既然他沒有身份條子。

沒有條子！唔，哼！咱們倒楣了！你，你聽我消息罷。啊！……我纔不愛這種撈什子呢。且跟我來再說！

於是我們出發了，一所一所的營房挨着訪問。在每所門口，卜阿松先生問：

——送沒有籤條的死屍來的，可是你們嗎？

你該明白，聽到這樣的問話，卜阿松先生的下屬全會溜之大吉的，有的暗暗好笑，有的害怕。到處都是一樣的回答：

——沒有身份證的死人？呸！主任醫官，那當然不是我們這兒的事。

卜阿松先生開始呼吸艱難，咕哩咕嚕的響着，像一匹疲累的馬，到處吐痰，氣惱的聲

音嘶啞了，斷斷續續的，有氣無力的：完全不像人聲了。雖然他脾氣不好，也終究引起了我的同情，這可憐的老頭兒。

他帶我回到辦公室，撲上他的紙堆，亂翻亂攪，髣髴一頭獵犬在垃圾堆上爬。過了一會，他喉頭嚶嚶作聲，憤憤地叫道：

——瞧！入院：一二三六名，出院：五六一名。你明白嗎？此刻留院的只有六七四名。對啦，缺了一個，而所缺的便是這多出來的死人。又不知他是誰！咱們倒楣了，倒楣了！

我承認卜阿松先生這番有根有據的證明使我大為歎服，數字的精密尤其使我喫驚。軍中有這樣的秩序真是妙極了；人們永遠可以準確的說，譬如：一百副擔架中失蹤了廿三副，一副不多，一副不少；再不然，入院的傷兵一千名，死亡五十名，所以還有九百五十名活着。從這一點上看，這種跟數學一樣精密的秩序，的確值得人家費心去填寫那麼些紙張。聽到了卜阿松先生計算他的清賬，我纔明白那可憐的屍首多餘到什麼程度。

主任醫官反覆說着：『咱們倒楣了！咱們倒楣了！』又說：『跟我來！』便出了辦公室。

卜阿松先生東衝西撞的又跑起來。我低着头跟在後面，覺得漸漸傳染了他的狂熱。他攔住所有的官佐，說：

——這些撈什子真是够受了！瞧瞧這個死人是不是從你們那邊來的。

他甚至闖入手術室，盤問開刀醫生：

——你不曾送給我一個沒有籤條的死屍嗎？

他不時掏出那張小紙條，用鉛筆加上一個數字或打一個十字叉。

到了傍晚，他那雙四周貼了火腿片似的眼睛釘住了我，說：

——你，回『半圓』去！聽我消息！

我回到『半圓』，悲哀地坐下。人家又送來三具屍首。唐葛蘭靠木匠幫忙，把他們釘入了棺木。

暫時裹了一幅帳篷布，無名的屍身在桌上等待發落。唐葛蘭爛醉如泥，唱着米蘇里那小調，這可決不是料理死人的時候應該做的事情。我走去揭開帳篷布，打量那冰冷的身體。整個破爛的臉包着布條，只看見幾縷淡黃的頭髮。餘下的只是一具像你我一樣平常的身體。

已經天黑了。門開處，卜阿松先生由另外一個軍官陪着，提着燈籠出現了。他臉色安詳，打着膈兒，好像纔喫飽了夜飯。

——你是一頭笨尖（豬），他對我說；你竟沒有看出，這具屍首是裝甲騎兵居佛里哀嗎？

——可是，主任醫官……

——閉口！這是裝甲騎兵居佛里哀。

他走近桌子，把眼睛估量了一下屍體，叫道：

——一定的！他身材高大，滿可以當裝甲騎兵呢。你瞧，班冷，裝甲騎兵居佛里哀是前天進來的。查冊子，他沒有出院。可是他又不在于治療，所以他是死了，而就是他躺在這

兒呀！還不明白嗎？

——的確，班冷說，的確是他。

——不是麼，卜阿松先生又道。這是居佛里哀，顯而易見的。可憐的小鬼！現在咱們去睡覺罷，

隨後他轉身對我：

——你，你把他裝入棺木，釘一塊牌子：『居佛里哀·愛德華，裝甲騎兵第九營。』以後，你知道，別再鬧出這種鬼事來。

兩位先生出去了。我把裝甲騎兵居佛里哀放入棺木，然後我到草墊上去歇息幾個鐘點。

\*

\*

\*

第二天早上，我正要把裝甲騎兵居佛里哀的棺木封釘起來，卜阿松先生又進來了。他

臉色已不像昨夜那麼鎮靜。

——等一等，他對我說，慢慢把這好傢伙下葬。

他在棺木四周打轉，嘴裏咬着一支煙捲，和人類一樣悠久的傷風使他老嚙着鼻水，總而言之，他那種不安的神氣，使我看出他還沒決心就這樣的打發居佛里哀上天國。不行，死人還在鬧整扭，不肯進墳墓呢。不知卜阿松先生是爲了責任心，還是爲怕找麻煩，但那時候他的確使我很感動。

他轉過身來。好像怕孤獨，所以對我說：

——來，仍舊跟我來。

瞧，我們又在營房中間打轉了。卜阿松先生進去問：

——八號病房？重傷病房，是不是？這兒有沒有裝甲騎兵居佛里哀？

病房裏的人彼此問訊了一下，回道：『沒有。』

我們再往前走。

卜阿松先生又問：

——七號病房？這兒有沒有叫做居佛里哀的？裝甲騎兵第九營？

——沒有，主任醫官。

於是卜阿松先生得意了：

——當然囉！他們決不會有，既然他已經死了。我這麼問一問是爲了良心平安。我，我是這樣的人。

我們遇到班冷先生。

——你瞧，班冷，主任醫官對他說，爲完全放心起見，我在各處病房裏找一遍，瞧瞧有沒有一個叫做居佛里哀的。結果是沒有。不用說，我只到重傷病房去找。我纔不那末蠢呢：既然他死了，當初一定是個重傷的。

——毫無問題，班冷先生說。

我們訪問了所有的病房以後，卜阿松先生挺起頸子，把掛在領下的皮膚疊成各式各樣

的皺襞，說出他的結論：

——的確是居佛里哀！瞧，這纔叫做秩序。在我這兒，決不像波士或維伊翁那裏。他們纔胡攪呢。

——也許爲謹慎起見，班冷說，還應該到輕傷病房去問一問。

——好罷！倘使你願意，卜阿松先生隨便答應了一句。

我們便向輕傷病房走去。

我們進去，照例提出我們的問題。沒有人回答。正要出來的時候，卜阿松先生再說一遍：

——居佛里哀不在這裏？

忽然有人叫道：

——有！有！居佛里哀在這裏！

一個鬚髮的大漢子，揮着手從牀上跳下，手上只縛了一小塊綳帶。



於是咱們的事一變而為悲劇了。卜阿松先生頓時面孔黑紫，好像中風似的。他接連吐了兩三次痰，在大腿上拍了好幾下，濃痰在喉頭啞囉啞囉直響，叫道：

——哼，好！他居然活着，這傢伙！

——我就是居佛里哀！那個人又道。

——居佛里哀·愛德華？

——是的，愛德華！

——裝甲騎兵第九營？

——不錯，第九營

卜阿松先生像瘋子一般跑了出來，班冷先生跟着，我也跟着。他一口氣奔到殮屍所，直站在棺木前面，軍服上掛滿了唾沫，只說：

——要不是居佛里哀，一切都得重新來過。

啊！先生！真是什麼日子！什麼回憶哇！

那時總攻擊一直沒有停。留給死人用的小廠房塞滿了。但我們的工作是停頓了。

橫在河心的船，阻塞了全部的交通，這種情形你總該見過吧？對了，這無名的屍首就給你這種印象。他阻斷了我們的工作，大有搗亂一切之勢，第一是不幸的卜阿松先生的健康，他已經說起要求撤回後方了。

他每小時跑來瞧一眼慢慢在腐爛的屍體。他目不轉睛的瞪着他，好像希望死人開口。

下午我清靜了一會，卜阿松先生在睡午覺。六點鐘光景，他又出現了，那模樣幾乎教我認不得。他一雙手差不多洗乾淨了，戴着一條白領，剃過了鬍子，呼出的氣表示他的嘴巴纔在酒渣裏浸過。

——唔，哼！怎麼？他和我說，你還沒把德國人的棺木釘起來？你真是塊廢料。

——可是，主任醫官……

——閉口：趕快把姓名牌釘上：『德國人，無名氏。』明白沒有？

班冷先生纔走進來。兩位官長對屍首又瞧了一下。

——明明是德國鬼子，卜阿松先生說。

——是啊，瞧那些淡黃的頭髮。

——班冷，你應該早些想到的，主任醫官又添了一句。

兩位正要走出去時，卜阿松又轉過來說：

——喂，還是把他從棺木裏翻出來罷：既然是德國人，咱們照規矩不用棺木葬的。



## 文明

得知道你所謂的文明是什麼回事。我可以請問你這一點，第一因為你是聰明而有學問的人，第二因為你老是提到文明，這頂頂大名的文明。

戰前，我在一家工業實驗室裏當助手。很好的小差事。但老實說：萬一我僥倖在這場大難中生還，我決不再幹我的老行業了。鄉下！純粹的鄉下！遠離一切該死的工廠，到一個再也聽不見你們的飛機和機器轟隆轟隆的地方去：從前，當我對什麼都莫名其妙的時候，我覺得那些東西好玩，現在卻恨透了，因為它們便是這次戰爭的靈魂，這次戰爭的原則和理由！

我恨二十世紀，猶如我恨霉爛的歐羅巴與全世界。這個不幸的歐洲，在世界上彷彿一個油脂的斑點。我知道這一類大而無當的字眼未免可笑；可是算了罷！我並不對大家講這些話，而且這種可笑至多不過跟旁的可笑一樣！我已對你說過，將來到山裏去，儘可能的孤獨。我本想隱居在野蠻人中間，黑人堆裏，但真正的黑人此刻已經沒有了。他們都會騎自由車，會要求勳章。我不上黑人那裏去；把他們領入歧途的事，我們都幹了；在索阿松我親眼看見的……

今年春天，我在索阿松，跟全部的G·B·C·一起。我猜到G·B·C·三個字對你毫無意義；這又是要文明負責的：它已經七拼八湊的造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語言，不久，恐怕人類要把語言糟塌成一種電報式的切口了，沒有味道的，無所謂美不美的。

德國軍隊的撤退，把前線移到伏克薩伊翁與拉福一帶，打得相當凶。一個像拉福磨坊那樣的據點，簡直是傷口底裏的一根刺：老是教它發炎。五月初頭，咱們對這個磨坊來了一次劇烈的攻擊，差不多我全部的隊伍都得上火線。軍官對我說：

——至於你，伍長，你留在醫院裏，負責A·C·A·的擔架。我們會派人來幫你。現在我完全領會到軍事用語的奧妙了。一聽到說派人來，我很明白決沒有人來，果然，我就只有四個廢物，四個誰都不要的癆病鬼。

從星期六起，來的傷兵每起總是上百。我按步就班把他們裝滿了A·C·A·的各個房間。

實際上，工作完全不行。我那些東倒西歪的擔架伙沒有法子搭配，跌來撞去把傷兵疼得直叫。在堆積如山的活計中間，他們隨便的東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整個的A·C·A·煩躁地跺着腳，好似一座人肉工廠得不到原料而在那裏空轉。

我應該替你解釋一下什麼叫做A·C·A·。在軍中俗語裏，便是『自動救護隊』，換句話，是新發明的最完備的救護組織，跟架在鐵道上的四百生的大礮一樣，是科學的傑作。它跟軍隊一起移動，帶着馬達，蒸汽機，顯微鏡，化驗室，以及現代醫院的全副配備。從最前線專管粉碎與毀滅的工場裏出來，傷兵們遇到的第一個大修理站，便是這A·

C·A·戰爭機械破壞得最厲害的零件都送這兒來。一批熟練的工匠趕緊撲上去，急急退開螺旋，用內行的目光加以檢查，好似檢查什麼水氣並用的制動機，閉鎖機，或瞄準器。倘使破壞得厲害，便加以適當的改造；倘使『人肉材料』並不完全無用，就仔細的修理，使它一有機會便可再用，這就叫做『兵員的保存』。

我已經說過，A·C·A·好像一架到了白熱化的機器，震動得厲害。我的擔架伙，像爛醉的腳伙，毛手毛腳的給它遞進幾個傷兵，立刻消化了，淘汰了。而工廠繼續叫吼，猶如古代的妖魔，聞到了犧牲品的第一陣香味而胃口更好了。

我檢了一副擔架。一個傷了額子的礮兵，在等待開刀的期間很樂意幫我一臂。我在雜沓的人堆中指揮我的隊伍。正好走過一位將官階級的人，深思的臉上露着笑容，頭上戴着鋼盔，對我說：『你的擔架工作不行哪。我去派八名馬達加斯加人來給你。都是出色的伙子哪。』

十分鐘後，我的馬達加斯加人來了。



其實那是一組雜色的黑人，不過馬達加斯加人多一些，從第一軍的殖民地部隊抽出來的樣品，他們的隊伍正在拉福前面惡鬪。有幾個是看不出年紀的蘇但人，（非洲中部的人種。）打皺的，漆黑的，制服下面藏着顏色發綠的符咒，發出一股皮革、汗水、與外國香油的味兒。至於馬達加斯加人，卻是中等身材，外表瘦弱，好像一批漆黑的、嚴肅的小娃娃。

他們拿了皮帶，照我的命令開始搬運傷兵，沉默，冷淡，彷彿搬運棉花包進貨棧。

我滿意了，就是說安心了。A·C·A·喂飽之下，勁道十足的工作起來，隆隆的聲音，像加足了油的機器，全部零件都閃閃發光。

說發光，並不過分。我走進開刀的營房就眼睛發花。天色剛黑，在那年突如其來的美妙的春天，那是最熱的一夜。連續的礮聲，有如一個巨人害了病發抖。病房裏滿佈着騷動混亂的痛苦，由死亡在那裏調整秩序。我在黑暗的園子裏深深吸了幾口氣，走進開刀的營房。

裏面分成好幾部。我闖進去的那一間，是屋子側面突出的地方，熱得像熔煉鍋爐間一

樣。許多人在那裏洗、刷、磨一大堆發光的器械；另外一批照料着像鎔焊燈般發熱的爐灶。時時刻刻有人進出，伸直了胳膊托着扁匣子，恭而敬之的，猶如侍候飯席的聽差。

——這兒熱得很啊，我勉強尋出一句話。

——到隔壁去，那邊好多了，一個像地神一樣滿面于思的矮子，嘻笑着回答。

我拉開一條簾幕，覺得走進了妖怪的懷裏。在四面有階梯的一個寶座上，我看見了妖魔的心臟。那是所謂耐壓浸漬機，一口其大無比的鍋子，放得下整只的小牛。它平躺在那兒，放出震耳欲聾的水汽，聲音的單調可以使你忘掉時間與空間。可怕的聲響突然停住，那時我簡直覺得是時間的終止。在機器上面，一排沸騰的蒸鍋，老是咕嚕嚕的叫。一個人像舵工般撥着一個大轉盤，螺旋退開了，鍋蓋轉過一邊，露出一個沸騰的肚子，藏着各種的匣子和包裹。

在鍋爐的高熱度之後，來一陣潮濕的悶熱，像浴場或暖室裏的空氣。

——傷兵在哪兒開刀呢？我問一個在大銅盆內洗橡皮手套的人。

——在那邊，手術室裏囉！但是不要從這一邊進去。

我又沉入了黑夜，沉入清涼的窟窿，飛也似的回到待診室去找我的伙子。

那時他們搬來大批騎兵。從早上起就有一師騎兵在作戰。法蘭西最壯健的男兒成百的倒在地下，等在那裏，好似一些破損的彫像，其餘的部分仍是美好的。天哪！那般強壯的、一貌堂堂的傢伙！四肢那麼粗，胸脯那麼寬，他們竟不相信會死，寶貴的血從傷口望外流的時候，他們還在連笑帶罵的，希望能阻止破爛的皮肉崩潰。

——我麼，其中有一個說，他們要把我的爛肉怎麼辦都可以，但是要我上悶藥，嘿！那可不行！

——是呀，另一個說，怎麼都可以，只能把它截掉！我還用得着我的脚呢，哪怕七零八落，我還是要的！

這兩個剛從X光室出來，被單下光着身子，綳帶上扣滿了花花綠綠的紙條，草圖，公式，一些代數般的註解，說明他們的傷，列舉他們的苦難與器官的損壞。

他們講起這第一次實驗室旅行時，彷彿非常懂事的孩子，承認現代的人倘不經過科學的精密的紀律，是既不能活也不能死的。

——他怎麼說的，這X光部的醫官？

——他說是前後屍骨軸……那，我本來就疑心到。

——我的，卻是肚子。他說『腹部』，但我明明知道是肚子。嘿！管它呢！但我不願意上悶藥，那，我可不依！

手術室的門忽然打開，一大片亮光衝進待診間。有人喊道：

——輪到誰呀？傷肚子的先來！

擔架快理好皮帶，兩個講話的給擡走了。我跟了擔架進去。

長方形的手術室，明晃晃的嵌在黑夜裏，好似石炭中間一顆寶石。門一關上，我給亮光包圍了。天頂上，一塊潔白的帆布加強了燈光。平坦而有彈性的地面上，扔滿了鮮紅的布條，護士們正在急急忙忙的用鉗子檢。在這塊地和天頂之間，四個怪物，穿得渾身雪

白，臉上戴着罩子，只露出眼睛，包了橡皮手套的手高舉在空中，輪着手指，太陽穴邊淌着汗。

供給所有的燈光的馬達，我們隱隱約約聽得它震動。耐壓浸漬機重新裝滿了肚子，尖銳的怨歎聲充塞了宇宙。小水汀管在打鼾，好似受到撫摩的家畜。這一切合成一種野蠻而聲勢浩大的音樂，在此忙亂的人似乎依着節拍，在舉行一種宗教舞蹈，神祕而嚴肅的巴萊舞。

擔架悄悄的滑到手術桌中間，如同獨木舟划進了島嶼。外科器械，排列在雪白的襯布上，像櫥窗裏的首飾般放射光彩。矮小的馬達加斯加人小心地搬動他們的重擔，柔順地依着命令停下，等待。細小而漆黑的賴子裏，繞着皮帶，手指抓着擔架柄很緊張，像一批被人訓練來槓擡偶像的猴子。兩個長大而蒼白的騎兵，頭和脚一齊伸在擔架外面。

在幾個刻板的手勢之下，傷兵給放上了桌子。

這時候，我和一個黑人的眼睛碰在一起，忽然覺得很難受。那種鎮靜、深沉的目光，

像一個孩子的，像一條小狗的。他慢慢把腦袋從左面移到右面，打量周圍一切奇怪的東西。深沉的眼珠，在人體修理工場中每件奇妙的機器上停留一下。毫無表情的眼神，格外令人不安。一時我竟愚蠢地想道：「他一定多麼驚奇啊！」可是這無聊的念頭很快就消滅了，只剩下一種排遣不開的羞愧。

四個馬達加斯加人出去了，我鬆了一口氣。傷兵似乎吓昏了，發顫了。護士在他們周圍忙做一團，縛起他們的手，腳，用酒精摩擦。那些戴面具的人發施號令，用祭師般安詳的姿勢，在桌子四周活動。

——這裏面誰是頭兒呀？我向一個人問。

他指給我看。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，坐在那裏，舉起戴了手套的手，對一個書記念着什麼東西教他寫下。

疲倦，眩目的亮光，連續的礮聲，威鎮一切的機器的聲響，一切都使我像喝醉了酒，但是神志很清楚。我默着不動，無數的念頭狂風似的在腦子裏打轉。我周圍的一切，全是

爲人造福的東西。這是文明對它自身的抗辯，對它自身的毀滅狂的彈劾；直要這全套複雜的配備，纔能微乎其微的，消弭機械時代所產生的浩劫。我又想起那個野蠻人的神祕的目光，覺得憐憫、憤怒、厭惡、在我胸中攪成一片。

人家對我指說是頭兒的那個傢伙，念完了文件。他似乎在祭司式的姿態中發猷，想着什麼。在他眼鏡後面，一副美麗而嚴肅的目光燃着火焰，交融着清明、熱烈、與悲哀的氣息。他的臉被面罩遮住了嘴巴與鬍子，幾乎甚麼都看不見；但太陽穴邊露出些年青的灰髮，腦門上隆起一根大血管，表示他意志的緊張。

——傷兵睡熟了，有人喃喃的說。

外科醫生走近桌子。傷兵果然睡熟了；而我瞥見，這一個便是剛纔堅決的說不願上閔藥的人。可憐蟲竟不敢說一個不字。一裝入齒輪，他立刻受了控制，聽讓機器大嚼，有如被變壓機吞進去的鐵塊。並且，難道他不明白這一切都是爲他的好嗎？既然所謂『好』就祇有這麼一點。

——伍長，有人對我說，不戴帽子是不能留在手術室裏的。

出去時我又對外科醫生瞧了一眼。雖然穿着胸衣，戴着手套與面罩，運用一切身外的器械，但他對付工作的神氣，在聚精會神之中仍可看出他的溫情。

我打起精神想道：

——啊！啊！這一個究竟心中明白的。

我回到待診室，一股血腥與獸穴的味兒。一盞遮有布罩的燈，維持着一團黝黯的光。傷兵有的在呻吟，有的在低聲閒話。

——哪個在講坦克？有一個叫道。我，我就是在坦克裏掛彩的。

一片表示敬意的靜默。埋在綑帶裏的人又說：

——咱們油缸破了；我兩腿打斷，臉也燒了。我麼，我知道什麼叫做坦克！

他講的時候音調有些異樣，其中有人類的老禁卒——驕傲——在作怪。

正想要出去，我向一大堆擔架後面的暗隙望了一下。兩個黑人獸在那裏。我以為他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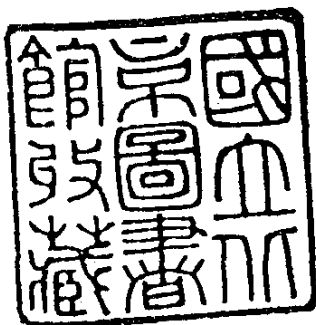
在打盹，但是奇怪的很：他們背對着傷兵，一副陰沉淡漠的神氣，像關在籠子裏的猴子一樣，各管各的體味着孤獨。

我聳了聳肩，出去在黑暗中抽煙。世界顯得糊塗，混亂，不幸；而我認爲的確如此。請你相信我，先生，我用憐憫的口氣講到文明，是經過思索的；即使像無線電那樣的發明，也不能使我改變意見。尤其可悲的是毫無辦法。今後人類滾下去的山坡，決不能再爬上去。然而事情竟是這般無望嗎？

文明，真正的文明，我是常常想的。照我的意見，那應該是齊聲唱着頌曲的一個合唱隊，應該是矗立在光禿的高崗上的一座白石雕像，那應該是會說：『大家相愛！』或『以德報怨！』的人。但兩千年來，人們除了反覆這些說話以外一無作爲，顯赫的使徒們，眼前的利害太多了，無暇再想到那一類崇高的事情。

所謂幸福，所謂善，大家都誤會了。一般最慈悲的心靈也弄錯了，因爲他們太缺少靜默與孤獨。我仔細瞧過妖魔般的耐壓浸漬機。我告訴你，實在文明並不在這架機器上，正

如它並不在外科醫生的雪亮的鉗子上。文明並不在所有這些可怕的出品內，而倘使文明不是在人類的心坎裏，那末！就沒有地方可以找到文明。



# 南國出版社新刊

短 長 書

(雜文集)

唐 弢 著

海 國 男 兒

(世界少年文學名著  
法國·馬洛原著)

適 夷 譯

幸 福 之 路

(生 活 哲 學  
英 國 · 羅 素 著)

傅 雷 譯

文 明

(戰 爭 小 說 集  
法 國 · 杜 哈 曼 著)

傅 雷 譯

五 月 丁 香

(劇 本)

駱 賓 基 著

沫 若 譯 詩 集

(包 括 初 期 譯 詩 · 雪 萊  
詩 選 · 魯 拜 集 · 新 俄 詩 選)

郭 沫 若 譯



# Civilisation

1914—1917

par

## Georges Duhamel

# 文 明

著者 喬治·杜哈曼

譯者 傅雷

發行人 王兆懷

出版者 南國出版社

特約代理 上海靜安寺路一五六一號  
外埠經售 學林書店

△有版權▽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（二〇〇〇冊）

7157  
449116

449116



\$ \_\_\_\_\_